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玩得过火的杀人游戏



第一节 熟悉的脸孔

里面尚有座位

电影院前正着的牌子上如此写着。在这种情况下，用指定席贵宾券入场，未免也太不好意思了吧，早川克己想着。

“下一场是吗？”剪票的女孩说：“请先到二楼的大厅稍待一会儿，再过十五分钟就散场了。”

“谢谢。”

还好对方是以恰到好处的职业性貌相待，克己自感激。

明明没几个观众却买什么指定席宾券，人家就算把你当傻瓜看也不奇怪。

贩卖部的女孩似乎也无事可做，正努力地憋着呵欠。克己出于同情---倒也不是这么说啦---买了一句爆米花，然后走上楼去。

门可罗雀的电影院大厅吗？……。干嘛老找这种奇怪的地方碰面，克己想道。当然因为这跟克己的工作性质有关，所以还是遵命赴约了……

上一场还有十五分钟，这倒也不坏。到了快散场的时候，大概会有可爱的带位小姐出现在门边等候吧。

这会儿大厅还是空无一人。克己在靠里头的沙发坐下，等待对方前来。

装爆米花的袋子破了，克己只好稍微用力地捏着袋缘。---里头的电影似乎正滨到高潮，呼琳---，碰咚的爆炸声和机关枪琒琒琒的声音，接连不断地从厚重门屏里传来。

大概是什么动作片吧。---克己乎常几乎不看电影，方才进来的时候也没留意人口的看板。

早川克己，三十八岁。---外表看起来像个企业界精英份子，身上总是穿着十分相衬的高级衣著、领带和皮鞋。

健壮的体格配上稍显严肃的黝黑脸庞，虽然乍看之下给人运动家型的印象。但是细长的双眼却透出一股锐利的冷漠。

克己向手表瞥了一眼。---还有十二分钟。对方真的会来吧！

虽然已经口头约定，但是事到临头又改变主意的委托人、克己也已经司空见惯了。要是为了这种事也要生气的话，有几条命都不够气。

假如剩下五分钟的时候还不来的话，就换个位子坐吧，克己想着。干脆把电影看完再回去算了。

就在这时，楼梯那边传来慌慌张张的脚步声。

克己理所当然地向上楼来的男人看去。

出乎意料类型。大约三十几岁吧，头顶却已经秃了一大块。怎么看都是个不甚起眼的家伙。

藏青色西装，廉价的领带。皮鞋大概很少擦吧，上头沾满了黏得牢牢的乾泥巴。

男人战战兢兢地向四周张望了一会儿，然后向克己走来：探询的眼光从深度数的眼镜后透出，朝着克己直瞧。

克己叹了一口气，这家伙根本不是“吾道中人”嘛。

“请坐。”克己说道，并不看着对方：“投什么好东张西望的吧。”

“啊……。对、对不起！”男人口齿不清地说着，在克己旁没坐下。

“请稍微离远一点，当作是偶然坐在一起的样子。”

“哦，是！”

男人连忙起身，一屁股坐到沙发另一端去了。克己不禁苦笑：“喂，坐那么远我还听得见你说什么吗？靠过来一点。---好，到那里就可以了。”

男人擦着额头上的汗水。大概非常紧张吧。

平时没有委托职业杀手去杀人的习惯，会紧张也是必然的。---克己的眼光转到男人手里拿着作记号用的科学杂志上。

不是在书店里可以买到的那种，而是研究机构内部发行的杂志。总之这男人是个科学家之类的人吧，克己想。而且还是除了研究之外，什么都不知道的那一型。

话说回来，和职业杀手---换句话说，以世间的尺度来看算不上是正派的人---见面，却用一本把自己的身分暴露无遗的杂志作为记号，实在太奇怪了。

看来应该拒绝这次的工作比较妥当。克己想。

“那么---”克己双眼看着别的地方说，“请开始说吧。再不快点，电影就要散场了。”

“是。是的！”男人猛点头：“其实这个---我---”

“不用提私人的事。只要告诉我有关下手对象资料就行了。”克己打断对方：“中间人没有跟你说明吗？”

“啊啊，是的---。对不起，我实在太紧张了。”

“我要了解工作内容之后，再回答你是否接受。假如答案是“不”的话，那我们就各走各的，把今天的事忘了，当作什么都没发生。”

“当然、当然。”男人点着头。“那么，就是这个---”

男人取出一个信封。克己接过，一眼瞄到正走上楼来的带位小姐。

克己把信封塞进上衣的暗袋里，低声说道：“现在没有办法细看。我会透过中闲人再跟你联络的。信封里的东西会全部烧掉，请你放心。”

“我明白了……。”男人似乎松了一口气，低下头说道：“那偏劳您啦。”

等到男人走不见了，克己站起身来走向角落的公共电话。---已经下午四点，该起床了吧。

电话响了五声以后，总算有人接了：

“谁呀？”一副不高兴的声音。

“你送在睡吗？”克己说道。

“啊，是你呀。”对方似乎大梦初醒的样子，“---哦，约定的日子就是今天吗？”

“喂，那个家伙是怎么一回事？你别老找这种奇怪的顾客上门哪。”

“这个……。其抱歉，不过希望你能够谅解一下……。”

“我是不接圈外人的生意的，这你是知道的。”

“嗯……。可是，这次的工作不简单，除了你之外，我实在想不出退有谁能接啦。”

“我还没看他给我的资料……。很棘手吗？”

“下手对象是警察。”

克己愣了好一会儿才说：“这个不行。没有人会干的。”

“要是连你都说不了，那就真的没人行啦。”

“可是---”克己犹豫了一下说道：“那家伙跟警察有什么深仇大恨吗？看起来一点也不像嘛。”

不打听委托人的私事是克己一向的原则；只要知道要杀谁就够了。可是，这回的委托人似乎离谱得有些过分，还是打听详细点好。

电话的另一端传来呵呵呵，似乎很乐的笑声。

“有什么好笑的？”克己问道。

“啊，抱歉，不是在笑你啦。我想到那个家伙就忍不住想笑。”

“是怎么回事？”

“那家伙的老婆跟警察上床啦。”

“哦---？”

“我可是什么都没问，他自己就哭哭啼啼地全招出来啦。还真是个没出息的家伙。”

“原来如此。”

“他跟踪老婆到幽会地点，结果发现对方是刑警---大概就是这样。他似乎很后悔没有当场把对方干掉：”

“唔---嗯，”克己苦笑着说道：“哎，他没有直接向老婆发威，也还算聪明。”

“要拒绝吗？”

克己稍微想了一下，“不，让我考虑考虑，改天再跟你联络。”说着挂了电话。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克己走进放映厅。贵宾席稀稀落落地只有两三个观众---一般席也是空空荡荡的。

克己一边把爆米花往嘴里送，一边等着电影开始。---灯光暗了下来，开始播映片前广告。克己从怀里掏出方才的信封，取出里头的记事纸。

用钢笔型手电筒一照之下---克己的脸浮现惊讶的表情.....

带位小姐不可思议地看着连预告片都还没看完就走出来的克己，出声问道：

“请问---您要走了吗？”

“嗯。这片子大概不会太合我的口味。”克己说道。“除了狄斯耐卡通之外，别的对我来说都太过刺激了。”

带位小姐呆呆地目送走下楼的克己远去.....

“我回来啦。”走进玄关的早川圭介开口说道：“喂，回来罗。---歧子。”

“欢迎回家。”太太歧子飞奔了出来---才怪。

就算想要这么做，对已经怀孕七个月，大腹便便的歧子来说，恐怕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吧。

“今天真早哇。”歧子正在做菜的样子，两手沾满了白粉。

“嗯，和委托人的商谈进行得很顺利，一下子就解决了。”圭介在律师事务所上班，当然啦，距离能够独当一面的日子还早得很。

“不亲我一下吗？”圭介说道。

“可是---”

“可是”什么嘛！”说着圭介飞快地亲了一下歧子。

“哟，回来啦。”大哥克己的脸忽然从容璃探出来，歧子羞红了脸。

“所以人家才不要的嘛！”说着又跑回厨房去。

“大哥来啦！真是难得哪。”圭介不好意思地就咳了一会儿才说。

叫偶尔来参观幸福的夫妇生活也不错啊。不过要我一年到头都看你们这样，那可吃不消。”克己笑着说道：“---她和宝宝都还好吧？”

“嗯，小捣蛋在肚子里已经闹得天翻地覆啦。”

圭介把公事包往沙发上一抛，解开领带，然后一屁股坐下去。“哇，累死了！”

“你好像太胖了一点吧！”克己打量着圭介：“连小腹都有了咄。”

“是啊，歧子做的菜实在太棒了。”圭介满脸幸福的样子。

“随你去陶醉吧。田克己不禁苦笑。

“老妈还好吗？都快一个月不见了。”

“好像没在忙吧。上个礼拜到东南亚去了。”

“喔。”

早川家以母亲香代子蔚中心，底下有长子克己、次子圭介、长女美香和小弟正实等四个子女。

圭介和歧子结婚后就搬到外头的公寓住了。另外，美香也在大约半年前迁往东京都中心的单人套房。

因此，老家的房子就只剩下克己和正实两个男人陪着母亲。

“老哥辽不考虑结婚吗？”

圭介一边脱上衣一边说。“妈妈不在的时候不是很不方便吗？”

“你在说什么嘛？”端着红茶进来的歧子说：“好像是为了要有个人扫地做菜才结婚似的，太不尊重女性啦。”

“在下也有同感。”克己附和道。“啊，谢谢。”

“待会儿请品尝我做的菜。”

“我是不速之客，没有关系吗？”

“嗯，因为现在食量为人，所以做了一大堆额外的份哟。”歧子笑着说。

“那就多谢招待啦。”

“马上就好。”

等到歧子回到厨房里，克己转向圭介说：“喂，圭介。”

“什么事？”

“最近有没有见到正实那小子？”

“啊？有啊，偶尔。你们不是每天住在一起吗？”

“这个嘛，我每天都睡到下午，工作到半夜才回家，说是住在一起，其实根本碰不到面。”

小弟正实做的是和职业杀手克己完全相反的工作---刑警是也。

“正实怎么啦？”圭介问道。

“吭……。”克己一时语塞，“有没有听说那小子有女朋友什么的？”

“正实吗？---没听说咄。”圭介也吓了一跳：“真的吗？”

“就是因为不知道才来问你呀。”

“我也不知道。可是，正实要是有了女朋友，马上大家都会晓得吧？口
“我也这么想。”

正实是个性格单纯，心里想什么立刻会显露出来的人。要是真有了爱人，脸上一定会像挂了一块“恋爱中”的告示牌那样。

可是---。克己悄悄地摸了一下怀里的那个信封。

那个科学家妻子的恋人---人家委托克己下手的对象怀念的声音不管喜不喜欢，老是一天到晚跟妈妈还有三个兄弟姐妹黏在一起是不行的：

这么说，不清楚内情的读者也许会一头雾水，不过对于圭介来说，守护早川家的和平，比任何事都要优先。

直到娶了可爱的妻子吱子为止.....

话说回来，现在圭介自己也快升格当爸爸了。这样一来，时间一定会完全让娇妻稚子给占去，更没有余裕去担心早川家族其他成员的事啦。

“真是的.....。没有人能够了解我的心情。”从计程车下来的圭介喃喃自语。---还好最近大家都安分的样子。

“---咦，不是二哥吗？”忽然听到这样的招呼声，圭介吓了一跳。

一个穿着优雅的陌生淑女，轻快地朝他走来。---不对，不是陌生淑女。

“美香！”

“干嘛，瞧你吓的。”妹妹早川美香笑着说。

“忘记妹妹长什么样子啦？还是提早老年疑呆了？”

“你，这个样子---”圭介两眼瞪得老大，“穿得这么老气干嘛？看来至少有四十岁咄。”

“啊，是吗？”美香一副遗憾的表情：“本来希望看起来像四十五岁的。”

话说美香今年正是二十六岁的花样年华。而且要是照平时的样子穿戴，看起来会比实际年龄更小上一截。

“你是要来店里找我，对吧？那快进去吧。”

“嗯，你刚忙完回来吗？”

“是啊，对方是孤独一个人过活的老头子，要是我看起来太年轻就不含信任我啦。二两人走进上面写着“室内装潢·美香”大金字的玻璃门里“你回来啦，小姐。”坐在服务台后面的河野恭子微笑着说。“啊，圭介先生？真是稀客。”

“噤。”圭介和河野恭子互相交换了一个眼色。---这并不是说他们两人有什么暧昧关系。只是圭介私下里另有事情拜托河野恭子。

“---你们内部又改装啦？”圭介说着在造型摩登的椅子上坐下。

“我可是室内设计师咄。”美香笑笑：“一整年都看着一模一样的装潢，不腻死才怪。”

美香松开看来十分老气的雯香，轻轻地摇了摇头，让头发披散在肩上，然后坐下来点了一支“.....吱子还好吧？”

“嗯，一切都很正常。”

“决定让宝宝睡在哪边了吗？”

“我想大概还是在我们卧室的隔壁吧。”

“哦。那，设计的工作交给我吧，免费服务哟。”

“你这一点倒挺让人喜欢的。”

“咄，不相信人家的实力呀？”美香笑着瞪了圭介一眼，轻轻喷了一口烟，然后把烟按熄在烟灰缸里。

“等我一下好吗？我去换衣服。穿这个样子太难过了。”

“啊，好。”

“二哥，今天休假吗？”

“嗯，差不多也到了该帮宝宝打点日用品的时候了。等一下我退要跟吱子到百货公司去。”

“哇，真棒！”美香站起身来：“下次轮到我的时候就要多多请教歧子啦。”说着走进里头的房间去。

“请。”河野恭子端来一杯冰茶，放在圭介面前。

“多谢。”圭介端起杯子，按着低声问道：“最近的情况怎样？”

“外出的次数没有特别增加，”恭子也压低声音回答。“不过---”

“怎么了？”

“这几天，有个男人连续打了三天的电话来。”

“是什么人？”

“不清楚。每次都报不一样的名字，但是声音是同一个人。”

“原来如此。---多谢你了。”

圭介微笑着说道，一面喝着冰茶，一面等着美香回来。

河野恭子真的很细心。虽然只有这点消息，但每个月给他的“津贴”就不算白花了。

美香表面上是个室内设计师。当然她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但是美香还有不为人知的另一面。那就是---职业骗子。

圭介因为知道这一点，才拜托河野恭子，如果美香有什么可疑的举动，一定要通知他。

“---久等啦。”

换上一身便装的美香走出来，往椅子上一坐。“有什么事啊，圭介哥？”

“嗯.....。是正实的事。”

“正实又怎么啦：又把无辜者当作犯人逮捕了吗？”

“要是这种事，我就不会特地跑来了。”

“这倒也是。”

“正实有爱人吗？”

“爱---人？”

美香似乎也吓了一跳的样子。“开玩笑！”

“那，看来你也不知道罗。”

“是真的吗？”

“大哥说的。”

“克己哥说的？”

“嗯。---正实好像跟有夫之妇交往的样子。”

美香一副要跌到地上去的表情：“什么：---那个顽固的道学先生，不会做那种事情吧！”

“我也是那么想。可是---”

“克己哥是从哪里听来这种事的？”

“他说不能讲。不过，总之不是开玩笑的吧。”

“嗯---”美香点点头。“可是又不能直接问正实---”

“那小子大概没什么女人缘吧。问他有没有爱人的话，要是真的有了，那倒还好---”

“万一弄错了---”

“那小子恐怕立刻就开始责备自己为什么那么没用，搞不好从此一蹶不振---”

两人顿时陷入沈默。

---事实上，早川家的兄弟姐妹都是非常独特的。

就在两个人各想各的时候电话响了。河野恭子去接电话。

“---啊，请稍等一会儿。---小姐，你的电话。”

“哦，谁打来的？”

“你的妈妈。”

“啊！”

圭介也吃了一惊。美香连忙拿起电话：

“妈咪，好难得哦。---嗯，嗯，一切都好。---嗯，这个礼拜才去过一吹。

圭介哥现在在我这边，要不要换人讲？---好，等一下哦。”

圭介站起来，从美香手里接过话筒：“嗨，妈。”

“歧子还好吗？”早川香代子精神充沛的嗓音传了过来。

“很好哇，健康得很。”

“那太好了：我也想早一点看孙子。帮我问候她！”

“好的。---妈，你现在在日本吧？”

“是啊。前天才从东南亚回来的。”

“有找到什么好东西吗？”

“不少啦。你偶尔也该来我店里坐会儿吧。”

“我知道啦，只是最近……。”

“好好好，太太的事优先对不对？没关系，我这边你不用操心。”

什么不用操心嘛。---圭介在心里暗自嘟囔着。

东南亚？---这倒是有点奇怪。

一定是去开发赃物脱手的路子吧。

因为圭介的母亲香代子，是个专门偷窃实石和艺术品集囚的首领！

早川香代子放下电话。

地点是银座s饭店的咖啡屋。香代子的古董艺术品店就在这座饭店的一楼。

现在是午休时间，香代子用完午餐之后，就给美香打了刚才的电话。

回到座位上，咖啡屋的老板立刻走过来帮香代子倒纸杯咖啡。

“有什么好消息吗？”老板问。

“啊？”

“你一脸高兴的样子。”

“真的吗？”香代子笑了：“其实啊---再过两个月，我就要抱孙子啦。”

“那实在太恭喜您了。”

“谢谢。”

“诞生的时候请务必通知我。虽然不成敬意，一定会为您准备一份薄礼。”

香代子和这位老板也认识好些年了。

在的饭店里，香代子算得上是名人。小小的个子，身材略微发福，气势十足，不输任何人。

从外表看起来，倒是个温柔敦厚型的人。虽然要照顾店，但是不知是否很空闲的缘故，经常花很多时间和饭店的服务员们聊天。

而且，不管对饭店老板或者负责清扫的欧巴桑，她一律一规同仁相待。这一点让他大受欢迎。

从提供年轻人的生活经验谈到届退休年龄老人的远景规划。她谈话的对象可说是无所不包。

不仅如此，香代子对任何人的事都能够感同身受。因此她提供的忠告大多都会被人家带着感谢接纳。

咖啡屋的柜台小姐匆匆地走了过来。

“早川夫人，店里有您的电话。”

“啊，真的？”

“要帮您接过来吗？”

“那就拜托你了。”

香代子把咖啡喝完，这才神清气闲地站起身来。

“麻烦你啦。”香代子接通电话。这个柜台小姐前一阵子才因为听了香代子的建言而和恋人顺利结为连理呢。

“喂，我是古代艺术协会的早川。”

“---香代子吗？好久不见啦。”

香代子脑袋里的“备忘录”翻得飞快。这个声音，这个声音，鸡道会是……

“安东……。是吗？”

“答对了！了不起。”

对方是个声音肤亮，充满活力的人。

“哎呀，几十年不见了！---你现在住哪儿？”

“嫌仓。好不容易才联络到你，你还是元气十足的样子。”

“还不是忙来忙去的。白香代子终于绽露了笑脸：“亏你找得到这的里。”

“哪儿的话，你在同行里的名气可大啦。”

“真不好意思。”

“我说的当然是“里头”那一行啦。”姓安东的男人说道：“该不会已经要退休了吧？”

“哪里。想做到动不了为止呢。”

“这才像是香代子。”

“安东，你遗几年一直都在---外国，是吗？”

“嗯。不过已经回来三年。”

所谓“外国”，其实指的就是监狱。安东正是一名老经验的小偷。

“哎呀，我都不晓得。能早点见到面就好了。”

“是啊，我也这么想。不过因为碰到了一些事情---”安东的声音稍微低沉了一点。

“见个面聊聊吧。---你住的地方靠近哪儿？”

一旁留神在听着的柜台小姐连忙把便条纸和原子笔递了过来。香代子在纸上飞快地写着，“

好，那明天见。---放心啦，我的店随时休息都没关系。”

“那太好啦。”

“中午以前我有个约会。那么---两点我到你那边。”

“好，那我等。”对方说道：“还有，香代子。”

“什么事？”

“我是被人家密告才被逮的。”

“真的？”

“没错。”

“那---是谁？”

“这件事明天再慢慢说吧。能听到你的声音实在太好了……”

香代子回到店里。

午休时间当然是关店休息。不过乎常的营业时闲里，也没什么顾客上门。坐下来的香代子，脑海里陆陆续续浮现出许多事情。

等到她回过神来时，店门前已经站着两个男人。

一个身材又瘦又高，另一个则矮矮胖胖---正是“凹凸拍档”。

香代子朝他们挥了挥手，两人才走进店里。

“欢迎回来，老板。”瘦高的那个开口说。

“嗯，这次旅行很愉快！”

香代子看着两个手下的脸说道：“今天有点工作上的事要跟你们说的--

..”

第二节 密告者与杀人者

“发生了什么事啊？”正实一脸莫名其妙的表情。

“怎么？”早川克己一面切着牛排一面说道：“我请你吃晚饭不好吗？”

“不不，不是那样。只是---”

早川家最小的儿子正实。说好听一点是纯情，说难听一点呢，是个头脑简单的家伙。跟大哥克己这种以不信任他人为生存基本态度的人---因为是职业杀手，这也是当然的相比，简直是两极的对照。

正实完全不懂得怀疑他人，而且心软得很，是那种动不动就同情人家的类型。

这样的正实到现在居然还好好地干着刑警没被炒鱿鱼，令克己感到十分不可思议.....

“因为是克己哥请客，所以我想一定有什么事啊。”正实一边老实不客气地狼吞虎咽，一边说道。

“你这家伙。敢耍你老哥呀。”克己笑道：“不过呢，吸，其实虽不中亦不远矣。”

凭刑警那么一点薪水，正实自然是从来没进过这种一流的法国餐厅啦。只见他一脸好奇地四下张望着店内的高级装潢。

“喂，王实。”

“嗯？什么事？”

“你跟女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也是这样子东张西望的吗？”

“女朋友？！”正实露出笑脸，然后说道：“幸好我没有。”

“幸好？”

克己不安地追问：“喂，你这小子.....该不会只对男人有兴趣吧？”

“拜托别开这种玩笑好不好。”王实脸色一沈：“我现在是工作第一，交女朋友什么的，统统等以后再说！”

“哦---？”克己频频点头。

能够一本正经说这种话而不被当作在开玩笑的，恐怕也只有王实了。

“那，大哥今天有什么事？”

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将面前的牛排肃清之后，王实满足地吐了口气，然后问道。

“看来你这小子把吃看得比美色还重要了。”克己苦笑道：“那我大概也不用说啦。”

“什么？”

“嗯也就是……。”

克己把侍者叫过来点了一杯咖啡，然后说道：“其实是有关帮你找个女朋友的事。”

“找女朋友？”

正实一笑：“我不会自个找吗？”

“嗯哼。假如能那样当然最好不过。不，要是你已经有了对象，那我就不用多事啦。”

克己暂时住了口，正实却挺在意似地追问道：“换句话说：…。有什么具体的计画罗？”

“嗯。本来想帮你安排相亲的。没关系，我再回绝就好了。”

“哦，是。”正实点点头。

咖啡端上来以后，克己开始谈起近来发生的杀人事件。两人的话题就这样开始刀光血影起来聊了一会儿之后，正实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问道：

“---老哥。”

“干嘛？”

“那个---刚刚提的事情---”

“不，我不是说这个---”

“哦，在日比谷公园发现尸体的那个事件吗？我对这也还有点意见。”

“那，是高中女生被杀的那一件罗？”

“比那个还前面啦。不就是---”

“嗯……。到底是什么呢！”克己故意装傻。

“那个……。哎呀，就是---相亲的事情啦……。”正实似乎下了颇大的决心才说出口。

克己拚了老命才忍住没笑出来。---你老实说不就结了！”

“啊，那个吗？没关系，你不用在意，我会好好回绝的。”

“可是---哎，连照片也没给我看一眼，这样就回绝，恐怕不容易吧？假如有照片的话---看一下也没关系啦。反正是看看而已嘛。”

“是吗？---哎，不过恐怕不是你喜欢的类型啦。”

“哦，扼？”

“嗯。---待会儿，我找一下。”克己在上衣的暗袋里摸索片刻“啊，在这儿---你看，还满小孩子气的吧？”

接过相片的王实一看之下，不禁吞了一口口水：“---这个女孩要……跟我相亲？”

“也不是非去不可啦。万一去了以后才要拒绝，就太麻烦了，所以还是先……。”

正实的两眼给照片上的女孩吸引着，很难分开的样子。

“她、她……。几岁？”

“应该是……。十九岁左右吧。因为父母双亡。所以想早点结婚的样子。个性好像不错吧，我也不太清楚。”克己耸耸肩。“哎，反正也算不上是什么大美人，你不喜砍的话就不要勉……。”

“不，我决不允许有道种事！”王实毅然决然地说道。

“什么？”

“连见一面都没有就拒绝，这不是人伤对方女孩子的心了吗？”

“可是，相亲本来就是这么回事嘛。”

“我不能做这么残酷的事！”正实说着慷慨激昂地敲了一下桌子。

“喂，这里的桌子很贵的，你可别敬坏啊。”

“我跟她---相亲看看好了。”

“哦？那，我跟对方这么说罗。”摘什么嘛，真是个麻烦的家伙。克己暗自偷笑。

提出相亲的事，当然是为了试探正实是否真的和有夫之妇有什么暧昧关系。

不过，看来没有那种可能性。那么.....

现在的问题是：首先要委托克己去杀正实这回事，是否纯属偶然？或是有人故意这么做？那么，有什么目的呢？

假如，那个委托人是真的想要杀死和妻子偷情的男人，那么这个奸夫是谁？为什么又要用王实的名字？

当然，花花公子里头也有会冒人家的名去骗女人的。可是，居然敢用刑警的名字？

总之，这个人既然冒用了正实的名字，一定有什么理由的。

“那，老哥，什么时候相亲？”正实正襟危坐地说道。

“喂，你别猴急嘛。至少也该先让人家看看你的相片再说等到人点头同意了，才正式相亲---知道了吧？”

“说---说的也是，这个当然。”正实像是已经坐在相亲的现场一样紧张兮兮。

好像有点可怜，克己想道。

相亲的事是真的，这张照片也不是随便找来充数的。

可是对方一定会拒绝吧。---父母双亡，才十九岁虽是事实但人家可是继承了一大笔财产的富家千金。

而且又是个完全当得起“美少女”称呼的女孩。光凭这一点，正实就没有希望了。

说是约两点左右，到的时候已经过了三点。

但是，对方也不是什么忙人，应该没关系吧。早川香代子想。

从计程车下来，照着所说的路径左肘右拐一会儿，马上就找到了安东的家。

香代子和安东一样，都是以一流小偷知名的人。---小偷的共通点之一，就是到任何陌生的地方都不会迷路。大概可以称为职业上的直觉吧。

当然，安东所告知的走法也没有任何不对之处。

安东快六十了吧。说是三年前出狱，应该是模范囚犯的关系。

不过就算是出来了。也不至于另起炉灶改行的。

香代子一百在意着一件事：那就是安东所说：“我是被密告才被逮的。”

因为这个缘故琅挡入狱，而产生恨意并不奇怪。但是基本上进监狱吃牢饭对安东或香代子这种人来说，也是理所当然无可奈何的事，应该不至于耿耿于怀。

干小偷这一行，不是吃人家就是被吃掉。被密告算是天生的危险。假如被逮了，也只好怪自己不够小心。

安东应该了解这一点才对。但是在昨天的电话里却那么说，让香代子不得不在意起来。

而且都已经出来三年了，为什么突然打电话给香代子呢？---大概是到了最近才知道被密告的真相。

密告者恐怕是想都想不到的人吧，因此，即使是安东也没办法保持沉默；然后想起了旧识的香代子，于是打了这通电话……。香代子如此推论著。

还有许多疑点存在。第一，密告者是谁？第二，安东怎么知道的？

“---就是这里了。”香代子的脚步停在一栋破旧的公寓前。

看起来实在是个寒酸的住处。不过安东是单身一人，这样也够应付了。

香代子把刚才在饭店买的，当作礼物的米果换了只手拿。安东对于酒是一滴不沾。

被推开的格子门发出喀啦喀啦的声响。

“．安东，我是香代子。”

香代子出声唤道：“对不起迟到了……。安东？”

没有回答，一片寂静。

出门去了吗？连门都没有锁，未免太不小心了。

一进想着不像是小偷担心的事情，香代子决定进去看看。

安东年纪也大了，说不定在睡午香代子面前出现一个有两三个破洞的纸门。正打算要拉开门进入的时候，忽然止住了动作。

门上的洞，怎么看都是才弄破不久的。

香代子取出手帕包在手上，不直接碰触地开了门。

---警车呼啸而至，已经是十分钟以后了。

香代子注规着苦察鱼贯进入安东家之后，才从一段距离之外的电话亭快步离去。

在归途的计程车上，香代子仔细回想着现场的样子。

并不是感伤的时候。当然安东被杀是一大震惊，但是现在首先要考虑的是有没有在现场留下指纹或者近忘了东西。有的话就麻烦了。

反覆想了好几次之后，香代子这才松了一口气。太可怜了。---一股怒气从香代子的心中涌起。

连这样的老人也忍心下手杀害：实在太残酷了：

安东就这样俯卧在座垫上。穿着便袍的身上，有一丝血迹从脖子流下来，浸透了底下的榻榻米。

乍看之下像是睡着了。要不是香代子这种老江湖，恐怕看不出人已经死了。

香代子没有碰触尸体。但是从伤口可以看出是被一种失而细的利器所伤。

虽然落得如此悲惨，但是死时并没有多受痛苦吧。这么想勉强算是一点安慰。

可是，到底……。到底，为什么要杀这样的老人呢？

香代子突然一惊。

再清楚不过了。---密告。

安东知道了使他人罪的密告者身分，打算告诉香代子。而有人要阻止这件事。

因此居然把安东给杀了。

当然，凶手一定就是那个密告者。

可是---是谁呢：

香代子知道，自己已经被卷入一件麻烦事里头。

因为做的是这种买卖，谁都得有随时送命的觉悟。安东想必也是一样。

香代子如果是在报纸上得知安东被杀的消息，大概也只是私下祭拜一下就算了。被杀的人就算是昔日的夥伴，也不可能因此去追查犯人。

可是这次的情形不一样。安东是打算把犯人是谁告诉香代子的。

犯人最担心的是，究竟安东有没有把密告者的身分告诉别人了。这么说来，也许对方已经查明昨天安东打电话的对象就是香代子也说不定。

也就是说。危险很可能会连带降临到香代子身上。

香代子当然不可能向警方请求保护。

只有自己保证自己了。而且---除了找出杀害安东的犯人，把他干掉之外，别无他法。

计程车里的香代子将现实一一想清后，不禁抱起臂膀来。

“客人呀。”

司机的声音传来。“你的脸色那么可怕，是要去参加什么示威游行吗？”

第三节 千金小姐

“不要！”

太田利露子叫道：“人家说不要就不要！”

至于名字为何不是露利子(译注：发音同琉璃子，是日本人常见的名字)而是利露子(发音为 RIRUKO)呢？那是因为父亲爱谊里尔克(R. M. Rilke 1875-1926, 德国文学家)的诗。

虽然有这么一个饱含文学气息的名字，本人却对漫画口白框框外的文字兴趣缺缺。

喜欢古典音乐的母亲虽迫留下数以千计的唱片，但是利露子听过的，大概只有像“小狗圆舞曲”这一类……

不过，在成长过程中的利露子，也有自己对生活的一套看法。

“像现在这样子一直过下去最幸福！”

这就是利露子的人生哲学。

谁吃饱了撑着，去搞相亲啊、结婚什么的！

恋爱也只要适度就好。像坐车一样，与其自己来开不如把方向盘交给别人去管，自己只要舒舒服服坐着。多棒！

---朋友们都非常羡慕这样的利露子。

利露子不仅是有钱人，长得还真可爱。因此，假如说上天有对谁特别偏心的话，那就是对利露子了。

是的。---早川克己给弟弟正实的相片里的少女，正是这个太田利露子……

“叔叔！”利露子挥着手。

克己带着笑脸走来：“嗨，还是一样可爱嘛。”说着摸摸利露子的头。

“讨厌！”利露子瞪着克己瞧：“每次都这样。”

“不可以吗？”克己坐下。

这里是T饭店的会客大厅。

利露子打扮得一身花枝招展。当然还像个名门小姐的样子啦。

“你说要快点见面是吗？”克己说着向侍者点了一杯咖啡。“我吃了一惊

咄。”

“哦？”利露子的眼睛骨碌碌地转着：“要是这样，叔叔自己来跟我说就不就好了。”

“说的也是。”克己笑道：“反正几个面也没什么损失。”

“要跟我相亲的是什么样的人？我什么都没看吧。”

克己瞪大了只眼：“拜托！”说着摇摇头：“你连对方是谁都不知道哇？”

“像叔叔的人吗？”

“很遗憾，一点都不像。”

“那我不要！”

“也许多少有点像吧，毕竟是兄弟。”

“兄弟？”

“连这个也不知道吗？是我的弟弟，”

“咦？”利露子一脸惊奇：“叔叔有弟弟呀！”

“是最小的弟弟。大的弟弟已经结婚了。”

“咄，可是---叔叔呢？”

“我？”

“对啊。叔叔不想结婚吗？”

“我是会带给女性不幸的男人哟。”

“不要演戏嘛！”利露子开怀大笑。

那是非常明朗的可爱笑容，让人也会跟着笑起来。

“可是，为什么叔叔会让女孩子不幸呢？”

“我是命里犯冲，没有办法啊。”

“好阴沉呀。这种男人不会受欢迎哟。”

“真的吗？”

“对啊！”

克己由于某种奇妙的因缘，认识了利露子的父亲，因此打从利露子五、六岁的时候，就一直看着她长大。

“我呀，要是叔叔跟我求婚，我一定马上说 OK 哟。”利露子说着淘气地瞪了克己一眼：“讨厌：居然让女孩子向你表露爱的告白！好丢脸哟！”

“这种话你是从哪儿学来的？”

“少女漫画。”

“原来如此。”克己苦笑：“那么---我的大小姐，真的愿意和我老弟见面吗？”

“这个嘛.....”利露子把玩着橘子汁的吸管，“可是，人家还小嘛。”

“知道啦。也没有现在马上结婚的必要。可是呢，培养对男人的正确认识是很重要的喔。”

“那---只当男朋友。”

“哦？”克己点点头：“不过那小子不是什么有趣的人吧。”

“他是干什么的呀？”

“刑警。”

“嘿---跟叔叔这种整天晃来晃去的闲人完全相反哟。”

“喂，可别嘲笑大人啊。”

“可是叔叔到底做些什么，人家一点也不知道嘛。”

“我吗？我呀---”克己压低了声音：“我是杀人不眨眼的冷面杀手喔---”

“噢---。专杀女人，对不对？”利露子说：“叔叔假如是遗种杀手的话，我也想被叔叔击一次！---叔叔？”

克己的眼光追踪着一个刚路过的客人背影。

“怎么啦？”

“嗯，没什么---”克己站了起来：“你在这里等我一下。”说着快步走出了候客肤。

确实是那个男人。

克己看见的，正是委托他去杀正实的人。

一成不裹的西装打扮，无精打采地不知要走到哪里去。

会是去哪里呢？

克己隔着一段距离尾随而行。

当然，也不是说那个男人在这里出现有什么奇怪。

只是看起来不像是来办事。总觉得好像苦恼重重的样子。

男人走进了电梯。克己注视着楼层显示表，等到确定是十一楼之后，连忙搭上旁遇的电梯。

十一楼到了。

克己左右张望一会，才走投几步便听到某处传来女人的尖叫：

“阿！”

克己赶快加紧步伐。

“住手！---亲爱的！”

那男人，该不会---。

克己止住了脚步。

碎！地一声枪响。。

“---被干掉了吗？”克己掉头而去。

虽然冷酷但也没有法子。要是被卷入就麻烦了。

电梯迟迟不来。

有人过来了。克己连忙隐身到服务员专用的出入口后面。

克己把门打开一条细缝一瞥，那男人一副怔愣的样子走了过来。

笨蛋。---还真干了。

男人手里拿着一支旧兮兮的手枪。大概已经失神了吧，连手枪从手里落下也没注意。

这家伙从哪里弄来手枪的？

男人继续晃晃悠悠地走着。

克己走到下一层楼，才搭上电梯回去。

回到会客盛，只见利露子一脸不高兴地等在那里。

“居然把女孩子一个人丢下来跑掉！”

“哎，抱歉抱歉。”克己说：“我以为碰到认识的人啦。”

“朋友吗？”

“不，弄错人了。”克己摇头。“那，为了陪罪，我请你吃晚餐好不好？”

“好高兴！真的吗？”

“嗯，我知道很多好地方。”

“有没有汉堡？”利露子问道。“---咄，.生了什么事啊？”

饭店的警卫快步地跑了过去。

“不知道。大概什么人喝醉了不省人吧。---走罗。”

“嗯！”利露子精神奕奕地站了起来“乾杯！”
利路子把面前的红酒一饮而尽。
“好厉害呀。”
“我已经十九了咄。”
“还没二十岁嘛。”
“再来一杯！”
这是一家新开幕的法国餐厅，在最近已经小有名气了。
“真好吃！”利露子边吃边说。
“真难得。你平常可是比小娃娃还挑嘴的。”
“有什么办法嘛。从小到大都上这种餐厅。”
“结婚以后可麻烦啦。”克己笑道。
“---咦，不是大哥吗？”
一个理音传来。
“美香！”克己睁大了双眼：“你怎么晓得我在这里？”
“我不晓得哇。”美香说：“我只是跟客人约在这里见面而已。这位是，
哪家的小姐呢？”
克己一时语塞，但总算还是介绍了太田利露子的身分。
“克己大哥什么时候交了这么可爱的女朋友，我都不知道咄。”美香微笑着说：“那么，请慢用呢。”说着一个人坐到隔邻的一桌。
利露子两眼闪闪发亮：“叔叔的妹妹吗？”
“是。”
“好漂亮！”
“哦？”
“她是做什么的呀？”
“嗯---室内设计师吧。”
“真的！我好喜欢她！”
克己对利露子的赞美报以微笑。

第四节 手枪的位置

“早安。”克己走进兼作餐厅的厨房，跟着说道。
说是早安，现在已经下午一点了。不过对于克己来说，这可是正常的起床时间。
母亲香代子不在家，这是当然的。通常小弟正实也不会在家。
可是今天正实却坐在桌子旁，这可是少有的事。
而且正实不只是坐着。他趴在桌上睡得正甜呢。
克己苦笑着：“把他叫醒也太可怜了吧……。”说着自个儿去泡咖啡。
克己对吃喝是很挑剔的。所以宁可自己来，不假手他人。
这是克己的习惯。起床后先喝一杯咖啡醒脑，然后出去吃一顿饭，吃完再决定今天是否有工作要做。
杀人的工作不是一年到头都有的。尤其委托像克己这样的行家办事，所需的费用十分可观，因此上门的客人更是有限了。
克己一面闻着咖啡的香味一面想道：---要是洗手不干了以后，要怎么

过呢？

和当刑哲的正实一样---不过是在相反约立场上---克己如果洗手不干，这个世界就会更和平一点。

假如要退休，就拿至今为止赚的钱到乡下去，开个果园也好---。克己在美香那个年纪的时候，就开始老气横秋地考虑这种事情了。

可是，虽然时有空闲，不知是幸抑或不幸---工作一直没断过。

“呜嗯---”正实动了动身子，醒了过来。

“起来啦。”克己说：“要不要来杯咖啡？”

“呀，大哥。”正实打了一个大呵欠：“那就拜托了。现在这样子，恐怕连门口也走不到啦。”

“太夸张了吧。”克己笑着把咖啡往杯子里倒：“这可是上品哟，好好品味吧。”

“我一向是重量不重质的哪。”

“真不想给这种人喝我泡的咖啡。”

克己问被咖啡苦得七葦八素的正实：“有什么案子了吗？”

“嗯。---现在几点？”

“刚过一点钟。”

“那再不走就退了。两点半开始有个搜查会议。”正实说着像狗一样拚命摇着头。

“话是不错。不过至少洗个脸，胡子刮一刮再走吧？”

“啊，是、是。”正实连忙走了出去。

克己一进苦笑，一进拿起桌上的报纸来看。---有昨天事件的报导吗？

马上就找到了。相当显眼的标题。

“丈夫枪杀偷情妻---大学讲师通缉中”。通缉中？这么说那男人还没被逮到。

回想起来，像那样迷迷糊糊的走法，应该马上就会被发觉才是。

男人的名字是神田正一。被杀的妻子叫做久子。

妻子外遇的对象，似乎到了现在还不清楚的样子。

“总算活过来啦。”正实走了回来。

“喂，你领带也该换一换吧。”

“啊？就这条不行啊？”

“绉巴巴的，能看吗？”

“是吗？可是还有哪条能系得紧的呢？”

“真是个靠不住的家伙。”

“好了。是什么案子？”

“你不是正在看吗？”正实说：“吃醋丈夫枪杀偷情妻子的那一件啊。”

克己瞪大了双眼。

“你.....负责调查这件案子吗？”

“是啊，怎么了？”

天哪！连自己就是那个“外遇的对象”都不知道：

“那，犯人就是被害者的丈夫罗？”

“很有可能。不过，还是得从头调查起。”正实说着又喝了一口咖啡。

“找到丈夫了吗？”

“还没有。畏罪逃亡了吧！自杀嘛，也有可能。”

原来如此。---那个男人的话，恐怕只有自杀一途了。

“被杀妻子的外遇对象查清楚了吗？”克己轻描淡写地问道。

“不，还没有。”

“会去查吧？”

“当然啦。那家伙也有可能是犯人嘛。”

要是知道“那家伙”就是自己的话，一定会当场昏倒吧。

“不过呢，因为凶器就在尸体的旁边，”正实按着说道：“只要把上面的指纹跟丈夫的一对，真相就大白啦。大概今天之内就---”

“喂，等一下！”克己打断道：“你刚刚说，凶器在尸体旁边，是吗？”

“是啊。”

“那么.....那把手枪，是在饭店的房间里面哩？”

“当然。被杀的女人倒在床上，手枪就在旁边的地板上面。”

“是这样吗：.....”

“干嘛？问这个。”王实一脸不可思议地问道。

“不、不，没什么。”克己连忙摇头。

“---啊，有电话。一定是找我的。”正实跳起来跑走了。

奇怪了。克己想道。---那个时候，神田明明是把枪掉在走廊上的。现在，枪却在房间里被发现。

怎么回事呢？总之一定有内情。决不是普通约三角关系。

“真是的.....”接完电话回来的正实软了一口气。

“怎么了？”

“那个叫神田的跳河了。”

“他那么喜欢游泳吗？”

“大哥，拜托！”正实一瞪眼：“人命关天，怎么可以这---”

“好了，我知道啦。人死了吗？”

“没有，被救了起来。目前意识不清，还在警院里急救。好像有生命危险的样子。口“那你要赶去皆院峻？”

“得一直在旁进守着哪。要是意诚回复了，就得马上问案。”正实一骨碌站了起来，田今天晚上恐怕没办法回家了。”

“记得跟老妈说一声。”

“嗯。”

正实刚跨步出去，又转回头来：“大哥。”

“什么事！”

“那个---相亲的事怎么样了？”

“哦，这个呀。对方好像说见个面也可以的样子。”

“真的吗？”正实的脸刷地一下子红了。

“不过呢，看你办案子那么忙，也不用急着见吧？”

“我会一下子就把案子了结的！”正实说着精神充满地走掉了。

“还真现实哪。”克己苦笑。

话说回来---这可有点玄虚。

神田遗下的手枪，是谁捡起来，故意放在尸体旁边的呢？

又是谁会做那种事呢？就算是在走廊发现的，也会晓得那是凶器吧。

“哦---说不定是---”克己喃喃自语。

突然正实的脸又冒了出来，把克己吓了一大跳。

“你，怎么还在啊？”

“相亲的时候，应该穿什么比较好？”王实问道。

“噢，对不起！”男人说。

香代子和往常一样在的饭店的咖啡屋吃过午饭，正要回店里去。

在走廊上，差点和这个男人撞了个满怀。

“哎，对不起。---没有怎么样吧？”男人把散得一地的文件一一抬起：
“有受伤吗？”

“没事。”香代子说道：“我没那么娇弱。”

“是、是。---抱歉，失礼了。”男人连连低头道歉，这才走掉。

香代子觉得这可得注意一下了。

刚才这个男人，怎么想都是故意来撞自己的。

按照平常的走法，在这个走廊应该不会有几乎要相撞的情形才对。而且，香代子曾经看了一眼对方落下的文件，几乎全是白纸。

“奇怪了。”

不过，倒也没有拿刀刺人，（当然，被刺一刀的话是不会不知道的：）好像也没有把毒蛇之类的乘机放进裙子里。

那么.....

“早川夫人，你好。”一个熟悉的女侍穿着便服走了过来。

“啊呀，今天值晚班吗？”

“是的。”

“那，今晚“他”只好一个人寂寞地吃晚餐罗？”

这个女侍，和同在饭店做事的仁台服务员同居。

两个人跟香代子都曾经商谈过情感方面的问题，所以香代子对他们的事可说了若指掌。

“今天他也是晚班。”

“哇，那不是刚刚好吗？”

“偶尔也会这样啦。”

“两人彼此相爱，就会有这种好事哟。”

香代子这么一说，女侍高兴地笑了。---这是多么温暖的话语啊。

“那我走啦---”女侍迈开脚步，“啊，对了，早川夫人，您好像有客人咄。”

“在店那边吗？”

“是的，站在门前等着哟。”

“知道啦，多谢你。”

香代子加快了步伐。

走到古代艺术品店前一肴，没有半个人影。

“果然。”

轻轻系在门上的一条头发被拉断了。有人潜进去过。

就算上锁也没有用吧。对于道中人来说，开锁是轻而易举的事。

香代子悄悄地推门而入。

里头没有供人隐藏的空间的。那么.....

电话向了起来。雨声以后，答录装置自动放动。

香代子连忙走到桌子边，在电话上按下“外部扩音”的按钮。这样一来，对方的声音就算站在店门外也听得见了。

答录机播出：“---请在分钟内，留下您要联络的事项。”的录音。

香代子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出店门。

信号哔地一声响了，对方开始留言：

“喂，我是歧子。有事想找妈妈。---我待会儿会再打，拜拜。”

---香代子不禁苦笑。

好像太过神经紧张了一点。

可是，香代子从经验里学到一件事情：该小心的时候，没有过度小心那回事。

“---歧子有什么事呢？”

给她打个电话吧，香代子想。不在店里打，用公共电话好了。

才没走两步，电话又响了。

答录机再度放动，然后一个奇特而尖锐的声音像笛子般响了起来。

香代子还没回过神来，店里已经爆炸了。

整个店铺化成了碎片，四处飞散。

“---我回来啦。”

圭介和往常一样，一回家就走到歧子旁边，亲了她一下。

“暖，亲爱的---”歧子面色凝重地说：“不得了啦。”

“怎么了？”圭介的脸色一下子变了。“宝宝有什么问题？”

“不是我的事啦。”

“那，是大哥吗？”

“不是。”

“那是美香：正实？”

圭介要担心的人，实在也太多了一点。

“妈妈的店，给人放了炸弹---”

“什么？！”

圭介吓坏了：“那，妈妈人呢---？”

“放心，她没事，真是不幸中的大幸。”

“哦---”圭介松了一口气：“可是，怎么会……。”

“人家就是在担心这个嘛。听妈妈的口气，好像已经晓得是谁干的了。”

“是吗：……。发生什么事了吗：……”

“我，好担心呀。”

圭介心里浮现出不好的预感。

总之，这件事想必没有这么简单就结束的道理……

第五节 一瞬的空隙

“哎，我真的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香代子摇着头。

“您是说，完全没有任何原因罗？”

“没有哪。我想我应该没有做过招人怨恨的事才对呀。”

“的确呀。”

电视台的记者完全给香代子单纯无邪的笑脸蒙过去了的样子，转向摄影机这进愤愤不平地说道：

“居然有人以如此无法无天的暴力手段，对付这位善良的寡妇！我们能够容忍坐视吗？对这种疯狂的犯罪行为，警方应该立刻施以铁腕，加以侦察逮捕！”

好一番义正词严的报导。

“真是的……。”圭介用遥控器关掉电视，摇着头。说：“---善良的寡妇吗？”

“到底是谁会做那种事呢？”歧子一边把饭后咖啡端给圭介，一边说道。

“谁晓得？”圭介说着，“喂，你现在不能喝咖啡吧？”

“放心啦，我没喝。”歧子抚摸着隆起的肚子，微笑着说。

“可是，真令人担心呀。有人打算对妈妈不利咄。”歧子说着又恢复了凝重的表情。

“那有什么法子。还不是自找的。”圭介一脸不胜麻烦的表情。

“亲爱的---”歧子皱起眉头来，望着丈夫瞧。

“我知道啦。我当然也在担心。可是又能怎么办？”圭介耸耸肩膀：“只要妈妈干小偷遗行一天，这种事就会没完没了，躲不过的嘛。”

“这个我也知道呀。可是，总不能撒手不管---”

“我没说要撒手不管吧。反正应该适可而止，快快洗手不干才是。”

“可是，妈妈一旦没有事做了，一定会马上衰老下来的呀。”

“已经到了应该退休的年龄了吧。何况也该分点心思照顾一下快要出生的孙子，对吧？”

“有人可以过这种日子，可是也有人过不惯呀。”

“喂！”圭介不高兴地瞪着歧子的脸：“你怎么跟老妈一鼻孔出气呢？”

“话不是这样说，”歧子以沉稳的语气说道：“我也希望妈妈能够一直平安快乐地过下去。可是，现在假如要劝妈妈去过那种平凡乏味的寡居日子，我想是不可能也不合理的。---如果是她自己想要那么做那当然另当别论，可是，如果是被周围的人迫着强迫退休的话，妈妈一定会觉得比杀了她还要难过的。”

圭介慢吞吞地喝着咖啡。

“而且---”歧子接着说：“我非常喜欢妈妈。能够跟你在一起，像这样子生活，也全是托妈妈的福。所以，我真的希望妈妈能够长命百岁。---说不定，其实我更喜欢的是像现在这样到处活跃，惹出许多事来的妈妈呢。你是不是也这样想？”

圭介点点头。“我知道啦。就算我劝她洗手不干，她恐怕也不会听吧。”

“你自己也不想说吧？”

圭介看着歧子的脸，然后两个人笑成一团。

“真是一语道破我的心事。”圭介打了一个呵欠：“吸，总之还是得致钢操心。---算了，也没别的办法。”

“是啊，因为是自己的妈妈，对吧？”

“我实在是不如你啊。”

圭介说着采出身子吻了一下歧子。“你要好好保重身体，多余的事不用担心。”

“帮忙担心你的事，对我来说就是最好的消遣啦。”歧子一脸淘气地笑道：“你打算怎么调查偷袭妈妈的犯人？”

“这个嘛……。”圭介摸着下巴“反正我们兄弟姐妹里头，还有个警官在这位警官，果然也正在为母亲的事担心。”

“喂、喂，妈？”正实拚命压低声音。

这里是医院一楼的公共电话。

“啊呀，正实，今天不是不回来了吗？”香代子仍是一向的腔调。

“嗯。可是我听到消息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呢？”

“我也搞不清楚。大概炸错地方了吧？”

听到母亲平静的语气，正实多少放心了一点。

“那就好……。没有受伤吧？”

“完全平安，请放心吧。”香代子接着问：“你今天晚上回家吗？”

“没办法，不回去了。得守在性命危急的病人旁边。”正实说的，当然是有杀妻嫌疑的神田正“啊？刑警这一行，还得充当护士吗？”

“不是啦。那个病人是嫌犯啦。”王实慌忙答道：“今天恐怕要熬通宵了。”

“哦。那小心罗。你是在病房里打的电话吗？”

“不是，我在挂号处这边。”

“离开病人那么远不太好吧？”

“说的也是啦。可是我担心妈---”

“我乎安得很。你管你工作份内的事吧。”

小偷居然为刑警打气，这倒是鲜事一桩。

不过，完全不晓得母亲“本行”的正实可感激着呢：“我知道啦，妈。我马上回病房去。”

“很好。要不要给你送消夜什么的？”

“不、不用啦。刚刚交班的时候已经吃过啦。”

“那，加油啦。”

“嗯！”

放下电话的正实不禁自豪地喃喃自语：“我的妈妈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

“---什么？”旁边传来一个声音，把正实吓了一跳。

是值夜班的护士，看起来非常年轻的样子，两颊通红，身材微胖。

“没什么，我自言自语而已。”正实说。

“啊，是刑警先生嘛。”小护士瞪大了眼睛，“今天要通宵埋伏不是吗？”

“嗯，扼，是啊。”

话说“埋伏”，跟事实恐怕有点差距。

“真辛苦呀。待会儿要不要帮你泡杯咖啡？”

“啊，那多谢了。”王实露出了笑脸，“对了，你几岁？”

“十九成。”

还真年轻。是那种看着她，不自觉就会微笑起来的年龄。

正实回到神田正一的病房里。

神田的呼吸和心跳似乎已经恢复正常了。

“---打扰了，”值班医师过来看。“辛苦你啦。”

“医生，病人的情况怎么样？”

“天知道。”一脸疲惫的中年医生打了个呵欠，“又不是我的病人。玟，反正会活着就是了。”

“啊.....。”正实听得呆住了。

“假如有什么状况再通知我一声。”

等到医生走了，正实这才一个人发起脾气来：“医生是救人性命的职业，连这点自觉都没有。

吗！？

“唔：... 。”神田发出呻吟声。

“哇！”正实吓得跳了起来、不得了！录音带，录音带在哪里？

原来早就放在录音机里头啦。正实把放在床边的随身听式录音机一把抓过来，慌慌张张地按下按钮。

不过---也就忙到这里为止了。

神田呻吟了一下，什么都没说就又睡着了。

“混帐！”

正实叹了一口气。不过幸好是这样。

正实搞错了按钮，按下的是“PLAY”键.....

不知不觉打起困的正实，一下子露醒了过来。

糟糕！---正实连忙往神田那逸肴去，还是一样睡得很沈的样子。

正实看一下手表。---已经是半夜两点了。

非振作起精神不可。---正实从椅子上站起来，一进打呵欠，一一走到病房外的走廊上。

“啊，刑警先生。”是方才在下面遇见的那个护士。

“嗨，你还在忙呀？真不得了啊。”

“因为是工作嘛。”被这么一说，正实恐怕要惭愧半天吧。

“不想睡吗？”

“没有时间想啊。每天晚上总要帮忙一些老人家上厕所。”

“原来如此。”

“这没忙完了那边又叫，来来回回的，可忙得很哟。”

“真辛苦啊。”正实出自内心地叹道。

“要不要咖啡？”

“嗯，拜托你了。”

“那，我现在就端来。”

正实回到病房里不久，护士就端着纸杯装的咖啡来了。

“请用。”

“谢谢。”正实喝了一口咖啡。---一下子脑袋清醒了许多。

“真是得救了：我还以为一定会忍不住大睡特睡哪。”

“那太好了。”年轻的小护士笑着说。

“值大夜班的话，白天不是也没时间去玩吗？”正实问道。

“我没打算要玩啊。”

“为什么？”

“现在正努力存钱中。”

“哦。---结婚资金吗？”

“是的。”说着小护士脸微微红了：“未婚夫在故乡.....

“噢，那真是太好啦。”

“刑警先生未婚吗？”

“嗯。我养起来像吗？”

“是啊。不过你长得那么帅，一定很受欢迎吧。”

一下子听到这么少见的赞美，正实不禁浑身不自在起来。

“这个---是吗？我大哥倒是很受欢迎---我嘛，总之是做这种工作的--

..”

“连约会的时间都没有吗？”

“是啊。不过，最近要去相亲了。”

“噢：那祝你顺利罗！”

被她这么一说，正实觉得好像真的一切都会顺利的样子。是那样感觉的语气。

“---我想去洗个脸，能不能帮我看一下？”正实说。

“请，我可以待在这里。”

“我马上回来。”

“没关系啦。十五分钟之内大概也不会有我的事。”

“那，拜托罗。”

正实走出病房，往洗手间的方向走去。

---注视着王实离开之后，一个人影冒了出来……

王实洗了脸，把头摇了摇，端详了一下镜子里的自己。整个过程并没有超过三分钟。

从洗手闲回到走廊时，似乎有听见些微脚步声，但是王实也没有多心。

夜晚的医院，总是会有许多细碎的声音吧。

王实打开病房的门：“我洗好啦。你可以回去上……

话说到一半就顿住了。

正实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光景。

年轻的小护士蜷曲着身体倒在地上，白衣上染满了鲜血。

睡在床上的神田也---被子给掀掉了，胸前一片赤红。

王实面无人色，两膝开始颤抖了起来。

可是---喂，你可是刑警呀！王实对自己说。

“快来人啊！”正实推开门拚了命大声叫道：“有人在吗？快来啊！”

一个吃惊的护士跑了过来。

“发生不得了的事了！快叫医生！”正实说着冲了出去。

犯人应该还没走远。

“呜哇---！”

正实的背后传来护士的惨叫声。

但是，连犯人的影子都没瞧见的正实，也不知道到底该往哪个方向追。

正实把医院的警卫叫起来，“快打一一〇！紧急状况！”

能做的都做完了，只是没办法立刻用自己的双手逮捕犯人。

---几乎快要软倒下来的正实回到病房里，只见那个值班医师也是脸色发育地兀自呆立着。

“---怎么样了？”正实问。

“两个人都当场死亡。”医生有气无力地答道。

第六节 狙击电话簿

“变得这么乾净啦。”瘦竹竿般的男人说。

“罗？”

“我觉得可能很大。”香代子说道。“---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居然用炸弹这一招。卑鄙的家伙！”土方愤愤地说。

“没办法吧！想到要对付的是那样的对象，只好用那一招了。”

“他们到底是用什么方法引爆炸弹的？”土方注意到“技术性”的重点了。

“是讯号吧。你拿起人家打来的电话时，电话机会发出固定频率的讯号声。然后预先安装在店里的炸弹就发生反应爆炸了。”

“这可是行家的手法哪。居然能做出这种装置……”土方缓缓摸着下巴。“也许可以凭这一点猜出是谁干的也说不定。”

“那试试看吧。”香代子说：“我并不是怕死什么的。但是对方居然狠得下心杀那样的老人，实在不可原谅！”

“老板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那可不行。”丈吉皱了皱眉头：“我还想继续干这一行哪。”

“包在我们身上。”土方有些激动地说：“把那种家伙抓起来，绑在人造卫星上面，送到宇宙去！”

“这么说真令人高兴呀。”

香代子微笑一下，随即又转回严肃的表情说道：“话说回来，你们也要小心。这次的对手可是不把人命当一回事的家伙，既然知道我了，很可能也知道你们。”

“知道了。”丈吉点着头：“我们会自己照顾自己的。---对吧？喂！”

“唔？”土方眨着眼：“你刚才说什么？”

“搞什么呀，人家在讲话，居然不专心听！”

“不……。我有点在意那进角落的客人。”

“角落？”

当然，香代子和文吉都是老江湖了，不会这样就立刻回头去看究竟的。

“只有一个人，不生靠将的沙发却坐在椅子上。”

沿着餐厅的墙壁，有一张长沙发，椅子则隔着桌位和沙发相对。通常一个人来这里的话，都是坐沙发比较舒服。

“而且，膝盖上还放着个公事包哪。”

“原来如此。这可有点蹊跷。”

“---怎么办，老板？”

香代子连看也不看地站了起来：“我去打个电话。”

瞧见香代子往餐厅入口处的红色公共电话走去，那个男人稍微动了一下。

看起来像是个普通的上班族。但是就是因为打扮得太像了，反而令人觉得不自然。

香代子按着电话。---也许听到了什么吧，男人喝了一口水之后站了起来。他拿着公事包，往柜台走过去。

“喂---”土方正想起身，被文吉一把拉住：“让我去。”

文吉的一双长腿在桌林梳阵中迅速地穿梭着。来得及吗？来不及的话就糟了：

“----真的？实在太不得了啦。”香代子的语理传来。

男人把几个硬币放到柜台上。看来是早有准备。文吉不禁一下子脸色变白。

就在男人要走出去的时候，柜台小姐开口说道：“对不起先生，我们这里要加一成服务费……”

男人不得不停下脚步来。

这下子有救了！文吉维持着原来的速度走过去。男人显得十分焦急的样子。

好不容易翻出几个铜板来，但是其中一个喀啷一声掉到了地下。

“请稍候，我找钱给您---”

“啊，不用了！”

男人随声应道，然后匆匆忙忙地朝着正在打电话的香代子背后直走过去。

就在这时，文吉从中插了进来。

“喔，真是失礼了。”文吉说道。

只听见咻地一声低响，男人狠狠瞪着文吉。

“请收好小姐找给你的钱如何？”文吉说。

男人板着脸瞥了文吉一眼，然后快步走出店门。

“---不要太灰心，打起精神来。---我马上回家啦。”

香代子放下电话。“真伤脑筋啊。”

“怎么了么？”

“正实他.....。啊，刚才那个人怎么样了？”

文吉微微一笑：“. 没问题啦。不过，报销了一本电话簿。”

文吉当时随手抓起公共电话下面的电话簿，挡住了男人藏在公事包里的手枪---子弹便打到电话簿里去了。

“辛苦你啦。不过，最好把这东西带回去吧？”

“好的。”文吉点点头。

“菜也该来了。咱们回座位去吧。”

香代子正要回座位，听见柜台小姐在那边喃喃自语：“真伤脑筋，没拿找的钱就走掉了.....”

“投到那个里头怎么样？”香代子指着放在柜台一角的熊猫保育基金捐献箱说道。

---回到座位上，饭菜也来了. 三个人开始吃了起来。

“---没有见过的长相。”文吉说。“我去找熟人确定一下。”

“那就拜托啦。”

虽然有人想要自己的命，但是香代子的食欲可是未曾稍减。“怎么样，想不到这个时候退有这么好吃的东西吧！这边的大厨师还是我帮忙从别家饭店挖角过来的唷。”

看来香代子是一定会长命百岁的.....

“喂，那小子辽活着吧：口发话的是克己。

“没问题啦。”美香点点头。“不过呢，要是不小心看着，搞不好还是会找机会“自我了斯”

哟。”

两人窃窃翠翠地说着悄悄话。这时圭介走了过来。

“---正实怎么样了？”圭介走得上气不接下气。

“现在还好.....”美香低声说：“记得别大声说话。”

“是吗？.....”圭介这才松了一口气。

三个人偃手摄足地走进起居室。

这里是早川家，时间是早上七点钟。

因为担心正实，于是大家都回家，聚在一起商讨大计。

正实倒也不是受了什么重伤。不，“心灵的创伤”是有的。

“---但是，凶手也未免太狠了一点。”克己在沙发上坐下说道。

“连护士也不放过。---只能用冷酷两个字形容。”

“嗯……。十圭介心情复杂地听着。克己也是杀手，恐怕没有数落别人的立场吧。

“原本只是去杀神田的吧。”克己说道。“就这么刚好……运气实在太坏了。”

“那个护士听说已经有了未婚夫了。好可怜呀。”美香摇着头。“难怪正实会受到打击。”

“听说正实被专案小组开除了？”圭介说。

“是啊。因为擅离职守……。可是，再怎么说明人总是要上厕所啊。”

“大概根本没有想到会有杀手来裹吧。早知这样，应该派两个人一起看守才对。”

“现在说这个也没有用啦。”圭介耸耸肩：“总之，必须赶快让正实不要再胡思乱想下去……。”

简而言之，大家就是因为担心正实会自责过深而自杀，才都跑回家来的。

“---妈呢？”圭介注意到少了一个人：“出门去了吗？”

“刚才有打电话说马上回来。饭店那没好像也相当麻烦的样子。”

“反正又是炸弹的事吧。”

“真讨厌。今年我们家的运气真不好。”

其实不是跟平常没什么两样吗？圭介在心中暗自嘀咕着。

克己怎么想地想不通。

神田为什么会被杀呢？当然，是有人要让神田犯下杀妻大罪。但就是这点奇怪。

这样把神田杀了也未免太笨了吧。这不就等于在告诉大家杀妻的嫌犯其实另有他人吗？

照理来说，为了灭神田的口又不致横生枝节，应该要让神田的死看起来像是自杀才对。

还是因为病房里多了一个护士在场，一时慌张之下才没有依计行事呢？

然而就这样乾净俐落地杀了两个人，一走了之？

克己怎么样都想不通。看来一定另有隐情。

“----嗨。”

一个声音突然传出来，把圭介等人吓了一跳。

“正、正实吗？怎么样啦？看起来气色很好嘛，哈哈……”圭介说着说着又住了嘴。

正实的双眼仿佛眺望着避远的彼方，焦点涣散。

“谢谢你们这么担心我……。我实在太幸福了。”

“暖，正实，要不要吃点什么？我可以帮忙你弄点东西吃呀。”美香说着起身：“最近在练习做蛋糕，手艺还不赖哟。”

话说早上七点钟，要到哪里去制蛋糕来呀？

“谢谢……。那，可不可以帮忙多做一份给那个被杀的小护士呢？我一起带到阴间去好了……。”

“正实！你在说什么！”

“没有啦，开玩笑的，开玩笑……。”

正实的脸歪成一团，看起来原本是想笑的样子。
“---那，我去睡了。这一阵子都没睡好……”
正实说着，摇摇晃晃地走掉了。
三个人面面相觑。
“---看来不做点什么不行啦。”圭介软了一口气。
“对了！”克己咄地一理弹了一下手指：“我有个好主意！”
圭介不安地望着克己。---我们家里的人想得出来的主意，恐怕好不到哪里去吧……

第七节 相亲记

电话继续地响个不停。
“---吵死人啦！”
太田利露子勉强地睁开眼睛。一次睁开双眼太辛苦了，所以是先睁右眼，后睁左眼。
“……几点啊？”
利露子往时钟瞄了一眼：“十二！哪个家伙挑这种时候打电话来啊！”
请不要误会。不是半夜的十二点，而是中午十二点。
不上大学也不去工作的千金小姐，已经晨昏颠倒画夜不分啦。
“好好好，这就去接啦！”
利露子在大得吓人的床上匍匐前进了好一会儿，好不容易总算伸手拿到了电话---简直像在游泳池里一样。
床大归大，但是睡在上头的当然、有利露子一个。就算睡相再难看，要从这张大床掉下去，倒也不容易。
一般的人是不会打这支电话的。知道利露子床边这支电话号码的人，只有少的亲朋好友面“---喂。”利露子躺着，有气无力地说。
“嗨，大小姐还在梦周公吗？”
一听到这个声音，利露子的双眼立刻大放光亮。
已。
“叔叔！好难得啊，你还会打电话给人家哦！”
电话另一端的人正是早川克己。
阴沈的中年单身汉克己，是十九岁的利露子憧憬的对象。
“吵醒你了吗？”
“没关系，反正人家正要起来嘛。”利露子一没胡说八道一边追问：“要跟人家约会吗？”
“正确地说倒也不是约会。”克己有点抱歉地说：“今天有空吗？”
“只有三个约会而已。全部放他们鸽子好了，没问题？”
“还是老样子嘛。口克己笑道，“其实是上次跟你提过的，跟我弟弟相亲的事。”
“相亲啊...”
利露子努力想了好一会儿：“---啊，好像有这回事哦，我想起来啦。”
“你忘记了啊？”
“假如是跟叔叔相亲的话，人家一定记得牢牢的！”利露子淘气地说。
“今天下午，怎么样？”

利露子直眨眼：“这么急呀？”

不过仔细想想，倒也没有什么其他非做不可的事。

“那---好哇，几点？”

“六点怎么样？顺便吃个晚饭。”

“是的，遵命！那，叔叔会来接我吗？”

“我会提前去接你。”克己说：“在跟我老弟见面以前，有些事情要先跟你说。”

“我们两个人吗？---要去法院公证结婚吗？”

“拜托！”

“什么嘛，真无聊。”利露子一下子泄了气。“不过只有两个人在一起的话，到旅馆丢开个房间也可以唷。”

“在咖啡屋吃个蛋糕就足够了。”

“真是没情调！”利露子哇哇叫。“那，叔叔几点来？”

“我三点去你那边。那个时候应该清醒了吧？”

“不一定哟。搞不好相亲的时候会一直打瞌睡。”

话虽如此，因为克己难得打电话来，利露子早就精神振奋啦。

挂掉电话之后，利露子三两下把睡衣脱掉，光着身子跑进卧室一角的浴室里，扭开莲蓬头的开关。“好舒服！”利露子忍不住大叫大嚷起来。

喊着喊着，咕---地一声，利露子的肚子也叫了起来。

这就是年轻人.....”

“嗯.....”美香努力摆出一副笑脸：“这位就是我们的小弟正实。”

正实好像想要说些什么的样子，结果只牵动了一下嘴角，没发出半点声音。

“那，这边这位就是太田利露子小姐。”克己说道。

“你好，初次见面。”

利露子虽然用清脆了亮的嗓音打了招呼，可是那声音究竟有没有传进正实的耳朵里---不，就算听见了，可是他是否能够理解那是什么意思.....在座没有一个人知道。

圭介瞥了美香一眼。

寻常的时候，只要美香发挥职业骗子的本领，带着满面笑容甜言蜜语一番，保证是绝无冷场的。可是今天的主角是正实---这下连美香也没撒了的样子。

其实克己的主意并不坏。为了注被申令在家反省的正实振作起来，于是找来了正实只看了相片，就一见锺情的可爱女孩.....

但是，正实现在的心情正被“职业上的责任感”压得死死的，就算再可爱的女孩子在眼前出现，也没有法子把他从无底的泥沼中拯救出来.....

不过嘛---圭介瞥了太田利露子一眼，心里想道：大哥也真不简单，居然找来了这么可爱的女当然，妻子歧子这会儿不在场。要不然看见圭介这副样子，搞不好会踢他一脚也说不定。

因此，现在在饭店房间里围桌而生的，除了前来相亲约两个主角之外，就是克己、圭介和美香等三人---也就是早川家的子女都到齐了。

做母亲的香代子，正为了被炸毁的店面修理事宜忙得回团转，这会儿没空。

但是---就算克己、圭介、美香三个人一边吃饭，一边努力找话题试着

带动气氛，两个主角却一直呆坐在那边一言不发---这可是连神仙也救不了。

“你说你才十九成呀？”

美香无视老弟的存在，开始跟利露子闲扯起来...“自己一个人住吗：不会觉得寂寞吗？”

“嗯，不会呀。”利露子一边喝着葡萄酒一边说：“我有很多朋友，家里也有佣人在.....。而且，只有一直陪在身退的人不在的时候才会觉得寂寞，不是吗？我从小就是一个人长大，所以不会有那种感觉。”

原来如此。---美香打从心里佩服。

比外表看起来更坚强，不只是个可爱的洋娃娃而已。

“父母有留下一大笔财产是吗？等到你二十岁---”

“是的，就归我纵承了。”

一听到这种性质的话题，美香立刻兴味十足。

圭介连忙咳嗽几声：“嗯---这个，露利子小姐平常喜欢做些什么消遣？”

利露子给圭介唐突的问话给逗笑了：“对不起---因为，您突然这么说.....

跟着又正色说道：“还有，我是利露子，不是露利子哟。”

“啊，真是抱歉！”

“她的名字，是取自德国大诗人里尔克的谐音。”克己解释道。

“哇！真棒！”美香微笑着说：“你知道我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吗？因为我妈妈生我的时候喜欢吃橘子（哔注：“美香”的日文发音为MIKA，而“橘子”则是旨IKAN）！一点儿也不罗曼蒂克。”

“可是，人家好喜欢美香小姐！”利露子的双眼闪着光芒：“我希望能变成像美香小姐一样的女性！”

开什么玩笑，圭介暗自嘀咕道：难不成这个世界上的职业骗子还不够多吗？！

“被你这么说真是光荣呀。不过，室内设计师可是很辛苦的哟。”

“室内设计都做些什么呢？”利露子扶正了身体，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

---搞什么嘛，克己不禁叹了一口气。

明明是利露子和正实的相亲，可是主角之一的正实却只顾着低头猛吃，一句话也不吭声。

而且，虽然脸上摆出一副“人生无趣不如归”的表情，食量倒是丝毫纹有减少。

晚餐结束之后，利露子还妊着美香问有关室内设计的种种。

克己嗯哼一声：“---那，我们差不多也该离席了吧。”

“啊，好哇！”利露子第一个站起来。

“不是说你！”克己连忙阻止：“除了你跟正实以外！”

“咦？”

利露子根本就忘了这回事。“---啊！对对对！”

克己狠狠地瞪了利露子一眼。“我们就先失礼啦。正实，好好把小姐送回家啊。”

“嗯。”正实总算开了尊口。

“这个房间我们包下来了，所以你们慢慢聊吧。”

克己轻轻敲了一下利露子的肩膀，“那，再见罗。”说着眨了一下眼睛。

利露子回瞪了克己一眼。

---三个人走出大厅。

“这样子没关系吗？”圭介说。

“什么？”

“没、没有啦，我知道大哥也是用心良苦，可是这……”

“正实跟人家差太多啦。”美香直截了当地说道：“根本就是一朵鲜花插在……”

“别说正实说得那么可怜。”克己苦笑道：“我已经跟那孩子说明了事情的原委，多少能让正实的心情好一点吧。”

“心情不会好的。”

“圭介，你在担心什么？”

“嗯……。正实那小子，该不会通着人家去殉情吧……。”

“拜托！”克己瞪着眼睛说：“放一百二十个心吧，她不是那么柔弱的人。”

“那样最好。但……”

三个人在凝重的沈默中走出了饭店大门。

现在，回到留在房间里的正实和利露子。

这是一个和普通人家十分相像的房间。类似起居室的地方放着餐桌。当然啦，里头进有一间寝室。

话说回来，克己倒也没有要求利露子要做到“那个”地步。

利露子听过克己的说明之后，多少对这个有点脱线的小弟产生了一些同情。可是，虽说希望注对方心情好起来，要是这个当事人始终闷蛋不响那也没法子呀。

但是呢，因为是克己拜托的事，利露子还是振作起精神再接再厉。

“喂，正实先生！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

利露子精神十足地开口问道。正实闻言，总算抬起头来看了利露子一眼。

“是你喜欢的类型吗？我可是个不怎么受欢迎的人哟。人家都说我太男孩子气，一点都不像女生，你觉得呢？”

正实无力地微笑了一下，然后慢吞吞地开口说道：“谢谢你。---真对不起，为了我的缘故做这种事。”

利馆子一时反应不过来：““对不起”？---有什么好对不起的啊？”

“我自己很清楚的。”正实软了一口气说：“让哥哥姊姊们这么操心，我真真是个没有用的刑警。”

“因为是手足嘛，他们会为你担心不是很正常的事吗？”

“可是，发生的事已经没法子挽救，死去的人也不会回来了。”

“说的也是啦。---不过，正因为这样，你才更要振作起来呀。要是一直这样子消沈下去，怎么抓得到犯人呢？”

正实目不转睛地盯着利露子看：“谢谢。你真是好人。”

“不要吓我好不好。从来没有人跟我讲过这种话哟。”

“反正是大哥拜托你来的吧？不用太勉强，去找其他比较有趣的男孩子玩吧。”

利露子双手捧着脸蛋：“相亲的对象恐怕不应该说这种话吧。至少，也邀人家去散个步嘛。”

“我本来也打算这样的，当我第一眼看到你的照片的时候。”

“那，现在呢？”

“没有用啦。”

“没有用？没有用是什么意思？”

“我已经没有想结婚的念头啦。”

利露子一听之下气鼓鼓地嘟起嘴来：“也就是说，你不喜欢我，对不对？”

“不是、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正实连忙说道：“不管对方是你还是其他人，我都抱定决心，要一辈子单身了。”

“为什么？”

“你也转说了吧。代替我被杀害的护士，已经有婚约了。”

“嗯。”

“---她那个未婚夫一听到消息就从乡下飞车赶来，当他看见他的未婚妻的尸体时，当场崩溃，倒下去大哭起来……。都是因为我的缘故。于是我把手枪交给他，要他开枪打死我，为未婚妻报仇。”

利露子只有呆愣愣地听着的份。

“---我实在太为他难过了，心想只要能够消气，就随便他开枪吧。可是你猜他说什么？“我想，她一定不希望我这么做吧。”……他这么说完就走了。那个时候，我就决定要一辈子单身利露子注视着正实的脸。---大大的双眼浮现出不可思议的表情。

第八节 波澜万丈

“不回去没关系吗？圭介哥。”美香说。

“啊？---干嘛，要关门送客了？”

“不是啦，歧子不是在家里等你吗？”

“这个啊，放心放心。偶尔这样一家人聚聚……”

“又不是过年。”美香不禁苦笑。

这会儿是在银座的一家酒吧里。

在吧台边坐成一排喝着酒的，当然就是早川家的圭介、美香---还有，不太搭话约克己等三人。

离开正实和太田利露子的相亲会后，三个人交头接耳一阵：“偶尔这样也不错。”于是就来到这个地方。

“是啊……。我常常这么想喔---”

圭介已经醉得差不多了。

“想什么？”

“嗯？---你、你、你说什么？”

“没问题吗？应该回家了吧？”

美香和克己都好好的没事。只有圭介是一碰到酒精就招架不住的人。

“哎呀---家族这玩意儿实在是个好东西！”圭介突然大吼大叫。

“二哥，拜托小声一点---”

“嗯？---你、你倒是说说，为什么到现在还不结婚？”

“我？没有合适的对象啊。”

“对象，不是要多少有多少吗？你看---那边就来了一个。”

“又不是阿狗阿猫。何况就算是狗跟猫也会懂得选择啊。”

美香说着话锋一转：“说到结婚，克己大哥才应该---”

“我是没法子成家的。”克己应道。

是啊。---干杀手这一行的，要是有了家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连累亲人遭到不幸哪。

圭介在心中想着。

可是这种话就算是烂醉如泥，也是不能说破的。万一说溜了！，现在这种家庭的和乐气氛，马上就会荡然无存了。

所以呢---还是我自己一个忍气吞声保守秘密的好。

“想来，我们家只有圭介哥结婚，有个美满家庭。妈妈已经做了寡妇，正实现在也没有这种可能性---”

“也许他和利露子会合得来也说不定哪。”克己说。

“怎么可能！那么可爱的女孩---”

“这种事谁也说不准吧。美女不一定配英俊潇洒的酷哥。”

“说的也是啦。”美香轻轻地举起杯子。

“扼，你们等我一下。”圭介站起身来，说：“我打个电话回去。”

“干嘛，直接回家不就得了？”

“嗯.....。总之，先通知一声也好---”

圭介摇摇晃晃地往公共电话走去。

“---完全变成太太的乖宝宝。”克己笑道：“哎，反正当事人觉得幸福就好啦。”

“要是掌权的都是女人，那就天下太平啦。”美香说：“每次发动战争的都是男人麻。”

“英国的柴契尔可是女人啦。”

“那个呀---其实，她是雷根总统假装的哟。”美香故意小小声地说。

圭介拨了家里的电话号码。

“喂？歧子？”

另一端没有反应。

因为在通话中，这也是当然的。

歧子正和学生时代的朋友聊得不亦乐乎。

“---啊，你先生今天晚归吗？我老公也还没回来。

嗯，不过，他大概马上就会到家啦。”

“真羡慕你啊。”朋友叹了一口气：“我家那口子哪，从来没在十二点以前回来过。”

“那么忙吗？”

“哈，天知道！”朋友从鼻子里发出哼声说道：“每次都说跟同事有约，要不然就是应酬，谁知道是怎么回事。”

“瞧你，还真是一肚子牢骚哪。”歧子笑着说：“结婚之前，不是说觉得找到了梦中的白马王子吗？”

“就算是梦也有醒的时候啊。”朋友十分现实地说：“歧子，你也要小心喔。”

“是是。”

“宝宝，怎么样了？”

“嗯，都很好啊，只是重得要命。”

“太大的话那可不好生喔，长得差不多就好啦。”

“这种事不要对我说，共跟宝宝说才对吧。”

歧子笑着：“---啊，玄关那边有声音---大概是我先生回来啦。”

“那就不聊罗。代我问你的模范老公问好。”

“好的好的---拜拜。”

放下话筒的歧子嗯唉一声，好不容易才站了起来。

已经怀孕七个月了，这下重得几乎是举步维艰。

“亲爱的，回来啦---”

走到门口的歧子疑惑地四下张望了一会儿，但是没看到半个人。听错了吗？可是刚才明当歧子警觉到身后有人的时候，一把明晃晃的尖刀已经出现在她的眼前。

“别动！”

对方低声说道：“也别出声。要不然小命就玩完哩。”

歧子一下子脸色发白。

不过，毕竟是个本性胆大的女孩，歧子镇定心情，然后说道：“要钱的话，在厨房的抽屉里头，没有多少就是了。”

是男人。他微微一笑。

“要的可不是钱。”

“那---你要干嘛？”

“你别管。乖乖的别动就没事了。”

铃---，电话响了起来。

“---你老公打来的吧。”

“我怎么知道？”

“过来这边。”

歧子被硬推着往起居室走去。

还没结婚以前的歧子，早就一脚往对方的腔骨踢过去大闹特闹了---不幸，现在这样的身体做什么都不方便。

“---喂喂，歧子吗？---刚才是不是在讲电话，我打了好几次都不通。---哦，我现在跟大哥和美香在一起，马上就---”圭介说着：“喂，歧子？喂？”

“亲爱的，冷静下来听我说。”歧子的声音传来。

“怎么啦？”

“现在有一把刀抵在我身后。”

圭介一时转不过脑筋来。

“你---说什么？”

“有一把刀抵在我后面。”歧子重复了一遍：“不是单纯的小偷或强盗，好像有什么目的---”“喂，圭介，怎么了？”克己问道。

“啊？---哦，没什么。”

“你脸色不太对哪。”

“抱歉，我得马上回去了……。那，下次见，大哥。”

看着圭介摇摇晃晃地离开，美香一脸露讶。

“是不是被太太骂昏头啦？”

克己摇头：“不---大概不是这么回事。”

“不然是怎样呢？”

“是更严重的事。”

“要是那样应该会跟我们说吧。”

“嗯。”克己点点头：“所以才说是更严重的事---走吧。”

“去哪？”

“当然是圭介家罗。”克己把钱放在桌上，然后快步走了出去。

“喂---等一下嘛！克己哥！喂，等等---”

美香连忙一把抓起皮包，慌慌张张地朝着克己的身后跑去。

“---哎呀，已经这么晚啦。”正实说道。

正实还跟太田利露子在一起。---结果这两个人，就在相亲的房间里一直讲话讲到现在。

“有什么关系。”利露子看一下手表：“还早嘛。”

“不！你不是才十九岁吗？九点以前要上床睡觉才对！”

利露子一听之下差点摔倒：“哇：真不是普通的有趣喔，你这个人。”

“是吗？我好像是有点跟不上时代了。”正实说着搔搔头。“你长得这么漂亮，一定很受欢迎吧。”

“我？是啊。---大概比一般人受欢迎吧？”利露子非常爽快地说道。

“你不会觉得我讲的话很无聊吗？”

“不。---很有趣哇，我是说真的唷。”利露子摇摇头。

正实说的，不外是工作时发生的事---也就是说，最近又有些什么案子啦，犯人其实多可怜啦，诸如此类---几乎从头到尾都是些不愉快的话题。

与其说王实只会谈自己的事，不如说他的生活态度就是这么诚实。

---从当小孩子的时候，赛跑就比别人慢，到现在游泳顶多只游得过十公尺，骑脚踏车必定摔政，射击也没有准头，柔道比赛的时候还会折到脚.....

总之，都是一些不能拿来夸耀的事。

但是---这对利露子而言，却是全然的新鲜。

目前为止，利露子周围的男孩子们尽是一些自我认识不足，眼高于顶的自大狂空壳子，和正实正好是两极对比。

“你假如还有别的约会的话，那我现在就送你去。”正实说道。

“奇怪的人。”利露子笑了：“你是说要把我送到有别人在等的旅馆去吗？”

“哪里的旅馆？”

“我才不要去呢。现在不是就在旅馆里面吗？”

“说的也是。---可是，我必须把你平安送回家---”

“拜托，又不是送货的，没有关系啦。”

“不，这是我的义务！”

利露子忽然站起来，打开了旁边卧室的门。

“嘿---还挺不错的嘛。过来看一下。”

王实走过来往里瞧。“是啊。”

“喂，反正借了一整天对不对，要不要用用看？”利露子说。

“用.....用看？”

“对啊。想不想抱抱我？”

正实这下子可呆住了。利露子忽然在正实的嘴唇上印下一吻。

“---讨厌！你怎么这么钝！”

“可是---我跟你又不是夫妻---”

“这种事有什么关系嘛？”

“我们今天才第一吹见面---”

“这也没什么。”

“这种事，我---”

“女孩子都说可以了，居然有人会不要？从来没听过！”

“我们连爱人同志都说不上，做这种事是不可以的！”王实一脸郑重。

“你这个木头！”

利露子动气了：“那这样呢？”

利露子拍达拍达大步地走到床边，突然把自己身上的洋装从胸口一把撕开。

“你、你.....这是干什么？”正实瞪田了眼。

“假如你还不抱我的话，我就打电话叫旅馆笛街上来，说你想要对我施暴！”

“什么！”

“不想有这种事发生吧？那就快来抱我！”

---真是微妙的状况。

瞧见利露子已经开始脱衣服了，正实连忙大叫：

“不行！快住手！”

“已经太迟啦。”脱得光溜溜的利露子往双人床上一躺：“你就认了吧。”

正实往餐桌走去口回来的时候，手上多了一把水果刀。

“喂，歧子，你.....”

圭介这一吓非同小可，醉意早不知飞到哪儿去了。

“等一下。---他说要换他讲。”

按着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暂时替你保管你太太。”

“什么？你是什么人？”

“你马上就会知道的。”男人低沉的笑声传来。

“等一下！喂！请等一下！”

圭介的脑袋好不容易才恢复运转：“你到底要干什么？”

“会再跟你联络的。不过要是你有什么轻举妄动的话---”男人顿了一下，

“你太太，还有肚子里的宝宝就没命呢。”

“我知道，---我知道啦。能不能再换内人说话？”

“请。”

圭介闭起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气。---这是怎么搞的嘛！

“喂？亲爱的？”

“歧子，别担心，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的。”

“你不用担心我。我会自己照顾自己的。”歧子明朗的理音传来。

“---讲够了吧。等待电话吧。”一旁的男人说着，然后挂了电话。

圭介迷迷糊糊地走着，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回到座位上的。

“怎样？老婆生气了吗？”美香毫不在意地问。

美香的话似乎没有传进圭介的耳朵里，只见他愣愣地一屁股坐下。

第九节 正实的好运

看见正实双手握着刀，一脸若有所思地走进房间。利露子一瞬之间不禁

后悔了起来。

不该做这种事的！

利露子的心在某种程度上，被正实给牵动了（当然，这大概不能称之为爱情吧），因此觉得跟正实上个床也没关系。

可是---直到此刻利露子才警觉到：这个人，根本不正常嘛：

遣个人一定对女性怀有憎恶感，搞不好是那种看到女性的裸体，就会产生杀机的心理变态！

不要！我还不死哇！

利露子赶紧用棉被裹住身子，盯着正实直瞧。

“你干嘛？！”

“看这个就晓得了吧。”

正实握着刀---虽然因为是水果刀所以没什么震撼力---说道。

“你不可以这样对---”

“无所谓。反正命是我自己的。”

利露子吃一惊：“啊？”

“假如你无论如何都要强迫我跟你上床的话，我就用这个刺自己的胸膛，自杀！”

“等.....等一下！”利露子连忙说道：“你不是要杀我呀？”

“杀你？”

正实一听之下气呼呼地说：“我可是警察咄。干嘛要杀像你这么漂亮又可爱的女孩子？”

“漂亮---又可爱？”

“是啊，我第一眼看到你的相片的时候，就喜欢上你啦。”

这种转变还真是奇怪。

“那么---为什么不抱我呢？”

“我不想伤害你。”

利露子不禁叹了一口气。

“我啊！也许会让你有点失望。这可不是我的第一次，也不是第二次或第三次，反正是玩一玩而已。所以别在意这种事---”

“我的心情不允许自己这么做。”正实坚决地说：“我可以陪你玩，但是不跟你上床。”

假如你也真心地喜欢我的话，到时候再---哎，反正不会有那一天的呢。”

利露子直盯着正实看。“我不是美男子，头脑也不好，又没什么运动神经，更没什么出人头地的希望。跟你周田的男孩子比起来，根本一点都不起眼吧。”

这个嘛，说的倒也是啦。利露子想道。

可是呢，女孩子要喜欢上一个男生的理由又不只这些对不对。就算像我这种爱玩成性的也是一样哇。

“---我知道啦。”利露子露出微笑。“把刀子放下，过来嘛。”

“你会把衣服穿起来吧？”

利露子不禁大笑：“从来只有威胁人家把衣服脱掉的，哪有像你这样要人家穿衣服的？投听说过！”

“我不会威胁你的。”正实耸耸肩膀：“被威胁的应该是我才对吧？”

“你这个人实在太好玩啦！”利露子说着伸出手去拿床边的电话。“我打

电话回家叫他们送衣服来。总不能穿着撕破的衣服出去见人呀。”

“嗯。”

“还是，你帮我从内衣裤买起，换一整套全新的！”利露子顽皮地说：“吸，算啦。让你这种人去买，搞不好会给我弄一套尼姑穿的架袋来哟。”

利露子笑着拿起了话筒……

圭介迷迷糊糊地坐在自个儿家的客厅里。

醉意当然已经烟消云散了。---回到家总有十五分钟了吧。

怎么---怎么会……

居然会发生这种事！

在回到家以前，圭介还暗自期待着这是场误会，笑一笑就可以解决了。

仔细想想当然也知道不会有这么好的事。但是，圭介还是存着万分之一的希望回到家后，歧子果然没有出来像往常一样地招呼。

圭介来来回回地在家里搜寻了好几吹。当然，歧子也没有藏在任何地方。

门上没锁---歧子是绝对不会这样疏忽的。

圭介呆呆地想着。

要是平日的歧子，也许还有独力逃走的可能性---可是现在是怀孕七个月的身子“怎么办才好……。”圭介抱着头烦恼地呻吟道。

“---圭介。”

突然响起一个声音，把圭介吓得跳了起来。

“大哥！”

克己就站在旁觉。然后，美香也走了进来。

“发生了什么事吗？”克己问道。

“这个---没什么啦。”

“发生了什么事吧？”克己追问。

圭介软了一口气：“歧子被……被人绑架了。”

“是吗？”克己丝毫没有吃为的样子。“谁干的？”

“不知道。只从声音知道是个男的---对方说不久后会再联络。”

“居然把有孕在身的歧子……。”美香摇着头说：“太可恶了！”

“有没有什么线索？最近有看见什么奇怪的人在这一带出没吗？”

圭介本来想说，大概没有比我们家的成员更“奇怪”的啦，结果还是住了口。

“---没有。不过，总之一定要把歧子平安地救回来---”

“那当然啦。”美香说。“对方的目的是要赎金吧？”

“恐怕不是。”克己说。

“那是别的罗？”

“大概吧。”

克己心里已经有了底。

母亲香代子的店被炸毁，有人冒用正实的名义诱拐有夫之妇，正实负责护卫的嫌犯被杀害。而现在，圭介的妻子又被绑架了；这绝非偶然。有人，打算对付早川一家人！

到底是什么人呢？

“---看来除了等对方联络之外，别无他法啦。”圭介无力地说。

“是啊。”克己应着，心中却想道：这件事我非得去解决不可。

圭介是早川家工作最认真，也是生活最正常的一个。现在却让过着平凡

日子的圭介，卷入了这种麻烦事里。

抱歉了，圭介。克己在心中合掌暗道。

但是就算拚了命，我也要让歧子无事归来！

美香独自一人走进厨房里。

晚餐的菜料，还好端端地搁在那里。

单身时代的歧子喜好冒险的程度绝不亚于美香，但是，现在已经是准备为人母的小妇人。

美香脸上的表情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心中却有着强烈的愤怒。

当然，自己做的事也不是正经合法。但是---绝不会做绑架这种事的。

何况对象还是怀胎七月的孕妇！

不可原谅！美香的眼里燃越了愤怒之火。

圭介哥，我一定要帮你平安地把歧子救回来：

美香暗自下定了决心。

这时，电话响了起来。

圭介的脸色刹那变白了。

“去接吧。”克己说。“我会在一旁听着。跟对方说你听不太清楚，叫他说大声点。”

“知道了。田圭介忐忑不安地拿起听筒，克己将身子贴近，凝神倾听。

“喂：”圭介僵僵地说。

“嗨，二哥？”

是正实的声音。

圭介不禁舒了一口气。

“是你啊……”

“是啊，打回家里没有半个人接，大家都在你那边吗？”

“嗯。”

“果然不出所料。”正实一副悠哉游哉的语气。

“你---”

“今天真多谢你们啦。我觉得自己好多了。”

“是吗？那太好了。”

“我现在正要送她回家。能不能帮我向克己哥说一声？”

“好的。”

“那，我会再溜跶一下再回家。”

“哦，小心点。”

“没问题啦。”

切掉电话的圭介，一下子泄了气似地觉得疲累不堪。

“他好像跟人家处得还不错嘛。”克己说。

“要不要告诉正实这边的事情？”美香问。

“不行。”克己立刻回答：“他一定会大张旗鼓地把事情闹得不可收拾。这样说他并不是有恶意，因为他就是那样的人。”

“说的也是。”

“这件事就由我们几个来解决吧。”克己说：“没问题啦。我们三个人在一起，就没有什么好怕的了。”

“嗯。”美香点头。

圭介充满了复杂的心情。---虽然这是出自于美好的兄妹之情，不过却

是“职业杀手”、“职业骗子”加上律师的搭配……

事情到底会演成怎样呢？

圭介叹了口气……

正实打完给二哥圭介的电话之后，在夜晚的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

这实在是少有的事。

律己甚般的正实一向认为：晚上无所事事地到处闲荡，是极端不道德的事情。

何况由于身为刑警，常常必须忙到大半夜才能回家，也不会有夜游的机会。

不过，今天晚上---总之，就是想走一走。

“利露子，是吗？……”正实喃喃自语道：“---嗯？还是露利子？不对--利露子吧？利子露？开玩笑。确定了---利露子才对。”

还真是个大脱线。

完全不知道这个名字和诗人里尔克关系的正实，一努力回想起来脑袋就打结了。

正实走进公园里。

这是一个沿着车站的狭长公园。大概是在河川上加盖之后，在上面建造的吧。

道路两旁的长椅上，到处都是肩依着肩正忙着亲热的情人们。

要是寻常时候的正实看到这种光景，一定马上会大吼：“公然猥亵，成何体统！”

不过今天晚上，他也只是瞪一瞪人家就算了。

哎，简单一句话，正实爱上了利露子啦。

利露子本人似乎也出乎意料地（！）反应不恶。

方才，在利露子的家（是座大宅邸）门前要分手的时候：

“晚安！”利露子还主动地吻了一下正实……

正实觉得幸福极了。

这个人的性格本来就单纯。不论是要灰心消沈或肤发振作，都快得很。

可是---一考虑到结婚……。怎么说正实都只是个薪水微薄的刑警而已。对方却是个有钱的富家千金。

“啊，对了。”正实喃喃自语道：“我不是说过一辈子不结婚的吗？”

路边的长椅上有个独自坐着的男人。正实从他前面走过不久，他便慢慢的站了起来。

正实深呼吸了一下，抬头仰望着天空。

男人悄悄地来到正实的背后，---忽然一下子扑到正实身上。

突然感觉到一只手伸进自己上衣内侧，正实吓了一跳。

“喂！干什么？”

这时传来碰---的一声轻响。正打算摸走正实上衣口袋里钱包的男子应声软瘫下来。

“喂，喂？”

正实疑惑地推了一下对方：“怎么了？---喂？”

男人滑倒在地上。

正实连忙俯身探向对方。

“喂！振作一点！”

王实抱起男人的上身，一看……
对方的背上湿湿黏黏的。---是血。
“被枪击了。”
方才的声音原来是枪声。因为加上消音器的缘故才那么小声。
有一个急促的脚步声渐渐远去。
要追已经来不及了。
“喂！来人啊！”
给正赁这么一吼，邻近成双成对的情人都吓了一跳。
“快去叫救护车！---有人被杀了！”
正实的叫声在这似乎不太相称的场合里，兀自回汤着……！

第十节 危险的情人

“久子太太呀……！”家庭主妇模样的女性，用一副感触良深的语调说道。
“遭遇实在太惨了。”
“听说她先生是大学的老师是吗？”克己问。
“嗯。是啊。不过只是个讲师。不是教授，副教授什么的，只是小小的讲师。不是那种会出人头地的类型。”
“关于这一点，久子太太也有所不满吧？”
“是啊。除此之外不满的地方还多着呢。”这位胖胖的主妇一副世故的样子说道。
克己现在不同于寻常西装笔挺的打扮，而穿着运动服和牛仔裤。
就三十八岁的男人来说，克己的体型算是壮硕健美的，很适合这一身轻便的装扮。
这会儿克己已装成周刊的记者，正在打听消息。
“啊---我想吃点甜的东西。”主妇看着咖啡腐的菜单说道。
“请尽量点好了。”克己说。
“哦？”
“一切都报公帐，请不用客气。”
“那---”主妇把侍者叫过来：“我要义大利面，巧克力泡芙，还再要一杯可可。”
克己听得瞪圆了双眼。
---神田正一。就是那个杀了有外遇的妻子，又和护士一起被杀了的男子。
神田正一相信妻子外遇的对象是正实。---克己就是要调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被绑架的歧子，目前还下落不明。犯人没有任何联络。
圭介请了假，一整天都守在电话边等待。
话说回来，歧子被绑架、母亲香代子的店被炸、正实遭人狙击---想抢劫正实的流浪汉却代替他死了---等等事件，一定有关系。克己对这一点非常确定。
假如能找出神田久子外遇的对象，了解此人为何要冒用正实的名字，也许就可以搞清楚这一至少克己是这么想的。

“---久子太太她啊，烦恼可多着呢。”主妇说。

“您的意思是……”

“她是有跟我说啦，不过恐怕没有别人知道吧。”

盛着意大利面的盘子，在短得难以置信的时间内被一扫而空之后，那个家庭主妇慢条斯理地说“也就是说，警方也不知道罗？”

“当然啦。他们也没来问。”

“是是。”

“我嘛，也不想搬弄已经死掉的人的是非。这你也了解吧？”

“是的，我知道。田克己说着：“啊，等一下，让我帮您擦一擦---”

克己假意要拿纸巾去擦主妇的手，顺便塞了一条事先摺得小小的一万圆钞票到对方的袖口里。

“啊呀，这，多谢啦。”

主妇咳嗽了一下，连忙把手放到桌子底下去。

“久子太太的烦恼---是有关她先生的事情吗？”

“嗯，当然了。那位先生啊，虽然年龄应该还不到，但是“那个”方面却完全不行哟。”主妇压低了声音。

“原来如此。”

“哎，你也得想想，久子太太正值盛年，怎么可能就……”

“那真是不幸啊。”克己点头：“有外遇也是没办法的事罗。”

“是啊。不过呢---好像不只是单纯的外遇而已。”

主妇的语气仿佛若有所思。

“您的意思是？”

“久子太太呀，参加了一个类似俱乐部的组织。”

“俱乐部？是像茶道还是花道那样的吗？”

“那只是做个样子罢了。其实是专门提供外遇对象的俱乐部哟。”

“啊……这真是大新闻！”克己连忙振笔疾书。

“就是几个认识的太太们，用午餐茶会的名义，从别的地方找来一群年轻小伙子。连旅馆的地点都事先安排好。”

“原来如此。那么，久子太太外遇的对象就是在那里认得的：…：”

“是啊。”主妇点头。

就这样冒用了正实的名字。---还真绝嘛，克己想。

刑警当然不会到那种场所去的。

“久子太太被枪杀之前，还跟我讲过一件事。”

“请说？”

“哎……。这个，说出来不太好吧：毕竟事关死者的名誉---呀，真抱歉，我的袖子“又”弄脏了吗？其实是，久子太太和对方认真起来啦。”

“喔？”

“也就是说，觉得爱上了对方，不愿意分开啦。---可是对方是怎么想的呢？大概只是久子太太一直粘着对方吧。”

“那么，久子太太把这件事“全都一清二楚地跟先生说啦。那个人呀，很老实，是个很认真的人。”

“原来如此。”克己点着头。

这样一来，神田知道正实（虽然不是本人干的）的原因，也就真相大白了。

“久子太太被杀的那一天，是不是到旅馆去跟对方见面？”

“当然，我想是那样没错。”

太可惜啦，克己想道。神田杀掉太太久子之后，假如那时再待久一点，也许可以看到那个假正实的真面目。

哎，那时还有利露子在下面等着，也是不得不走的哪。

“那个男人是怎样的人呢？久子太太有没有说过呢？”

“这个……具体的情形我不太清楚就是了。据久子太太所说，那是个年轻又热情，很不错的人。反正情人眼里出西施，一定都是这样子的。”

“可是，那个男人一直都是那个俱乐部里的一员，对象不会只有久子夫人吧？”

“是啊，但是特别投缘的关系嘛。那方面一定也很合得来，嘻嘻。”

主妇挤出一则恶心的笑声，克己不禁毛骨悚然。

“这个，也许是吧。”克己一没收起笔记本一边说：“能不能介绍一个参加这个俱乐部的太太给我？”

“啊！这种事情？---”对方显然吃了一篇：“这恐怕不行吧。万一，自己参加的事被登了出来---”

“我不会这么做的。”克己恳求道。

“真的？”

“嗯，我很想和久子太太的对象见一面。”

“啊，为什么？”

“这是个好故事哪。本来只是逢场作戏的对象，却不可自拔地产生了真正的恋情。双方的内心一定都有无法了藏的感觉吧。”

“对、对极了！”主妇忙不迭地点头同意：“我们都还年轻嘛。你说是不是？”

“呢……当然了。”

要对这种事点头还挺困难的。

“是啊，虽然不能像十八、九岁的女孩子那样，可是这个年龄的女性有着年轻女孩缺少的成熟魅力喔。”

“是是。”

“可是我先生却好像睁眼瞎子一样，连挑逗人家都不肯！”

这会儿又发起脾气来了。

“那个……恕我插个嘴---”克己诚惶诚恐地问：“您是不是也参加了那个俱乐部？”

“真是无礼！”主妇板起脸来瞪着克己瞧。

“啊，抱歉，我只是猜猜而已。”克己连忙道歉。

“不过---我是参加啦。你怎么知道的？”

就算是像克己这么冷静稳重的人，听了这句话也差一点要从椅子上跌下来……

“啊，是。是……您外表看起来实在非常有活力，所以我才大胆地猜会不会是这样……”

“不愧是新闻记者，眼光真敏锐啊。”

“扼，多谢。”也真苦了克己，还得装成不好意思的样子。

“不过呢，我参加这个俱乐部是最近的事，所以也不晓得那个男人的事。”

“那，可不可跟年资比较久的会员打听一下：……”

“说的也对，你等一下啊！”主妇说着跑去打电话了。

“真是的……”克己拿出手帕拚命擦汗---这可是冷汗。

“我还是一辈子单身的好。”克己暗自下定了决心……

“---久等啦。”主妇回到座位上说：“有一个跟我交情不错的太太今天有约会。”

“哦？”

“对象应该就是跟久子太太在一起的那个人。”

“真的吗？那太好了。”

“上一次我们碰面的时候，她是这么说的。那，假如要跟那个太太谈的话，就请到他们约定的地方见面。”

“我明白了。实在太感谢您了。”

克己又往帐单底下塞了一张一万元大钞。

“那，我就此失礼了。请问他们约定的地方在哪里？”

“就在道附近，N小学的后面。”

“小学？”

“那里人迹少。”

“原来如此。”

“后门前有一块空地。一点钟会有车子到那里。”

“我明白了，多谢您。”

克己起身正要走，又被对方喊住了。

f 暖---”

“啊？”

“怎样？下次要不要跟我一起消磨消磨时间？”

克己连忙脚底抹油溜之大吉。

我跟久子太太是不一样的。

“是啊，所以没什么好担心！”上板育子一个人自言自语着。

从小学那儿传来了当---当---的钟声。

还有五分钟就一点了。---大家都回到教室准备上课。

上板育子的女儿也在这所N小学上课，现在是五年级。

当然，女儿绝不会想到自己的母亲此刻就在学校后门的附近，等着别人开车来接吧。何况还是---外遇的对象。

就算是小女孩，到了五年级的年龄也该知道“偷情”、“外遇”是怎么回事了吧。

电视上的连续剧一年到头都在演这些情节，不知道才奇怪呢。

有时女儿会开玩笑说：

“妈咪，要不要偶尔也去偷情一下？---也许爸爸就会早一点回来也说不定哟。”

育子虽然心虚，表面上也只是若无其事地微笑。

丈夫每天都晚归。当然是因为工作的关系，育子也相信这一点。

可是---像这样参加了那个俱乐部，有了外遇，丈夫却仍然一点感觉也没有的样子---反过来想，就算丈夫有了外遇，自己也觉察不出来吧。

就是这样。以前从来没想过会变成这种情形自己有了外遇之后，连丈夫也不再信任了。

别再做了吧。---第一次偷情之后，育子的确认真地这么想过。

可是，当着这么多熟识的太太面前，一个人要悄悄抽身实在……

再一次就好了，只一次就好。

然后一次按着一次终于遇到了他。

到那时为止，育子的对象每次都不同---这当然是负责策划的太太选择适当对象安排的结果。

但是，和他见面之后，育子才头一次尝到芳心乱头的感觉。完事之后，育子也没有从前那种无法克制的嫌恶感。

“能不能再帮我安排和上一吹一样的人：……”

育子这么请求。负责的太太微笑了一下：“自己要小心喔，不要变成神田久子太太第二。”

那时，育子才知道他原来是人子先前的对象。

不过，久子和丈夫早已貌合神离，又没有小孩。而我和丈夫不能说处不好……何况还有女儿育子并不想破坏现在这样的生活。目前这种情况只是……。只是一点生活上的消遣罢了。

可是育子十分清楚，这是自欺的藉口而已。

现在等待着他的这份心情---这份胀痛了胸膛的激动，是长久以来早已迫忘了的。

这不就是恋爱吗？

这个年纪了还会这样？可是---恋爱是投有年龄限制的啊。

育子忽然想起一件事。---好像谁说过，有什么周刊杂志的记者要来采访……

曝光的话可不行。当然，这种顾虑是多余的---负责的太太这么保证过。这会儿根本也没人来。

车子的引擎声响起。---他来了！

育子的心激切地浮动起来。

第十一节 谜般的男人

“别动。”

那个男子低声说道。“桌子底下有一把枪对着你。”

香代子的脸色并没有变化。不过，她也没有在暗想什么出奇制胜的主意。

香代子虽然老谋深算，也没办法预知一切突发状况。

谁会知道前来商量被炸毁的店铺改装事宜的装演业者，竟是职业杀手呢？

只是，碰到这种情形实在也没什么好奇怪的而已。

---地点仍是S饭店，午后时分的会客大厅里。

周围当然有很多客人。对方应该也不会不明白这一点。

香代子的两个手下---小判和土方，这时都不在旁边。

要是香代子以自己的安全为第一优先考量的话，至少也该留一个人在身边。但是现在却是非常时期---。

圭介的爱妻歧子被绑架的消息，已经传入了香代子的耳里。。

干下那件事的人---大概，就是打算取我性命的人吧，香代子想。因此，必须争取时间赶紧找到破解问题的线索才行。

无论如何，香代子绝不能原谅将无辜的歧子，卷入这个没有“幕后世界”的争斗的人。

“那，就快点开枪吧？”香代子说。

“哟，”对方笑了，“胆量不小嘛。”

“多谢夸奖。不过呢---”

香代子叹了一口气。“你确定自己的枪法没有问题吗？要是一枪没法子乾淨俐落解决的话，那可伤脑筋罗。”

“很不幸，现在还不打算杀你。”

对方说：“请您带着微笑跟我一起离开这里，去一个地方。”

“地狱的门口吗？”

“看不出你还挺有趣的嘛。”

男人合上公事箱的盖子。“转好了，枪就在我大衣底下，可不要轻举妄动哪。”

“少噜苏。”

香代子皱起眉头：“你的对手可不是普通人哟。何况，防止我“轻举妄动”是你的事吧？”

男人好像生气了的样子：“爱耍嘴皮子的家伙？”

正当男人催促着香代子要起身离开的时候，一个女侍三步并作两步地往香代子这一桌走来。

“早川夫人！”

“啊呀，小美，有什么事吗？”

香代子和每一个女侍都很熟。

“那个---您的电话。好像有急事哦。”

“啊，是吗？”

香代子向男人瞥了一眼。

“对方有说是十万火急的事---”

“哦？”

香代子一百盯着男人瞧。---半晌，男人终于死心了。

“那，您忙您的，我这就失陪了。”

男人一骨碌站了起来，脸上回复成推销员的表情，鞠了一躬之后快地走了。

香代子这才松了一口气。

“那，我这就去接了。”

香代子正要站起来，女侍却说：“对不起---说有电话是骗您的。”

“啊？”

“有人看您好像被讨厌的推销员纠缠不休的样子，叫我来帮您解围的。”

“哇。”香代子瞪大了眼睛。“是这样吗？太谢谢啦。---可是，是谁注意到我这里的？”

那个女侍名字叫做美津子淘气地笑了笑：“呵呵，是我的“他”哟。”

“噢！就是你以前讲过那个，立志要当歌星的男孩子吗？”

香代子在这个旅馆里扮演的是“张老师”的角色，因此这方面的事记得一清二楚。

“不是啦！那个人不行。太轻浮了。我两个月以前就跟他分手啦。”

“真的啊，我怎么都不晓得。”

差一点就死于非命的香代子，倒还真沉着。

“现在的“他”“是个成熟又稳重的人哟。”美津子说。

“哦？比你大很多岁吗？该不会是“有妇之夫”吧？”

香代子笑着说，“好了。他在哪里？我想跟他道个谢。”

“就在那边---咦？”美津子朝柜台望去：“跑到哪里去啦？”

“那没关系，反正我还会在这里待一会儿---”

“好，等一下我找他过来。我也想让早川夫人看看他。”

“哦---完全沉醉在爱情的魔力下。”

“是啊。---已经黏在一起，分不开啦！”

美津子淘气地眨了个眼之后，立该回复成一本正经的表情：“请问客人，您咖啡要不要续杯？”

“拜托你啦。”

“好的。请稍候。”

---香代子看着添完咖啡离去的美津子，不禁哑然失笑：

“现在的年轻女孩.....”

不过，那个“他”到底是何方神圣呢？香代子猜不出来。

虽说是看到香代子被讨厌的推销员纠缠.....但是从普通人的眼光来看，刚才那种情况应该看不出有什么异常。

“搞不懂---”香代子摇摇头，慢条斯理地喝着咖啡。

“---早川夫人，”美津子走过来说：“您的“客人”哟。”

美津子留下男朋友，回到值台去了。

男人在香代子的对面坐下。

“感谢您在危险的时候救了我---”香代子说道：“应该怎样称呼您才好呢？福地先生？”

“叫我福地就好了。”

男人微笑着说：“真是久违啦。”

“的确。”

香代子也露出了笑脸。

---从前，在以“大亨饭店”为舞台展开的宝石争夺战之中（请参阅描写早川一家活跃经过的前作“打发时间杀人游戏”），大亨饭店的值台那位谜般的男人，就是这位福地.....

“大亨饭店那边怎么了么？”香代子问道。

“换了老板以后，”福地说道：“工作就不太有趣啦。”

“那么，你是转职到这家饭店罗？”

“是的。昨天才正式上班的。---不过和美津子认识已经是一个月以前的事了。”

“哇，那不是正好吗？可以天天见面啦。”

“我也吓了一跳哪。没想到早川夫人您会在这里开店。”福地说。

“你不知道吗？”

“我本来不晓得。是真的。”

“我相信啦。”

香代子愉快地说：“总之，应该好好谢谢你。”

“没什么。想要找您麻烦的好像不是什么正大光明的家伙吧。”福地说。

“这一阵子，真是多事。”香代子摇着头：“尽是一些讨厌鬼找上门来。”

“您店里的事，我也听说了。”

“损失惨重哪。---除此以外还有不少麻烦。”

“您还是尽量小心一些的好……”

“我倒是无所谓。反正老骨头一把也活不了多久。只是---孩子们的事不由得我不操心。”

“这么说不好喔。您一定还能再活跃几十年的。”

“知道你也在这家饭店，我就觉得更有力量啦。”

“有事情的时候，请尽管吩咐。”福地拍着胸脯。“---不知道刚才那个男的现在觉得舒不舒服？”

“啊？”

“他好像在饭店门口被车子撞到，腿骨折了的样子。”

“哇，真惨。”

“都市里头这么乱，走路不留心左右是不行的哪……”

福地一本正经地说道……

“我得回去啦。”育子说。

“他”没有搭话。

“时候已经不早了。”育子望着手表。

已经超过平常约定的时间许多了。---育子心知肚明。

上板育子躺在旅馆房间的床上，等着汗流狭背的身体回复冷静。

为什么---为什么在这时候总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

和他在一起的时刻总是这样---育子觉得只是几分钟而已，事实上，已经两个钟头又超过了。

“---暖。”育子怯怯地问道。

“嗯？”

“还想……退想再跟我见面吗？”

对方只是淡淡地回答：“我是无所谓啦。反正对方是谁都没什么差别。”

育子不禁一阵失望。

原本暗自期待他也许会说“我一定要和你再见面”呢……

当然不会有这种事发生的吧。

嗯。---像现在这样就好了。

假如再陷下去的话，也许会变成神田久子那样也说不定……

“---不是说要回去了吗？”“他”说道。

“嗯。”

育子下了床，走进浴室去冲澡。

“他”忽然走了进来。

“怎么了？”

育子停止冲洗的动作，用毛巾档在自己的身前。

“扼，没什么……。我没有要赶你回去的意思啦。”

“他”好像有些后悔的样子。“只是---只是觉得你太晚回去的话不太好而已。”

育子微笑了。

“谢谢。---你真体贴。”

“哪儿的话嘛。”“他”耸了耸肩膀。

育子怀着幸福的感觉回到房间里。

一边听着“他”淋浴的水声，一边穿上衣服。

现在回家的话，应该送赶得上女儿放学的时间。

买菜，准备晚饭的时间也绰绰有余。丈夫也不至于疑心。

“他”淋浴完从浴室走了出来，换着衣服，然后忽然说：“我送你吧。”

T 谢谢，只要送到附近就好了。”

“我知道。---上一吹那里就可以了吧？”

“嗯。那边靠近超级市场，要买菜比较方便。”

育子在手提袋里摸索了一会儿，拿出钱包来。从里头抽出一张一万圆钞票，塞进“他”夹克的口袋里。

“不用啦。---俱乐部那边已经付过钱啦。”

“请收下吧---我还想再和你见面。”

“他”把钞票塞回育子的手里。

“用不着这样也可以再见面的。---要是这样一开例，不就没完没了了吗？”

“可是---”

“用这些钱帮老公或小孩买点东西回去好了。”“他”非常坦率地说道：“OK，我们走吧。”

看着“他”快步走出房间的背影，育子握紧了手中的钞票……

车子在路边停了下来。

“谢谢。”育子说。

“到这边就可以了吗？”

“嗯。再走下去也许就会碰到认识的人啦。”

“那，再见啦。”

“真的会再见吧？”育子低下身来吻了“他”一下。

“他”用略带哀愁的眼神望着育子。

“---怎么啦？为什么用这种眼神看我呢？”育子问道。

“我担心你。”“他”说道。

育子把视线移开。

“---因为神田久子那件事的关系吗？”

“嗯。”

“她把外遇的事告诉丈夫才会那样的。”

“我知道。”“他”点着头：“也许当时被枪杀的会是我说不定。”

“你在意吗？”

“扼，是啊。---你呢？”

“我不会在意的。”

育子笑着说：“我不像久子太太那么死心眼。”

“是吗？”“他”口回答的语气，让育子心头感到一阵冰冷。

假如我没有迟到的---。

“我瞒丈夫的功夫做得很好。”

“那请继续瞒下去吧。---假如他开始怀疑的话，就不要再参加了。”

“说的也是。”

“家庭还是很重要吧？”

“嗯。---丈夫和孩子对我都很重要。”

要是这样的话，为什么现在会在这个地方呢？

“这样就好。”“他”说。

育子走下车，快步离去。

第十二节 胁迫者

“原来如此……”

福地一边听着香代子叙述事件的来龙去脉，一边意义深长地领首沈思：

“真不得了，居然演变到这种地步。”

“福地先生你认为如何？”香代子喝了一口咖啡说道。

---老地方：S 饭店的会客厅。这个话题一开了头，就扯得没完。

“的确。”

“看来对方的目标是府上一家，所以由我发动比较好。”

“可是，福地先生---”

“请不用担心。”福地微笑着说：“对方不知道我的存在吧。”

“不一定呀。毕竟你也算是此道中人。”

“这个嘛，哈---”福地慢慢喝了一口咖啡，然后说：“还有，早川夫人。”

“啊？E“假如真能帮上忙的话，到时候我一定会接受合适的谢礼---这个您放心，我不会客气。”

香代子似乎松了一口气：“你这么说我就轻松啦。”按着又如了一句：“好像因此就嫁给你也满合理的，---不过你一定是敬谢不敏吧。”

两人一起开怀大笑。

假如从外人的眼光来看，这两个人怎么看都只像是熟识的老朋友，正为了回忆起陈年往事而笑上板育子走到自宅附近，突然停下了脚步。

“---咦？和代？”

小小的公园里---真的可以用“窄小”来形容---的椅子上，和代正坐在那里。

“和代？怎么啦？”

听到妈妈呼唤的声音，和代连忙背起书包跑了过来。

“妈咪！”

和代现在是五年级。

“今天回来得真早呀。”

“是啊，最后一堂课因为老师有事，所以就提早下课啦。”和代说着：“妈咪刚才去哪里啦？”

“啊？---哦，跟一个朋友见面聊了一下。”

育子不高明地掩饰着：“然后又去买菜，所以才---对不起呀，你等很久了吗？”

“大概十分钟了。”

“喔。那，我们回家吧。”

育子连忙催促着女儿快步往象的方向走去。

---回到家里，换过衣服以后，育子开始准备晚餐。

真是奇怪：平时专是为了买菜出门的时候总是嫌麻烦，常常就只买一些做好现成的菜肴回家。

可是遇到偷情的日子，一定好好的买了菜，认真做菜。

多少是觉得内疚，所以想有所补偿吧。

“---妈妈，可不可以吃点点心？”和代走进厨房说。

“少吃一点，马上开饭啦。”

“好---”和代打开橱柜东翻西找。“----哎，妈咪，今天是不是有到学校后面？”

“啊？”育子的心腕突地一跳，手上拿着的萝卜掉了下来。“---你怎么知道？”

“嗯。小佳今天中午休息的时候帮老师到文具行去买东西，她说在学校后面看到妈妈啦。”

“哦.....”育子绞尽脑汁地找藉口。“也许吧。---妈妈是有到那附近去。”

育子开始心神不定。只看到一个人在等候的时候吗？

假如，坐上“他”的车的那一幕也被看到的话。

小学五年级的孩子，对大人的事多少也有点了解了吧。对于孩子来说--

-。

“小住是谁呢？”育子问。

“就是人木同学啦，住在十字路口那一个嘛。”

“啊。---原来是她呀。”

其实育子根本搞不清楚是哪一个。

“小住还有说喔。”

“什么？”

“她说，和代的妈妈好漂亮呀。”

育子松了一口气：“啊---多谢她的夸奖啦。---那么，有功课的话要赶快做完。”

“嗯。”和代说着走出了厨房。

---育子叹了一口气。

到底在什么地方被谁看见过，白己当然没办法都知道。

这一吹虽然是有惊无险，但是---只是假设而已如果看到的不是小孩，而是成人的话呢？

一个人站在那里看起来会像是在干什么？何况，后来还搭上了年轻男人开的车子。

太危险了。

要是，那个“小住”把这件事告诉她的母亲，她母亲一定会觉得这有点不太对劲吧。

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育子想道：神田久子一定也是这样子一步步陷入泥沼不可自拔吧。

再不停止的话就完了。

----可是，这样就结束了吗？

育子不禁回想起被他温柔地抱着时，那双手的厚实感。

嗯。---再一吹吧。再一次就好，不用再烦恼了。

可是，只有一次吗？.....

育子不停地改变着心意。

电话响了起来。

“---和代，接一下好吗？”

“---好---”和代远远地应道。

“喂喂，这里是七板家。”和代早已能够独当一面地应接电话了。

过了一会儿，和代的脸采了进来。

“---妈咪。”

“谁打来的？”

“不知道。是一个叔叔。说要换妈咪听。”

“好好，我马上就来了。”

育子拿起毛巾擦手。

“---这个叔叔真奇怪。”

和代脸上一副微妙的表情。

“为什么？”

“他把我跟妈咪弄错了的样子。---他说今天很愉快，还笑了哟。”

育子不禁一阵发颤：

“一定是哪里的无聊男子。妈妈去教训他两句，你赶快回房间。”

“嗯……。”

和代还是那副微妙的表情地走了出去。

育子拿起话筒。---到可以讲得出话为止，又费了好一段时间。

“喂……”

育子应声之后，听到彼端传来一个低沈的笑声。

“很不幸，你大概以为是“某人”打来的吧？”

是个陌生的男人声音。

“请问哪位？有什么贵干---”

“等一下，”对方打斯育子的话头：“看来你也满硬的嘛。”

“您是什么意思？”

“你应该知道的啊。”

要振作，绝不能垮下来！育子在心里对自己说。

“您说什么我并不明白。”

“是吗？那么今天是谁在“A宾馆”里头，你也不晓得罗。”

那正是和“他”去的宾馆。---育子不禁一阵眩晕。

“这……”

“想起来了吧？”

“我完全不了解---”

“好啦好啦。我呢，倒也不是要敲诈你什么的。”男人说：“恋爱是自由的嘛，对不对？”

“您到底想说什么？”育子拚命控制自己的情绪。

“有一件事情要拜托你。假如你乖乖照做，我就当作什么都不知道。怎样？”

“您说什么？”

“要是不肯的话，那只有让你老公知道一切事情罗。要我打个电话到他公司去吗！或者随便跟他哪一个朋友说。你觉得如何呢？”

“你---”

“不想让这种事发生的话，就照我的话去做。”

育子闭起了双眼。---对方不是善罢干休的类型。

“---你要我怎么做？”

育子终于无力地说。

“瞧，早听话不就好了吗？---明天下午一点，我在 p 咖啡厅等你。聪明白了吧？”

“车站前的 p 咖啡厅是吗？”

“没错。”

“我明白了。明天，下午一点……。”

“对。我晓得你长什么样子。你只要在门口站一下，我就会招呼你的。”

“好的……。”

电话挂断了。

育子默默无言地挂上电话，脚步蹒跚地走向厨房。

---育子完全没有注意到躲在一旁肴着的和代。

门铃响了起来。

正实一没打着呵欠，一没悠哉游哉地走去开门。---不过现在可不是清早时刻。

都快黄昏了。正实一直迷迷糊糊地在沙发上打着睡。

“---哪一位？”

正实隔着门问道。

“慰问辛劳员警的啦。”

这个声音，鸡道是---”

门一开，穿着一身醒目的(正实倒真的是一下子清醒过来了)红衣的利露子站在那里。

“你……。”

“我担心你是不是还在没精打采的，所以来看看。”

“哦？呢，这个---总之先进来再说吧。”

“好，那打扰罗。”

利露子走进起居室。“嗯---是个满适合平静心情的地方嘛。”

“啊，嗯---可是，劳烦你大老远特意跑来，我却没有什么好招待的……”

“我又不是来叫你请吃饭的。”利露子笑了：“暖，要不要去哪里疯一下？这样可以吧压力忘光光哟。”

“不，还是不要吧。”

正实摇摇头。“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就是。”

“啊？为什么？”

“这样子你太危险了。”

“我吗？为什么？你想偷袭我吗？那随时都欢迎呀。”

“拜托！”

正实不禁苦笑：“已经有两个人为了我的缘故遭到毒手啦。再加上上一次那个流浪汉---”

“又来啦。”

利露子说：“你这个什么往自己身上揽的毛病太不好啦。做坏事的又不是你，是开枪杀人的凶手啊。这一点都搞不清楚还一宜苦恼，不是太不值得了吗？”

“唔嗯……。”

被这么一说，正实顿时语塞。“可是---你要是有什么万一---。”

“没关系啦！”

利露子忽然一把紧紧抱住正实。“反正要死的话，我们就抱在一起让人家一枪解决好了嘛。”

“请不要这么说！”

正实也抱紧了利露子：“要是你死了的话---我做了鬼也死不瞑目的！”

真是可怕的理由。不过.....因为接下来就是亲热场面，谁还管他什么理由呢？

第十三节 洋娃娃的危机

“---我肚子有点不舒服.....”

上板和代对老师说：“可不可以中午先回家休息？”

“啊？要紧吗？”

级任老师关心地说：“今天妈妈在不在家？”

那一类的事情。

和代走到离家不远的地方突然停住了脚步。妈妈正好要出门。

和代连忙躲在街旁隐蔽的角落，偷偷地探出脸来。

一脸焦急不安的妈妈匆匆忙忙地向公车站走去。现在坐车列车站大概一点以前可以到吧。

等到妈妈的身影消失在规线内以后，和代走到家门口---但是进不去。

和代身上没有带钥匙。妈妈外出的时候也没有把钥匙藏在某个角落的习惯。

但是，带着个书包太麻烦了。

和代确定了钱包里的零钱够坐公车之后，便把书包从墙外扔到庭院里头。

好啦，都准备好了。---按着就该坐比妈妈晚一班的公车列车站去罗：

和代斗志高昂，精神饱满地跨开大步走.....

上板育子全身僵硬地坐在咖啡厅的座位上。

坐在眼前的男人在育子到达后五分钟之内连一句话也没说，只是若无其事地来回翻阅着运动新川白己出来的就是这个男人，育子非常确定。

“嗨，太太。”

男人开口招呼的声音和记忆中的印象完全相符。

但是，除了这句招呼之外，男人就没有再说话了。

育子忍无可忍地说道：“你有什么事情？请快讲吧！”

“喔---”

男人的眼中射出尖锐的光芒，嘴角浮现冰冷的笑容说道：“你的性子还真急啊，太太。”

“不.....我.....”

“有这种东西在人家手里，你还这么强悍吗？”

男人从上衣的口袋里拿出一张相片，丢在育子面前。

照片里的是育子和“他”---那个温柔的他，正在拥吻的情景。

那是他的车上吻别的时候照的。也就是说，昨天.....

“太太你的脸看得很清楚。怎样，照得还不错吧？”

育子而色惨白地看着那张照片，颤抖的手将照片捏成一团。

“要加洗几张都没问题喔。”男人冷笑道。

“我明白了……。”育子低下了目光：“请说吧。---您希望我怎么做呢？”

“很简单。”男人说道：“我可是站在女性这一边的，所以不会向你做什么无理的要求。”

男人沈稳的语调里透着一股怖人的感觉。育子紧紧地拙着唇。

“不过，假如我有那个意思的话，也可以要求你拿几百万来，对不对？假如你付不出的话呢，太太，我也可以把你带到旅馆去，用你的身子来作补偿。”

育子全身都颤抖了起来。---男人又微微一笑：

“不过呢，我不会做那种事的。我可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哟。---希望你至少向我道个谢。”

育子不禁毛骨炼然。从外表看来，对方不过是个普通的四十岁中年人---身着苏格兰呢的西装，像是自由业的样子；没有什么特徵的脸却透着一股邪门。

“---非常感谢您。”育子低下头来说道。

“太小声了。这样子能说是发自内心的感谢吗？”

“实在非常地---感谢您。”育子大声地再说了一遍。

“好了好了。真是个害羞的人。”

男人笑道：“要拜托你的工作，只有一件。”

“工作？”

“是的。---假如一切顺利的话，这张照片的底片就是太太你的啦。”

“您要我做什……”

“今天会有一个男人来找你。”

“男人？”

“伪装成记者的男人。事实上当然是冒牌货。不过你要装成完全相倍的样子，接受他的采访。”

育子忽然想了起来。

那个俱乐部里负责的太太不是说过，有什么周刊杂志的记者要来作采访吗？难道就是这件事？

“只有这样而已吗？”育子问。

“不不，重要的还在后头。”

男人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小的胶袋来。“把这个，加在那个男人的饮料里而。”

“---这是什么？”

“你不知道比较好。只要趁那男人不注意的时候，把这个加到饮料里而不管是咖啡或者红茶都好---就了事了。聪明白了吧？”

是什么呢？---毒药？

育子除了点头答应之外别无他法。

“我知道了。”

“那个男人今天大概会打电话给你吧。你把他随便带到附近哪一家咖啡厅里，把这个掺进去给他喝下，就没事啦。”

“我知道了。”

育子重复说一吹。

“那，这就给你罗。”

男人把胶裹放在育子而前。

育子从手提包里取出面纸，把胶囊包了起来。

“请小心地带着它。”

男人冷冷一笑。

“请问您什么时候会把照片和底片给我？”

“别着急嘛，我一定会还的。放心吧，太太。”

“我相信您。”

育子勉强从喉咙里挤出回答。

“办事的时候留神点。能相倍别人真是一件好事哪。”

男人装成一副正经的样子说道。按着男人点了点下颚，说：“回去。”又开始肴起报纸来。

“是……”

育子站了起来，拿出钱包：“那---帐由我付吧。”

“不用啦，我出就好了。我对女人是很温柔的哪，太太。”

男人暧昧的视线从育子的双腿一百扫射到腰上。

“多谢您的招待。”

育子连忙低了低头，拿起皮包快步跑出店外。

哼，男人暗笑。---就像已经上了钓的鱼一样，只要轻轻一拉，就不得不乖乖听话。

“长得还不错嘛，这女的。”

男人自言自语，然后收起报纸，一把抄起帐单。

“谢谢光临！”

侍者说着向已经没有人桌子走去，开始清理桌面。

一定是坏蛋”

和代看着从咖啡厅走出来的男人，心里想道。

和代一直躲在店外头偷偷观察着和妈妈谈话的男人，绝不会认错。

男人在车站前热闹繁华的商店街上晃荡着。

和代隔着一段距离，跟踪着对方。

---哪能让他逃掉！

虽然路上人山人海，但是男人的脚步放得很慢，所以和代没有跟丢。

反过来说，街上这么多人正好作和代的掩护。

接下来是一连串酒吧和酒馆之间的狭窄通路。因为是白天的缘故，路上没有什么人。和代小心翼翼地沿着隐蔽处，继续跟踪着对方。

男人突然转弯了。

和代加快了脚步，往男人消失的路角走去。

“---咦？”

对方既然转了弯，应该.....可是已经没有路啦。

和代四下张望着。突然---眼前一家小酒吧的墙壁转开了，-双大手伸出来扣住了和代的后连出声喊叫的机会也没有。---和代被一把拖进酒吧里，然后被摔在硬帮帮的地板上。

“---哪儿来的小鬼？”

“那个”男人说道。

把和代拖进来的并不是跟踪中的男人，而是另一个身高体壮有如摔角选手的巨汉。

和代连忙跳了起来。

“你干嘛？”
和代先声夺人地喊着。
“哟，还满凶的嘛。”男人笑着说道：“为什么跟踪我？”
“我没有啊！”
“退耍嘴硬。”
“真的嘛！”
和代嗽起嘴来：“快放我走：不然我要叫罗！”
和代虽然装出一副凶相，其实早怕得全身发抖了。
“在这里随你怎么叫，也不会有人听见的。”
和代一听，马上张开嘴，使尽吃奶的力气：“啊……！！”
“吵死人！”
巨汉用手一把捣住和代的嘴，和代想都不想就狠狠地咬了下去。
“病痛痛---！”
趁着巨汉一松手，和代连忙往酒吧的出口冲过去---但是门却打不开。
“哪能让你这么简单就跑了？”男人阴侧侧地说。
“这小鬼！居然敢咬我！”
巨汉的一张脸胀得通红，伸手往和代抓去，和代一蹲身，居然给他躲开了。按着和代连忙往方才被揪进来的那面墙，使尽力气。撞去。
只听得咚的一声，和代又给巨汉拖了回来。
“臭小鬼！”
巨汉抓住和代的双腿一使劲，居然把和代倒提了起来。
“放开我：你这只大猩猩！”
和代手足不停地乱摇乱晃，可是根本不是巨汉的对手。
“喂，等等。”
那男人走了过来：“她内裤上写著名字哪。”
给倒提起来的和代，裙子当然也往下翻罗。
“色鬼！放开我！”和代不停地哇哇叫。
“---喔，上板和代？---原来如此，是那个太太的女儿哩？昨天晚上接电话的就是你吧？”
“要怎么办：大哥？”巨汉在一旁问道。
“她不是叫你放开她吗？那就放开吧。”
“哦，是吗？”
巨汉把和代的身子又举高了半尺，一下子放开了手。
一头往硬帮帮的地板撞下去的和代只来得及惨叫一声，就失去了知觉。
“喂，小松，怎么可以对小孩子这么粗暴？”男人说道。
“嘿……。”
被唤作小松的巨漠露出笑脸，说道“这洋娃娃还真好玩哪。”

第十四节 风中残烛

“接下去该怎么办呢？”小松问道：“喂，鬼泽大哥。”
像小松这样的巨汉，居然管这个体格普通的鬼泽叫“大哥”，实在也挺奇怪的。
不过，跟光生了一身力气，脑袋却不甚灵光的小松完全相反地，鬼泽这

个人就如受胁迫的上板育子所感觉到的一样，有着某种令人惧怕的阴森之气恍若无形的丝线，将对手团团围困动弹不得。

倒在两人脚下不省人事的正是上板和代。身为小学生却大胆尾随胁迫母亲的恶人---这份勇气固然了不起，遗憾的是，体力远不是对手。

---店门紧闭的酒吧里已经是一片阴暗。这家酒吧就算到了晚上也不会开门营业---早就关门大吉，成了空屋啦。

和代躺在冷冰冰的水泥地上，四肢给绑了个结实，嘴里也给塞了手帕。

“真伤脑筋哪。”

鬼泽口里虽然这么说，脸上可是一点嫌麻烦的神色也没。

“年纪这么小的女娃娃，大概也不能上床办事吧。”

小松嘿嘿百笑，说道：“要把她卖给有那种嗜好的人吗？”

“算了吧。”

鬼泽摇着头。“要是那个太太知道自己的女儿去了，心一慌，咱们的大事可就砸啦。”

“那.....要送回去吗？”

“唔.....”

鬼泽低头思索着。“---跟那个女的打交道光用照片就够了。要是搞什么绑架，反而坏事。”

“那么，打一打包寄过去算了。”

“又不是洋娃娃！”

鬼泽摇头叹了一口气：“真没法子，打电话给那个女的，叫她来这里把孩子带回去。”

“要叫她带钱来赎人吗？”

“这倒也可以.....”

鬼泽一转念，脸上浮出一丝诡异的笑容：“喂，这样如何？那个女人是你喜欢的类型吗？”

“啊？我吗？我---只要是女人都可以---”

小松的脸刹那间大放异彩（虽然是基于无聊之至的原因）。“---那，那，大哥是要把这女孩子的妈给我.....？”

“虽然算不上年轻，长得却还不错。只要跟她说孩子在我们手里，谅她不敢不乖乖听你的。”

“那、那太好了。”

小松只听得口水直流。“那，我这就去订宾馆---“别急嘛。或许那女的还没回到家。”

鬼泽又看了和代一眼。“不过，这小鬼的胆子还真不小。”

和代睁开眼睛了。---不过，鬼泽并没有注意到。

“我看还是把这小鬼的嘴用胶带黏起来比较保险。”

“哦。记得哪遇有胶带---”

“去找找。”

鬼泽把和代翻了过来，脸朝上。和代仍然闭着双眼。

小松把胶带找来递给了鬼泽。鬼泽把塞在和代口里的手帕扯了出来，正要拿起胶带往和代的和代突然睁开眼睛，一口就往鬼泽的手上咬过去。

方才刚醒转过来的时候，和代听见了鬼泽和小松的对话。

这下可是火冒三丈，自己会有什么后果全不顾了。

哪能让妈妈被这种人欺负！和代“哇！”

鬼泽被这出其不意的攻击吓呆了，好一会儿才惨叫出声。“---小松！快把这小鬼拉开！

快！”

“是、是！”

看得一愣一愣的小松连忙冲过去，一把扳开了和代的嘴。

“混蛋！”

鬼泽的脸胀得通红，一拳打在和代的身上。

这么一记狠击之下，和代又昏了过去。

“---该死的小鬼！”

鬼泽气得全身发抖。与其说是因为疼痛，倒不如说是太过轻敌，以至于着了道儿的缘故吧。

“大哥！没关系吧？”

“太大意了……。喂，有没有OK绷什么的？”

“这个胶带行不行？”

“混蛋！”

“那、那，我这就去买！”小松慌慌张张地站了起来。

“等一下！”鬼泽叫住小松。“---算了，我自己去找这附近的医生看看。好像流了不少血的样子。”

“流血过多会死人的……”

“手被咬到会死吗？”鬼泽铁青着脸吼道。

“说、说的也是。”

“倒了八辈子楣被这疯狗咬到。---混帐：该死的小鬼！”

鬼泽恨恨地瞪着倒在地上的和代。“喂，在我回来以前把这小鬼收拾掉。”

“啊？”小松问道：“---收拾到哪儿去？抽屉里吗？”

“这种的能放抽屉里吗？随便找一条河把她丢下去。”

“要丢到河……里吗？田小松听得呆了：“可是，现在这种天气要游泳好像冷了一点嘛？”

“反正要死，管他那么多！”

“死……。”

小松往和代瞥了一眼，低声说：“大……大哥是要杀这孩子罗？”

“废话。居然敢对我无礼，能乖乖放了她吗？”鬼泽盯着小松瞧：“怎么，你不干是不是？”

“不、不是……可是……”小松不禁吞了一口口水：“这---这小鬼的妈妈……还要跟我“约会”……。”

“瞒着她不就得了？”

“大哥的意思是……。”

“让她相信小鬼在我们手里就够了！废话少话，快把这小鬼收拾了！听到没有！”鬼泽连珠炮般地吼道。

“是、是！”

小松给这么一吼，不知不觉地敬了个举手礼。

鬼泽从后而的逃生门走掉了。---留下小松一个人，盯着还倒在地板上的和代瞧。

“真是的……。”

小松抱臂沈思：“这下子……可真麻烦了。”

上板育子抬起头来往时钟望了一眼。

“咦？”

育子不禁自言自语：“和代这孩子是怎么回事……”

今天不是要上补习班还是钢琴课的日子。一定是跟同学到哪儿去逛了。

不过，孩子嘛，这样也没什么关系。

“该做晚饭啦。”育子对自己说。

但是，身子却好像失去了站起来的力气---育子心中一片混乱。

今天在咖啡厅里见到的男人。---那人绝非善类。

把杀人不当一回事。---育子充分感受到那份冷酷。

那个胶囊……要把它放到“周刊杂志记者”的饮料里。

虽然对方没有明说，但是育子不用猜也知道，胶囊里一定是毒药。分明就是要育子去杀人。

当然，要不是自己有了外遇，事情也不会演变到这种地步。

可是，外遇的代价居然是当起杀人凶手……

我不能做这种事：无论如何，我不能下手电话响了起来。育子大吃一惊，几乎喊了出声。

“振作振作……。干嘛慌成这个样子？”育子对自己说，拿起话筒。

“---喂？上板家。---啊，大木同学吗？和代多亏你照顾---”

正是同班的“小佳”。

“啊？和代还没回家喔。”

“今天中午她说肚子痛所以早退了，应该---”

“早退？”

“是啊，好像很痛的样子---。不知道她好了一点没有，所以打电话问你看……”

“哦……。这个---我刚刚才回来而已，不知道和代在不在家。也许她在房间里睡觉也说不定。---那，等一下我再叫她打电话给你好不好？---谢谢你啦。”

育子匆匆忙忙地应答着，然后呼哧一声挂了电话。

“---和代！”

育子在家中来回寻找着和代。。当然，连影子也没见到半个。

怎么回事呢？说是早退了……该不会在半路上昏倒……

可是，实在是太晚了。

育子突然想了起来。

要是和代中午就早退回家的话，那时育子应该不在家。

那么，那孩子就捧着肚子在外面一直等吗？

那时自己正在跟那个男人谈话……

“怎么办才好……。”

育子不禁慌了手脚。

对啦，一定是这样。和代那孩子，一定到邻居家去了。

育子正要往大门跑过去，突然想起自己还穿着拖鞋，连忙跑回去换。

弯下腰来正要踢掉拖鞋的时候，育子停了下来。

---有个书包掉在庭院里。

育子这下连拖鞋也没穿就冲了出去，一把捡起书包。

没有错，是和代的书包。可是---为什么会放在这种地方？

育子的心里突然涌起一阵自己也搞不清楚的不安感。

没有什么确切的理由，只是出于做母亲的直觉---和代一定出事了。有什么不好的专发生在她身上了。

电话又响了。育子连忙往家里跑去。是和代吗？

“---喂？”

电话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是上板太太对吧。”

“是的，...。”

“突然打扰您实在很抱歉，我是“周刊 p”的记者，想要请教您一些事情.....。喂：您在听吗？”

育子一时不禁张口结舌。

“喂喂？您还在吗？”

“是.....。”

“绝不会为您惹上任何麻烦.文章里的名字完全用假名，也不会让人猜疑是哪里的事情。见面的地点由您指定，一切都照您的意思。”

“这---现在就可以了。”育子说道。

“您是说，现在吗？”

对方好像十分不解的样子。“当然可以，我现在就在您家这边。那么，在附近哪一家咖啡厅---”

“请到我家来。”

“您家吗？没有关系吗？”

“是的。”

“我知道了。那么，十五分钟后我会到府上打扰。”

电话挂断了。

育子抱着和代的书包，无力地往地上坐倒。

当然，育子并不知道和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却认为一定和自己碰到的事件脱不了关系。这些事件没有那么巧都发生在同一天的道理！

那么.....现在只有照着对方的要求去做，快点川胶囊解决掉那个“记者”！

虽然在家里做这种事实在不太恰当，可是一想到和代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回来，或者会打电话联络.....育子实在没法子离开。

“对了。”

得去准备饮料了。

育子仍然抱著书包，就这样往厨房走去“要丢到河.....里去吗？”

小松把车停下咕嚷着。

虽然破烂得可以，不过至少还动得了---这就是小松的“爱车”。

车子已经来来回回开了快一个小时了。

因为鬼泽吩咐要把和代“丢到河里去”，所以小松开着车到处寻找适当的河川，...。

河川大抵都被城市给覆盖了，怎么也找不到一条可以把人丢进去的河。

而且、...：虽然是鬼泽大哥的吩咐，再怎么讲，要把一个才十岁的小女孩丢到河里让她淹死，这种事小松实在很难下手。

“真糟糕。”

小松摇着头，走出车子。

这儿是公园里人迹罕至的偏僻角落。小松左右张望了好一会儿，连忙打开车子的行李厢。

---被五花大绑，嘴上也贴了胶带的和代就塞在里头。

和代已经醒过来了。一双充血的大眼怯怯地望着小松。

脸上还留着眼浪的痕迹。---小松苦着一张脸说：

“不要用那种眼神看我！---又不是我的意思。”

真麻烦！

小松的心里是很想救这个女孩一命的，但是，假如谦鬼泽知道了自己没照他的命令去做，小松就吃不完兜着走了。

“鬼泽”并不是本姓---原来应该是“大泽”---，但是因为“像厉鬼一般”而得了“鬼泽”

的称号---鬼泽就是这么冷酷厉害的人。

小松不禁摇了摇头。

“抱歉，死了心吧。”

行李厢又关上了。

第十五节 女救星

等了又等，电话另一端总算有人应了声。

“啊，大哥吗？”

小松松了一口气问道：“受伤的地方严不严重？”“没什么啦。”

鬼泽一副无趣的腔调。

“喂，小松，你到底在干什么？现在可不是在外面闲逛的时候哪。”

“这个，我……”

“好吵，你在什么地方打电话啊？”

“扼，外头的公共电话。”

“把那小鬼解决了没？”

小松握着话筒，往车子的方向偷偷瞧了一眼。

“那个---还、还没有。”

“你搞什么鬼啊？才一个小女孩，要费你多大力气？”

“可是……。我找不到河啊。”小松诚惶诚恐地说。

“你说什么？”

“河……这个，也就是说---我到处都找遍了，可是找不到半条可以把人去下去的河……”

“混帐东西！找不到河不会用别的方法吗？”

“啊？扼……还是要……把这女孩干掉吗？……”和代已经醒过来了。一双充血的大眼怯怯地望着小松。

脸上还留着眼浪的痕迹。---小松苦着一张脸说：

“不要用那种眼神看我！---又不是我的意思。”

真麻烦！

小松的心里是很想救这个女孩一命的，但是，假如谦鬼泽知道了自己没

照他的命令去做，小松就吃不完兜着走了。

“鬼泽”并不是本姓---原来应该是“大泽”---，但是因为“像厉鬼一般”而得了“鬼泽”

的称号---鬼泽就是这么冷酷厉害的人。

小松不禁摇了摇头。

“抱歉，死了心吧。”

行李厢又关上了。

“废话！我受的伤可不轻咄，医生也这么说。能放过那小鬼吗？”鬼泽吼到这里顿了一下。又说：“还有别的事要你办，赶快把那小鬼收拾了回来！”

“知道了。”

“对了，那附近有什么公园吗？愈近愈好。”

“公园嘛---我眼前就有一个。虽然不怎么起眼---”

“那就简单了。把她扼死随便往树丛里一丢，人家会以为是变态干的。”

“我可不是变态哪。”

“谁说你是变态了！”鬼泽吼道：“只要看起来像是变态干下的案子，就没有人会怀疑到咱们头上了，你懂不懂？”

“是……。”

“那就好，快点回来！”

电话切断了。

小松软了一口气，把话筒挂了回去。连一枚十圆铜板滚了出来也没有要捡起来的意思。

“真是的……。”

小松蹒跚地走向车子。

虽然把上板和代装在行李厢里，却来来回回开了又开，实在不忍心对小孩子痛下杀手。

再过一阵子，鬼泽大哥也许会回心转意，叫我放了这孩子也说不定。

本来还暗自这么期待的小松，给这通电话浇了一头冷水。

“没法子啦。”

瞧大哥气成那副德行，上板和代的小命实在保不住了。

而且运气更不好的是，这会儿刚好就在大哥指定的下手场所前面……

天色早已暗了下来。小松把车开近公园，周围一片死寂。

小松四处张望着。---希望有人在这儿的时候(?)，却是一个人也没有。

“只好干了。”

小松打开行李厢。手足被缚，嘴上贴着胶带的和代，睁着一双连眼泪都哭乾了的眼睛，无力地望着小松。

“拜托不要那样子看我好不好。”小松一把抱起和代的身子。“可不要恨我啊。”

小松抱着和代走进公园，四下张望着。不一会儿找到了适合“犯案”的灌木丛，便抱着和代钻了进去。

“要恨的话去恨我大哥。---不过，也是你不好，小孩子干嘛不乖乖待在家里，偏要跟踪我大哥，还敢咬他……。这可不是乖女孩该做的事咄。”

小松把和代往地上一放。

小小的个子，全身都是冷汗。---对方要是跟自己是一类的，小松下手绝不留情。可是……

而且和代已经不像刚刚那样又哭又闹，一副好像已经死了心的样子，默默地看着小松……

要是又哭又闹也就罢了，小松处理这种事可是拿手得很。但是这样子——偏偏正是小松最不懂得应付的场面。：

可是，不快回去又不行。鬼泽是个暴躁的急性子。

只好干了！小松下定了决心，然后蹲下去对和代说：

“眼睛闭起来。---不会让你难受的。”

和代照着小松的话闭起了双眼。

不会难受吗？谁知道呢，自己又没有被人家勒过脖子。

小松的一双大手，已经放在和代白皙织细的脖子上；小松觉得手上传来一阵微微的头抖，究竟是和代在发抖？还是自己的手不听使唤？实在搞不清楚。

可不要恨我啊……

小松打算慢慢地加重手上的力量；以小松的怪力来说，要让这么一个小孩子窒息是轻而易举的事。

可是---可是，怎样也出不了力。试了几次，手指完全僵硬了，没办法用力。小松全身都冒着冷汗，汗水从脸上流到下巴，滴到了和代身上。

和代睁开了眼睛。

然后---小松的手缓缓地放开了和代的颈脖，一屁股生了下去。

感觉上好像跑了一场马拉松似的，筋疲力尽了。

不行！我没办法下手！

就在这时---小松的脑海中忽然浮现一个人的影子。

对了，可以拜托那个女的……

那个女的，应该会帮这种忙吧。

话说回来，此时此刻实在也想不出别的路子好走。

“听着，老实一点不要乱来喔。”

被五花大绑，即使想要乱来也没办法的和代，就这样看着小松飞也似地冲出了公园大门。

，小松一口气走进方才打结鬼泽的公共电话亭，慌慌张张地从口袋里找出十圆铜板丢进去，随手擦了擦汗这才开始拨电话。

拜托一定要在家……。电话响了两声，然后三声。

拜托，快接电话吧。

呼锵一声。

“喂？请问哪一位？”一个女人的声音传来。

小松松了一口气。---一时间居然讲不出话。

“喂喂？哪一位？”

“呢，啊---是我。=“只说“我”一个字不太够吧。”

“啊，这个要怎么说才好呢，这个---”

-啊，原来是小松先生啊。”

“是：是的。”

小松一颗高悬的心稍稍松懈了下来。“你还记得我吗？”

“当然啦，至少曾经打算要杀我的人，我还不会忘记。”

电话另一端传来了笑声。

“那个时候实在太失礼---”

“到底怎么回事啊？多亏你还找得到这里。”

“扼，只听过一次的电话号码大概都是一下子就忘了，除了你的以外……”

“你真是有意思。已女人又笑了，“有什么事吗？”

“想拜托你救一救命。”

“救命？要我去救你吗？”

“当然不！要救的不是我……不，跟我也有点关系就是了---拜托你救一个小学女生……”

“怎么回事嘛？”

“也就是说---我非得杀这个孩子不可，可是---我再怎样也不忍心对孩子下手……”

“唔---嗯。”

对方似乎很快就搞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了。“如果不杀那个孩子的话，你自己就要倒楣了是吗？”

“正是如此。”

“不过，我也没有特别应该帮忙你的理由哦。”

“这个我知道啦。只是，能不能着在那孩子的份上……”

女人笑了笑。

“你有些时候还真是温柔的可以咄。这样也不错。”

“多谢……。”

小松擦着汗，“那，可以吗？”

“---可以啊。不过我现在正在忙哦。你人在哪里？”

小松说明了公园的位置。

“我再不快赶回去就惨啦。”

“到那里大概三十分钟就够了吧？可是，你没有把那个孩子杀掉不是会糟糕吗？”

“扼……。我会试着蒙混一下---”

“你没办法骗人的啦。这个我知道。你就当作已经下手了，把尸体丢在某个地方了。剩下的我会帮你料理。”

“真不好意思。---那，我会把孩子放在公园深处的大树下““知道啦。我马上过去。”

“谢谢。”

“不客气。”

女人用轻松的语气说着，然后挂了电话。

和代已经没有半点疼痛的感觉了。

手脚因为一百被绑着，根本麻木得失去了知觉。还有因为嘴被胶带贴住，所以一直用鼻子呼吸著，这会儿鼻腔里也很难受。

我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呢。

到了现在，和代总算知道自己是多么有勇无谋了。

要是就这样被杀了的话，妈妈一定会觉得出自己遭受的痛苦更难过吧。

可是---现在才想到已经太迟啦。

那个高高大大像猩猩的巨汉不知已经离开多久了，眼看四周全暗了下来，脚上触到的泥土冰冰他不会回来了吗：这样的话，自己得想办法扭动身子，滚到行人经过的地方，应该可以得救。

可是那个大猩猩有说过，叫我要“老实一点不要乱来”……

事实上。和代已经失去动动身子的力气了。---怕死啦。

当脖子被勒住的时候，和代怕得全身呼咯呼塔抖个不停。大概谁碰到这种事都一样吧。

不过为什么那个大猩猩勒到一半又住手了呢？和代不明白。反正现在还活着就好---这一点倒是可以确定的。

有车子的声音。---是错觉吗？

不，真的有车子开过来了。而且好像就在这附近停了下来。接着开门的声音。

有人下了车，走进公园里来。

脚步声的主人毫不迟疑地往和代藏身的树丛走了过来，刷地一声，有人分开了草丛。

“哎呀，好可怜。”

是个女人！想到或许已经得救，和代忽然感到身子一痛，不禁呻吟出声。

“等一下哦。”

那个年轻的女人说着，在和代身边蹲了下来。

琳琳几下子，和代的手脚就恢复了自由---绳子给切断了的样子。但是，四肢却全使不上力。

“先不要动。”女人说着。“现在要把胶带撕下来，会痛哦，忍耐一下。”

和代轻轻地点了点头。女人似乎微微地笑了笑。

“好孩子。有没有受伤？---没有？太好了，我还在担心呢。”

嘶地一声，仿佛肌肉被撕裂般的痛楚传来---连喊出声的空档也没有，贴在嘴上的胶带已经撕了下来。

和代松了一口气的同时，哇地大哭起来。

“已经没事啦。---安心吧。”

女人轻轻拍着和代的背。“快点离开这里。还有，先把衣服脱下来。”

和代吓了一跳。

“这个嘛，等一下我会跟你详细说明的。假如这里看起来不像有人被杀的样子，救你的人就要倒楣啦。---明白了吗？”

“妈妈……。”

和代好不容易才挤出一点沙哑的声音。

“待会儿再打电话回家给你妈妈好不好？总而言之赶快先离开这里。”

女人说话的语气，不知什么缘故让和代感到很安心。

和代试着站起来。但是手脚都麻痹了。没法子站稳。

“我们先上车吧。---来，我背你。”

趴在女人背上的和代，这才实实在在地感觉到自己真的得救了。

女人把和代放在车子的后座。一套颇符合和代年轻的衣服放在那里。，“大小或许不大合，将就一下。”

女人手脚俐落地脱掉和代身上的衣服，接着从车门上的袋子里拿出湿毛巾，帮和代擦了擦脸和手脚，然后帮和代换上乾净的内衣裤。接着又拿出一把刀。

“---会有点痛，忍耐一下哦。”

说着，女人在和代的小指尖上割了一道浅浅的伤痕。

“啊！”

“很痛吧，对不起啦。”

女人把流出的血滴在脱下来的脏衣服上面，然后说道：“等一下喔。我马上回来。伤口舔一舔就好啦。”

女人笑了一笑，拿起和代脱下的衣服往公园里走去。

---到底是在干嘛？昏昏沈沈的和代一点概念也没有。

不过，现在再怎样都没关系了。累得半死。肚子也咕噜咕噜叫，而且想睡得要命……

女人很快就回来了。

“来，接下来到我那里去。”

“不回我家吗？”

“嗯。不过不用担心。躺下来吧，好好睡一觉。”

女人让和代舒舒服服地在后座躺了下来。

“暖，你叫什么名字？”

“上板……和代。”

“哦。”

女人微笑了一下，“我叫早川美香。请多多指教。”

说着女人关上车门，回到驾驶座上。

早川美香……。累得半死的和代在睡着以前，恰巧只来得及把这个名字在心中再温习一遍。

第十六节 冷静下来的女人

其实，杀人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

上板育子光是为自己的这个想法感到吃惊，然后却突然哭了。

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也会杀人；总觉得那是精神异常的人做的事。这么恐怖的事，我怎么可能做得来……

但是，自己是想错了。

就在刚刚，育子才将胶囊打开，把里头的粉末倒进红茶里，轻轻地用汤匙觉拌了一下。

按着要找盘子却找不到。

“咦……，放到哪儿去了呢？”

真讨厌，还不到那种年龄，居然变得这么健忘……

终于想了起来，盘子早就洗好放进碗橱上面了。虽然不算是当做的事，总之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放进去的。

对了，昨天接到那个男人的恐吓电话后脑袋里一片混乱，那时自己做了什么就记不太清楚了。

居然放到那么高的地方。---那时到底是怎么想的啊？

育子把椅子搬过来：一脚踏上去，取出几个盘子。

幸好育子又往橱子里望了一眼。放在里头的不只盘子，还有空的瓷制糖罐和玻璃杯---万一没有望这一眼的话，待会儿又要找半天啦。

从椅子上下来之后，育子在盘子里放了两个茶杯。另一个当然是自己的份。

作方面的事情，实在太无知了，男人在外面的工作究竟是怎样个辛苦

法，只有和男人接触，才会了解……。”

“他”d 根本也没有工作。“他”的工作就是跟女人上床。和一群又蠢又丑的中年女子厮混，赚点零用钱……

“太太您真是高见。”

男人表示同意。“那么---接触的男性是每一次都不一样噢，还是一直都是同一个人？”

“这个---我想应该都有吧。”

“太太您自己呢？”

“我---”

育子停住了话头。男人端起茶来，喝了一口。

“道茶真不错。”男人说道。

“是吗？……。”

好像没有什么异状。大概没有那么快就发作吧。

“噢，顺便请教一下---”

男人换了一个坐姿，“您知道神田久子的事吗？”

育子的心不禁突地一跳。

“---是的。”

“真是不幸啊。”

“嗯。---神田太太是因为太过投人才会变成那样的。”

“您的意思是？”

“也就是说……。她迷恋上了外遇的对象，想抛弃自己的家庭。这才……”

“被丈夫射杀了。”

“是的。真是可怕的事。”育子故作平静地说。

“太太您自己没有问题的吗？关于这件事。”

“啊？”

“您食不会也陷入像神田久子那样的地步呢？”

“这---应该不会有这种宁的。没问题，我是没有问题的。”

育子吃了一惊。没想到自己可以不暇思索地说出这种话来。原来杀人和说谎这种事都如此简单。您既然这么说，那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男人微笑着说。看样子好像完全相信了这一番话。

自己要是也不喝一口茶的，好像有点奇怪。

育子端起自己的茶杯喝了一口。

有点不对劲。药性还没有发作吗？至少应该会有些不舒服的样子吧。

“---能不能让我跟“他”见一面呢？”男人说道。

“啊？”

，“就是---今神日久子迷恋，结果把命也赔上了的那位。您现在不是正和他交往吗？”

“噢，是的……可是---”

“听完了您说的，我也想听听男性那一方的想法。”

“可是---这个---”

反正，到时候你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干嘛再追问下去呢？

周刊杂志的记者---天知道你的真实身分是什么，可是你就快要死啦……

“请问要怎样和他联络呢？”

“我---并不知道。因为……一直都是透过组织安排的。”

“原来如此。那么，下一次和他见面的时候，能不能通知我一声呢？只要一点点时间就好。”

“这---”

“我绝不会为您或者是那个人添麻烦的。”

“可是……。我们见面的事是私人的秘密……”

“不见得吧，太太。”

男人用平静的口气说道。

“---你是什么意思？”

“如果只是您两人之间的事的话，为什么要对我下毒呢？”

育子楞楞地瞧着对方。

“我这一杯茶，是什么也没加的哟。”男人端起茶杯说。“刚才您把药粉倒进去之后，我趁着您找盘子的空档已经把茶给换过了。”

育子的脸一片苍白。

“您应该感谢我，没有把下了毒的茶给您喝。”

男人轻松地说着。

“可是---为什么---”

“您是要说我为什么会注意到是吗？太太，您表面上装得很镇静没错，但是您的袜子底是脏的。您是不是慌得没穿鞋就冲到庭院里去过呢？”

育子这才露觉---发现和代的书包掉在庭院里的时候，不加思索就跑了下去……结果就一直都没注意到……。

“您是不懂得杀人的。”男人露出笑脸说道。“不过，您当然也知道我不是记者。那么为什么耍杀我噢？”

育子无法回答。----心里只想着：和代，一定是被抓去当人质了。

“太太您是不会杀人的人，我却是会杀人的人。”

育子猛然抬头有对方，脸色更加白了。

不知道何时……。男人的手里多了一把枪。

“只要装上这个玩意儿。”

男人把一个短小的圆筒装在枪口上，一边说道：“枪声就会变小，所以即使是在这里开枪，外而也听不见。”

育子盯着对准自己的枪口，心里想：这简直像电影或连续剧里的场向……

“---但是呢。我并不想杀你。明白吗？”

育子默默地点头。

“不过，我想找你的“他”谈一谈。命令你来杀我的，是不是就是他？”

“不是的！”

育子死命地摇着头。

“那么，是谁呢？”

“我不知道。”

“太太---”

“是我不认识的人。真的。他们拿偷拍我和“他”在一起的照片给我看，然后威胁我---”

“我想大概也是这样。”

男人点点头。“不过，你的“他”看起来好像也是共犯喔。”

“为什么？”

“哪有那么刚好碰到你们约会的时候？除非预先知道时间和地点，否则

没有可能被拍下照片的。”

育了没有想过这一点，听了这番话不禁怔怔地呆住了。

“有必要和那两个人见上一见。”

男人往沙发上一靠。“这是理所当然的吧？谁都会想要看看打算取自己性命的是何方神圣嘛。”

“不行。”育子摇头。

“不行？”

“我没办法。”

“为什么？”

男人不等育子开口就接着讲了下去：“---那是，除了照片之外，他们还掌握了其他对你不利的把柄吗？是你丈夫---不，是孩子对吧？”

育子握紧了双手。

“孩子是吗？---被抓去作人质了？”

“我.....不知道。”，育子低下头来开始哭泣。“可是---现在行踪不明.....和代那孩子，会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跟我说明一下吧。”

男人说道。等到育子擦乾了眼泪男人的手上已经没有枪了。

“---对不起，回来迟了！”

小松擦着脸上的汗水。

“你是在磨踏什么啊！”

鬼泽狠狠瞪了小松一眼。

还好废弃酒吧里一片昏暗，小松看不清楚鬼泽脸上的表情。

“抱、抱歉.....”

“收拾掉了吗？”

“噢.....嗯。”

“确实是死了吧。”

“这个，当然.....”

“哼，依你的力气要杀个小孩非常容易。---好，接下来就打电话给那个女的。”

“啊？”

“尸体被发现以后，不就威胁不成了吗？”

鬼泽往电话走去。

拨了号码，电话里铃声一响---马上就有人接了。

“喂？”

“哟，太太。”鬼泽说道。“您现在心情如何？偷不愉快啊？”

“你们---把和代怎么样了？”

电话里传来焦急的询问。

“稍安毋躁嘛。那个小鬼自己跟在我后头跑到这里来的。还真有胆量哪，连我都想要称赞一下。”

“那么---她没事吗？”

“啊，那当然喔。只是呢，要再麻烦你办几件事，孩子就会好好地回到你那边。”

“只要和代平安回来就好，我什么都愿意！”

“不用那么大方，两件事就好。我可没那么贪心。”鬼泽笑着，“第一件

事，就是上次的胶囊---还记得吧？”
“这---那个人，今天会碰面。”
“他要去你那边吗？”
“约在外面---。因为不能在家里---”
“很好。别出什么差错啊。”
“是的。”
“那么，你们约几点？”
“八点。因为丈夫也会晚归。”
“八点是吗？那么还有一点空档嘛。”
鬼泽往小松瞥了一眼。“八点之前，有个人想要找你约会，怎么样！”
“你说.....？”
“放心，会让你来得及赴八点的约会。这一小时，你就好好地在宾馆里头款待款待人家，就算是还你孩子的份。---听明白了吧？”
“好的。那和代---”
“两件事都办完以后，就会还给你。”
鬼泽意味深长地一笑。“毕竟母女嘛，总是在一起比较好，对不对？”

第十七节 孩子就拜托了

“来.....差不多该回家啦.....”
在“美香室内设计”工作的河野恭子，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回家。
美香刚才好像有急事，突然要出门。临走前说：
“如果下班前还没回来就不用等我啦。”
虽说如此，河野恭子还是多加班了一个钟头。---不过，美香可连一通电话也没有打回恭子才站起身，就看见一辆车停在店门前。
“啊呀。”
美香回来了。---那是他的车没错。
恭子走出店门迎上前去。
“太好了！幸亏你还在！”
美香叫了起来。
“有什么事吗？”
“有客人啦。”
“客人是吗？要请到店里坐吗？”
“嗯。偏劳你了---”
“没关系的。”
在这种高级室内装潢设计公司上班，碰到的都是有钱人---对于这种不把别人的时间当时间的客人，赤子早就见惯了。
“要咖啡吗？”恭子问道。
“不.....牛奶好了。”
“牛奶？”
“还有.....叫个炒饭跟饺子什么的。”
“这位客人真奇怪啊。”
“我们请她到里头去坐。---帮忙搬一下。”
赤子听得瞪大了眼睛。她看到车子里的上坂和代了。

“---是这个孩子吗？”

“是啊，这可是贵宾哟。总之先把她搬进去再说。”

“好……。”

将少女无力的身子支撑起来后，恭子不禁吓了一跳。

“哇！手怎么这样……。”

“动作快点。”美香催促着。“不要引起别人的注意。”

“是是。---哎呀，真是可怜。”

两个人七手八脚地把和代搬进了办公室里头的房间。

“她受伤了，得先治疗一下。---没关系，我来好了。恭子，叫饭菜的事就拜托你啦。”

“是的。”

虽然恭子还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总之，一向喜欢小孩的恭子也不禁怒火填膺：到底是谁这么狠心，居然把这么小的孩子折磨成这样！

手腕和脚踝都残留着渗血的伤痕。一看就知道是被绳子捆绑过的缘故。

“---嗯，是的。炒饭和饺子各三人份。”

愤怒归愤怒，恭子还是没忘记也叫了自己的一份。

“---在宾馆见，是吗？”克己说道。

“啊，对啊。”克己微笑着：“我都忘了这回事啦。”

育子望着克己的脸，然后也报以微笑……

接下来呢……

妻子遭到绑架的圭介，再加上屡次遭人暗算的香代子---早川家的成员们正各自忙得团团转的当儿，却有一个人幸福悠闲地过着好日子---那就是正实。

居然会有太田利露子那样的美女喜欢上正实，简直是空前（绝后？）的事。

“---和我在一起很危险喔。”

听正实这么说，利露子立刻应道：“那我们就不要再见啦。”

“拜托请别这么说！”

---事实上根本什么事也没有。两个人根本是闹着玩的。

“真奇怪咄。”利露子说。

“嘎？”正切着牛排的正实停下来抬起头：“哪里不对了吗？”

“你说“哪里”是什么意思？”

“噢---刚刚不是说奇怪吗？牛排肉有什么地方不对了？有问题的话，就叫这家餐厅立刻关门歇业好了。”

“不、不是啦。”利露子连忙说。

像正实这种呆果的老实人，利露子说什么他都当真地照单全收，看来真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我是说，我为什么会喜欢上你噢。好奇怪啊，你完全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哦？”

“所以结论是，人根本不能分类型。”

利露子接着说：“一个人一个样。就算有相似的地方，每一个人还是都不一样啊。”

“是吗？---这个肉真好吃。”

“哦？”

利露子似乎很药地应着。

是的。---这才是真正奇怪的地方。

从前的利露子，从来就没有想过自己吃的东西好吃还是不好吃。不过这会儿，与其在乎自己的味觉，倒不如看着正实津津有味的吃相更要有趣得多。

这就是，怪---不，“爱”吧。也许“爱”与“怪”押韵是冥冥之中自有意义也说不定哪。

“不过，不想跟我结婚是吗？”利露子问道。

“嗯。我已经发誓要一辈子单身了……。而且像你这样的有钱人，假如说要跟我这个穷刑管结婚的话，大家一定会哇哇叫吧。”

“谁管这么多啊。要怎么说都随便他们。”

“嗯！”

“那，还有？”

“我是刑警。”

“我知道哇。”

“刑警每天处理的事件，大抵上是社会上的弱势阶级引起的；人啊，一旦没有钱，日子难捱，心里不愉快，就会开始仇恨起别人和这个世界。”

“是这样吗？”

“处理这些案子的刑警，必须了解同样的苦痛。这是为了理解犯人的心理。”

“不是把犯人抓起来就行了吗？”

“假如不去理解，只是逮捕归案，犯人出狱之后，一定又会再犯。真正的刑警，是要让犯人不再犯错。”

“那么---”

“你明白了吗？也就是说，刑警要是过着有钱的富裕生活，不了解活在贫困和辛劳之中是怎么一回事，是不行的啊。”

利露子不禁苦笑。

这个人，居然一本正经地在考虑这种事情！

但是也正因为这一点，利露子才会深深被正实吸引。

“下一吹约会的时候，我带你去拉面店。味道不错，而且也便宜。你偶尔在那种地方吃一次也好。”

“嗯，好哇！”

利露子当然是无异议赞成。

---离开餐厅后，两个人开着车（利露子的车），随便逛着。

“要去哪里啊？”利露子问道。

“这么晚了，还不回家吗？”

“拜托，人家又不是小学生。”利露子笑了。“---对了，暖，你的姐姐……”

“美香姐吗？”

“暖。她是室内设计师。对吧？”

“嗯，是啊。”

“我想去看看她的工作室咄。现在去好不好？”

“这个嘛……。”

正实耸了耸肩：“我不知道她现在还在不在那里。反正去看看就知道啦。”

“那，请带路吧。”

“嗯。”

就算是正实，至少也还知道姐姐的工作室在哪里。
不过，正实当然是不会知道那里正有一位“贵客”。

“---还痛吗？”

恭子一边包着绷带，一边问道。

“没关系。”和代摇摇头说。

“真的？真了不起！这么能忍。”

和代的精坤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手腕和脚踝的疼痛当然没那么简单就消失，不过感觉都恢复正常了。何况---最重要的---肚子也填得饱饱的啦！

和代以恭子和美香目瞪口呆的速度，一下子把一盘炒饭和两盘饺子（其中一盘是美香的份）吃得光光。

“可以打电话给妈妈了吗？”和代问美香。

“再等一等吧。”美香说。“喂，我绝不是故意要为难你喔，知道吗？”

“嗯。”

“当然，你妈妈现在一定担心得要命啦。但是假如现在就和妈妈联络，让她知道你平安无事的话，救你性命的人就有危险。---等到已经没有问题的时候，我再送你回妈妈身边，可以吗？”

和代看着美香的脸。

“我知道啦。我会乖乖的等。”

“嗯，好孩子！”

“好倦……。”

和代打了一个大呵欠。

一旦安心了下来，跟着就想睡了。当然刚才在美香的车子里也睡过一觉，不过道会儿吃得饱饱，眼皮又不由自主地垂下来啦。

“---这样吧，到我的公寓去好了。”美香说道。

“要我一起去吗？”恭子说。

“哦。这孩子大概还不能洗澡，但是至少可以用毛巾擦一擦身子。---那，你可以一起来吗？”

“我马上去准备。”

恭子往内室走去。

坐在沙发上的和代，已经是一副快要睡着的样子了。

然后---外面传来了车子的声音。

美香紧张了起来。难不成是要来把孩子抓回去的？

虽然觉得不太可能……毕竟小心一点才是上策。

美香连忙走向办公桌，按下一个隐藏式的按钮。呼琫一声，抽屉底下出现了当然，本子是不知道有这个装置的。美香握着手枪，等待对方接近。

咚咚，门口传来敲门声。

“美香姐！”

---是正实的声音。

美香往和代那边瞥了一眼。

早就睡熟啦。

可是，能让他看到这孩子吗？……

“您好！”

还有一个女孩子的声音。

一定是她。叫做太田利露子的女孩“噢！等一下！”

美香收起手枪，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只是愣愣地站在原地。

第十八节 美女与野兽

小松无论如何就是无法镇定下来。

在来此之前，鬼泽敲了他一下肩膀嘱咐道：“听着：好好监视着。”但是……

当然要“监视”的，就是确定上板育子是否确实毒死那个男人了。

要毒杀的对象是谁，鬼泽没说小松也就没问。反正没有知道的必要。

总而言之，照着鬼泽的话去做就是了。这就是小松的工作。

但是，小松最后还是不忍对育子的女儿，上板和代下杀手。虽然是鬼泽的命令，要杀小孩还是超出了小松能够忍受的范围。

现在---小松独自在宾馆里一佣俏丽的房间中。

上板育子大概快来了。

虽说是来“好好地乐一乐”的，小松实在没法镇定下来。

当然并不是一向如此的。大块头的小松是标准的粗汉子，但是面对女人时，一向相当有自信。

可是，今天这……

老实说，小松心里可是一阵又一阵地亏心内疚着。

小松虽然放过了和代，但是真相一旦被鬼泽发现，自己恐怕就要从这个世界消失掉啦。

就这一点而言，做母亲的育子当然应该要感谢小松---接受像这样的“谢礼”，或许也不为过。只是，小松在意的是---总觉得自己没法子接受鬼泽的作法。

鬼泽认定小松已经杀了和代，而且，还骗和代的母亲说和代还活着，威胁她和小松上宾馆。

这实在是残酷的作法。

小松虽然不是没杀过人，但是从前的对手，都和自己一样，是同一个世界的人。是在那种“我不杀他，他就要杀我”的情况下杀人的。

可是这一次，那个小女孩只不过咬了鬼泽的手而已……

唉，总而言之，要杀那孩子实在是良心难安。

小松一想到自己居然还有“良心”这种东西，不禁吓了一跳。

“良心”这玩意一旦开始发作，就是没完没了地粘着---小松现在无法镇定，大概也就是这个缘故吧。

“但---管他的！”小松给自己打气似地自言自语。

没错，反正我是救了她孩子一命，理当接受这种“回报”！

咚咚，门上响起了敲门声。

“来、来了！”

小松一跃而起，手忙脚乱起来。

“这样子不行！---得装得更帅一点，嗯……。”

与其说“帅”，小松脸上的表情倒比较接近蟋蟀的“蟀”。小松就这么装模作样地站起来去开眼前出现一个头发染得通红，浓妆艳抹的欧巴桑。小松的双眼不禁瞪得老大。

这我可不敢领教：

对方似乎也吃了一惊的样子：

“咦？---哎呀！人家搞错房间啦！哇哈哈！”

说着摇摇摆摆地走掉了。

小松这才松了一口气。

“您好---”

一个女人的声音。

小松回过头来；一个像是普通家庭主妇的女人站在那里，正战战兢兢地朝着小松看。

“我是.....上板---育子。”

“喔，是吗？”

是这一个吗？小松放心了。

“进来吧。---一个人来的？”

“是的。”

上板育子正要走进房间里，突然止住了脚步问道：“---和代好吗？有没有受伤？”

“噢，她好得很---快点进去。”

“打扰了。”

关上房门后，小松望着育子的背影。---嗯：这个女的是我喜欢的那一型！于是乎，小松色胆包天起来，暂且把“良心”什么的赶到一边去啦。

“请问，您要.....”

育子站在房间的中央，迟疑地问道。

“噢，对了对了！”

小松不禁提高了急色的嗓音：“先去.....洗个澡吧？”

“在家里已经洗过了。”育子答道。“因为.....我想大概没有什么时间。”

“是吗？你想得还真周到。”

“内衣也全换过了。”

“那么---已经准备好了，是吗？”

“是的。”

非常自然的回答。没有献身的悲壮感也没有畏怯的样子。

“那---脱吧。”

倒是小松反而颤抖着声音说。

“是。”

育子依吉开始脱衣服。脱下来的洋装裤袜.....一件件地叠在旁边的椅子上。

小松肴肴看着，脸色逐渐发红，呼吸急促起。

“可以了！”

小松扑向还没有脱光的育子，一把抱起育子纤小的身体，把她压在床上。然后.....

“对不起，打扰了。”

太田利露子低头为橙。

“没关系哇。这里随时都欢迎你们俩哟。”

美香露出笑容说道：“正实，你有没有好好招待利露子小姐啊？没有让人家无聊吧？”

“这个嘛---”

正实正要搭腔，利露子抢着说道：
了。

“我一点都不会无聊哇。”

说着看了正实一眼。“跟他在一起，什么事都是新鲜的！”

这么说倒也没错，美香想道。仔细考虑起来，像正实这种人实在是少有，简直可以列为国实但是，“新鲜感”顶多只能维持一段时间，迟早会淡薄下来的。

要是在这种情形发生以前，赶紧让两个人结婚的话，那就成了咱们家的裹中之物啦。

虽然结婚的不是自己，美香的脑筋可是转得飞快：

“---来了，请用。”

河野恭子端着茶出来，给正实和利露子各一杯。

“现在还没下班呀！”正实问道。

“是啊，忙得很。---你看，还叫人送外买来例。”

美香指着眼前景叠成一堆空空如也的炒饭和饺子的盘子。

“喝，两个人吃这么多？”

正实不禁瞪大了双眼。

“我的工作很辛苦的哟。”美香装模作样地说。

上板和代这会儿躺在里头的房间睡觉。因为已经睡熟了，一时之间大概是不会酸的。

“---我也想试试室内设计这一行咄。”利露子说。

“啊，真的？”美香闻言露出微笑，“你是出身很好，也许有做那种工作的敏感度。”

“真的吗？”

利露子似乎已经完全投入了。

F 假如你真的想说的话，我可以帮你介绍几个好地方，先在那边学一学。”

“真的吗？---”利露子高兴得就要从沙发上跳起来了：“可是，我---”

“不过，不轻松唷。”

“没关系，这个我已经知道了。”

“那么---？”

“可不可以，就让我在您这里跟着学呢？”利露子说道。

美香想不到利露子会这么说，不禁有些着慌：

“啊？哦.....---可是，我这里的规模很小.....”

“正因为这样，我才认为在这里一定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这个嘛.....”

美香也一时语塞。

只学室内设计嘛倒无可厚非，要是连行骗的技巧也一起学去了，那可糟糕了吗？美香这么想。

利露子望向正实，说：

“暖，你觉得怎样？”

“嗯……好是好---”

“有什么不对嘛！”

“你不是有钱人吗？有钱人就用不着工作了嘛！”

“那多无聊啊！”利露子蹶着嘴：“人家已经过腻了整天无所事事的生活啦。”

真是有点奢侈的抱怨。

“你真有趣。”

美香开始觉得有点好玩了。

“暖，拜托嘛，请收我做您的弟子好不好？泡茶啦，扫地啦，打水啦，我全都愿意做！”

“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出生的吗？”河野恭子听得一愣一愣地问道。

就在这时……

“对不起……”

一个声音响起。

美香吓了一跳转过身去---和代正一副爱眠的脸---不，是似醒未醒的脸---站在那里。

“哎呀，怎么啦？”美香问道。

“请问---厕所在哪里？”

“我带你去！”

赤子牵着和代的手往里头走去。

“---看小孩，我也愿意做！”

利露子跟着加了一句。

小松全身是汗地从床上起来。

---育子身上的汗也不比小松少。

宾馆的房间虽然不大，足够两人容身的面积总是有的。

房间里的温度大概已经上升了两二度吧。---不难想像小松是多么地“费力演出”啦。

但是育子光着身子坐起来，不安地说：

“请问---是我不够好吗？对不起---因为我不擅长---”

小松看了育子一眼，不禁笑出声来。

那是发自内心的愉快笑声。虽然身上汗黏黏地挺不舒服……

简而言之，虽然小松拚了命地“卖力演出”，最后还是没办法占有育子。

怎么试也“不行”。---一看见育子的脸，小松便想起嘴被胶带贴住，用悲伤的眼神望着自己的和代。

怎么会这样！

我可是征服女人的老手呀！

不论自己在心中如何自夸，总之，不行就是不行……

最后，小松终于放弃了。

一决定放弃了，小松突然感到一阵轻松，不禁想要大笑出声。

“请问……。”

育子却是满心惶恐。要是没有让这个男人满意的话，和代的性命说不定就有危险了。

“没关系啦，太太。---你是个很好的女人。”小松拍拍育子的肩膀说。

“可是---”

“不过噢，”小松笑了一下：“你是个更了不起的妈妈。所以，我才会“不行”的。”

这会儿小松脸上的笑容，居然惊人地可亲。

不过育子仍然疑惑不安。

“哇，流了这么多汗。”

小松说着走进浴室去了。

育子又愣了好一会儿，才注意到自己的身上还是一丝不挂连忙拉过被子，盖住自己的身子。

小松很快就出来了。腰间还围着一条浴巾。

“来吧，你也去冲个澡。”

“是的.....”

给小松这么一说，育子连忙往浴室冲去，三两下地冲完了澡：...十五分钟之后，育子也已经穿戴整齐了。

“约定的时间是八点对吧。”小松望了手表一眼说。

“是的，事情办完之后，会把和代还给我吧？”育子谨慎地追问道。

小松迟疑了一下才点头说：

“会还给你的。不过---没法子马上还给你也说不定哪。”

育子不安地问：

“您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嘛，有很多原因啦。”小松说。

“是什么原因呢？请告诉我：”

看见育子脸上着急的表情，小松贸在不愿意再撒谎下去了。

“好吧.....”小松不禁叹了一口气，说：“其实哪，你那孩子在我们那边的时候.....我的大哥---你也见过了对吧？---被她咬了一口.....”

“咬...: ...了一口？”

“是啊。大哥气得要命，叫我把她给杀了.....”

育子的身子不禁一震。

“那.....和代.....”

“你别急。我那大哥是不把杀人当作一回事的：就在此时，本来应该锁得好好的门，却打开了。

“---你说得一点都不错，小松。”

鬼泽握着手枪站在那里。

第十九节 打错的电话

“大哥.....”

小松的脸上毫无血色。

“哼，小松。”

鬼泽慢条斯理地走进房间，关上房门。左手握着的手枪一直瞄准着小松。

“谁叫你动了侧隐之心啊？这下子连你也得一起完蛋啦。”鬼泽冷笑着说。

“大哥，等一下！我只不过---”

“你打算对这个女的说什么啊？说来听听。”

育子似乎完全没有把鬼泽的手枪肴在眼里。

“和代到底怎么了？快告诉我！”

被育子拉着恳求的心松，一直望着鬼泽的眼睛。---会被杀掉。小松想。

“拜托，告诉我！和代---”

“走开！”

小松用力把育子一推，育子的身体便飞了出去，滚到床上，然后掉到了床另一边的地上。

一声短促的枪响。

育子站起来，往鬼泽那边看去，不禁啊地一声尖叫起来。

小松按着小腹，挣扎着膝盖落地，跪了下来。

“大哥.....：”

“真可惜。要做坏人，就要做百分之百的坏人，不然的话，只有跟你一样的下场。”

“禽兽！---你，不是人！”

小松勉强地挤出一两句话来。

鬼泽闻言冷笑道：“不错。人是不会做这种事的。”

育子不敢相倍地看着小松的脚下逐渐扩散开来的血迹。---为了我，这个人才会被杀的。

育子忽然想起了小松想要占有她，却没有办法之后，发自内心的爽朗笑声。

“会让你马上舒服的。”

鬼泽的枪口瞄准小松的脸。

“怎么.....你也有.....侧隐之心吗？.....”小松反唇相讥。

“我只是不喜欢拖三拉四而已。”鬼泽冷笑：“永别啦，小松。”

说着打开了扳机。

“住手！”

育子奋不顾身地冲了出来。

育子飞扑到小松的前面双膝着地，向鬼泽叫道：

“太狠了吧！他不是你的手下吗？”

“哟，这可真想不到哪。”鬼泽笑道：“迷恋上小松了吗？你还真多情哪。”

“走开，太太.....”小松呻吟着说：“会被一起杀死的。这个人下手绝不会留情的.....”

“烦死人了，你们两个。”

鬼泽烦躁起来。“想要一起死是不是？这也不错。就让警察当作殉情事件来处理好了。”

“快走，太太”

育子挥开小松伸过来催促的手。

“不，我不走。”

育子盯着鬼泽说。

为什么呢？我到氏怎么了？

要救和代出来，就不能死在这里呀！

但是，尽管如此，此时育子心中已经被高涨的怒火填满了。

被这个人威胁，孩子也被绑架去，现在或许被杀掉了。---想到这里，育子突然什么也不怕不，也许是育子本能地感觉到：为了救和代脱险，现在绝不能示弱。

“要开枪打这个人的话，你得先杀了我。”育子挡在小松而前喊着。

“居然有这种笨蛋……。”

鬼泽的脸胀得通红：“听好，以为我不敢杀你是吗？以为只要你死了，我就不杀这家伙了是吗？未免想得太天真---”

“快点扣扳机吧。”育子说。“还是你怕了？”

鬼泽被这句话激怒了。

“你说什么？怕？你敢说我怕？”

此刻鬼泽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育子身上。因此没有看到小松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把小刀。

刀子从小松手中飞了出去。

但是，由于手上沾了血污的关系，手一滑刀子一偏只擦到鬼泽的右手。

“啊！”

鬼泽大叫一声。

右手包着的绷带被刀子割开了。正是被和代咬伤的地方。鬼泽痛得脚步蹒跚，倒退了几步。

呼喀一声，鬼泽整个人靠到了门上。

“混帐！”

鬼泽左手一伸，手枪对准了育子。

萍---一声短促的枪响。

不过，这次的枪声听起来似乎来自比较远的地方。

育子和小松都没有中弹。

鬼泽一副茫然的样子，望着两个人。他一直靠着门站着。

然后---手枪从鬼泽的手中滑落。

璞咚一声，手枪落到地面上了。

接着，鬼泽摇摇晃晃地向前走了两三步，然后整个人倒了下去。

门上多了一个小小的圆洞。

育子冲过去打开门。

“打中了吗？”

克己说道。“哎呀，还好这扇门不是铁做的！”

说着克己瞄了小松一眼。

“---怎么，是你吗？”

“你……。”

小松不禁瞪大了双眼：“那……大哥要杀的人是……”

“大概是我吧？”

“怎会有这种事……。”

小松的脸扭曲着。不，或许是在笑吧。然后，小松也倒了下去。

“啊---”育子掩住了口：“死了……。”

克己跑过去摸小松的脉搏：

“不，还活着。快叫救护车。”

“是！”

“只有他知道你女儿下落！一定要把他从鬼门关救回来！”

育子连忙冲到电话边。

就在育子打电话当儿，克已用小刀制破床单，把小松的伤口包扎了起来。

“我不能留在这里。---再跟你联络。”克已说道。

“我明白了。”

育子点头。跟着又不安地问道：“和代她---还活着吗？”

“我在外面只模模糊糊地听到一点---。不过我想，假如被命令去杀你女儿的是他的话，你女儿大概不会有事的。我看他不是会做那种事的人。”

“我也这么想。”

“打起精神。先留在这里照顾小松，等到他恢复意识了，再问他孩子的下落。”

“是的，那您---”

“我还得救我老弟的妻子。看来非得跟你的“他”见上一面不可了。”

“我知道了。我会想办法让您和他见面。”

“再见。”

克已快快地走掉了。

在宾馆的服务员到来之前，育子一直都陪在小松身边，寸步不离……

“姐。---那孩子是谁啊？”正实问道。

“噢？”

美香迟疑了一下才回答：“噢，是朋友暂时托在我这里的。”

再怎么正实还是刑警，可不能在他面前漏了口风。

“---好有趣呀。”

利露子翻着美香给她看的室内设计教科书。看得入迷了。

“暖---”

正实心神不定地开口说道：“差不多该回家了吧---”

“再待一会儿嘛！”

“没关系呀。”美香笑着说。“我们也还不急着收工啦。”

“对不起，我觉得好像进了宝山一样，看什么都觉得好棒！”

利露子眼神闪着光芒。“暖，你觉得我们结婚以后的新家要设计成什么样比较好？”

正实听得瞪大了眼睛。

“---啊呀，你们两个，已经谈到这种地步了吗？”美香看着两个人。

“不，我已经发誓要一辈子单……”

正实打算一辈子单身的毒誓，似乎已经开始失效啦。

---看这样的话，只消再花点功夫，大事就成啦。

美香像个喜欢撮合姻缘的媒人婆，一个人在那边高兴。

---美香走进里头的房间。。

上板和代早就又睡熟了。

“看来今天得睡这里啦……。”

觉得要把和代叫起来未免太可怜了，美香不禁自言自语。

工作忙不过来的时候（当然，这里指的是室内设计的本行），美香往往就睡在工作室里。

虽然已经让河野赤子回去了，但是美香反正一个人惯了，住在这里也没什么不方便的。

或是带这个孩子到附近的旅馆住噢……

孩子啊……。真的是可爱的东西。

想到小孩便联想到圭介被绑架的妻子歧子。到现在还没有对方的联络。
---歧子还活着吗？

虽然想不出歧子有被杀害的理由，但这个世界就是有这么多不合理的事。

哎，算了。我自己做的事，不是也有点“不合理”吗？

前面店里传来说话的声音。---不过不是正实。

“应该要感谢叔叔咄。”利露子说道。

美香出去一看，是克己来了。

“克己哥。”

“啊，今天真热闹呀。”

克己虽是满面笑容，但是掩藏不住一股紧张感。

“真是打扰啦。”利露子说。

“没关系嘛。”美香微笑着：“大哥，打扰这一对才是不应该的哟。要不要到里边谈？”

“啊，好。”

克己轻轻拍了一下正实的背：“加油啦。”

接着就跟美香走进内室。

“---怎么了？”美香问。“歧子有消息了吗？”

“不……本来是有线索的。”克己低声说道：“只是半路上又遭到了别的麻烦，暂时被打断了。”

“噢……。”

“还有希望啦。不是完全---”

克己忽然注意到在沙发上呼呼大睡的和代：“咦？这孩子是哪来的？你什么时候当了未婚妈妈？”

“拜托！”美香不禁苦笑：“只不过是人家托我照顾的啦。”

“圭介有没有联络？”

“现在还没有。”

“是吗：……。”

克己软了一口气：“要是对方提出什么要求，我们还得大费周章……”

“大哥，你追到的那条线索是怎么回事？还要等很久吗？”

“我想大概不会吧。不过，至少也得等个一两天。”

“哦……。”美香点点头。

至于在店里的……

“你刚才说什么结婚以后的新家……”

“你不要吗？”

利露子盯着正实的脸。

“不是的---只是---”

不爽爽快快地说话是正实的毛病。

“那，你既然不想结婚，干嘛又跟我这么好？”

利露子已经完全摸透了正实的性格。

到日前为止，正实虽然也有过几个恋人，却也从来没谈过这种事。

何况从对利露子的责任这种观点而言，要让正实觉得非跟她结婚不可，也不是什么难事。

利露子已经摸清楚正实的心理了。
“这个嘛……我也是男人……。”
正实正咕噜着时，电话响了。。
“我去接。”利露子说：“你去叫姐姐。”
“嗯。”
王实敌了敲内室的房门。
利露子拿起话筒。
“喂，您好。---啊？”
利露子听得直眨眼。---此时美香走了出来。
“噢---请等一下。”
利露子一脸迷惑地朝着美香看。
“抱歉，是谁打来的？”
美香接过话筒。
“噢---是个男的。”
“哦？”
“他说：“绑架犯已经打电话来了”……”利露子说。

第二十章 寝室会谈

“什么绑架犯？”
听见这句话的正实连忙追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美香和克己面面相觑。
克己软了一口气。---这通电话来得真不是时候。
当然是圭介打来的吧。他当然不知道接电话的是正实的女朋友，而且正实就在旁边。
正实一下子回复到刑警的职业表情，一把抢过美香手里的话筒。
“喂喂！---不是圭介哥吗？绑架犯是怎么一回事？是歧子吗？”
“---喂，”克己拍了正实一下：“先给我听。”
“咦？可是---”
“快点。”
克己拿过话筒。“喂，是我。”
“大哥？”
圭介好像还搞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的样子。“怎么回事啊？我是打电话给美香---刚才接电话的女孩子是谁？”
“哎，是正实的女朋友嘛。”
“哦，是吗？可是---这时候正实为什么在---”
“只能说运气不好啦。”
圭介一定吃惊得连嘴也合不拢吧。虽然电话是打给美香的，接电话的却是另一个女孩，然后是正实，然后又是克己。
“看来只好对正实说啦。”
“是啊，没办法了。---对方有什么要求？”
“对方要求去某个地方。至于钱或者别的都没有要求。”
“你说“某个地方”！”

“这个我也听不太明白……。我抄了地址下来，反正是在市区里头就是了。只是不晓得是什么样的地方。”

“叫你一个人去吗？”

“不，”圭分说：“---说要早川一家人都去。”

“哦？”克已用手肘轻轻推开一直要把头凑过来的正实，继续说道：“也就是说---”

“要妈妈，兄弟姐妹全都一起去的样子。”

“我知道了。---时间呢？”

“还没确定。是我要求的。我跟对方说大家都忙，要先商量再说。”

“很好。”

“对方说，明天同一时间会再打电话来。”

“赚到一天就足够啦。”

“嗯。可是---正实呢？”圭介不安地问。

“哼嗯。”

克已瞥了一眼担心得团团转，两眼发亮的正实，软了一口气说：“现在像只发情的狗一样吠个不停哪。看来是阻止不了他的了。”

“我才没有吠！”

正实一副火大的样子。

“总之不用担心啦。”克已说道：“我们绝不会让歧子受到伤害的。”

“嗯，知道了。”

圭介似乎也安心多了。

“我们马上去你那边。”

克已说着挂了电话。

“喂！”美香两手奴着腰说道：“那通电话，不是打给我的吗？”

“哎呀，对不起。”

克已敌了敲自己的头。“我自己都晕头了。”

“大哥！为什么没告诉我？！”

正实的脸胀得通红。

“喂，冷静一点。---我知道你的心意，可是……。”

“我一定要把歧子救出来：就算是要动员全日本的警察，也要让歧子平安无事地回来！”

“正实---”

“明天犯人还会打电话来不是吗？正好！在电话上装设反侦测机器，马上就可以抓到犯人了！”

“喂---”

“不用担心！叫圭介哥等着，我一定把歧子救回来！”

正实僻哩啦啦地往内室跑了过去。

不一会儿又跑了回来：

“原来出口不在那边。”

叽哩咕噜地说完，这会儿总算朝着大门跑了出去。

正实走掉后，好一会儿都没有人开口说话。

“哎，真是伤脑筋。”

美香往椅子上一坐：“应该给他一拳，让他躺下才对。”

“这么说也来不及啦。”

“那，对方的要求噢？”美香问。

听了克己的说明之后，美香也点了点头：

“---好像存心要灭早川一家。”

“喂，别说不吉利的话嘛。”克己苦笑。

“请问.....。”

开口的是利露子。

“啊，对了。你应该先回家里待着比较好。”

“噢，可是---我好像不小心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

利露子不知如何是好的样子：“要是我不去接电话的话就.....”

“哎，没关系啦。这会儿说什么也无济于事啦。”

克己拍了一下利露子的肩膀：“我送你回去吧？”

“没关系的。可是---我不想回去咄。”

利露子咬着嘴唇深吸了一口气：

“我马上就是早川家的一份子了：所以我也要帮忙！”

美香叹了一口气，看着天花板.....

“---这下怎么办？”

美香悄悄地问克己。

暂时挨个场地---现在这里是圭介的公寓。

平时，这里是圭介和歧子恩爱夫妻的温暖小窝，偶尔才有克己、美香、正实，以及母亲香代子等人来露一露脸，可是现在---

“好！怎么样，反侦测的机器噢？”

扯着喉咙大吼的正是正实。

圭介这栋虽然谈不上宽敞却也不窄的房子里，现在到处是刑警。

总而言之，这副夸张的阵势就是正实的作风。

“要是绑架犯派了人手来监视这里，还不知道咱们报了警吗？”克己说道。

“虽是这么说，但是这会儿叫他们住手也不可能啦---”美香摇着头：“果然还是应该把正实一拳打昏才对。”

“来一下。”

克己招呼着美香，往里头的卧室走去。

上板和代在床上睡着。

“这孩子也真辛苦。”

美香帮和代盖好棉被说道：“跟着我们跑来跑去的。”

“到底是谁的孩子啊？”克己问道。

当然绝对想不到正是土坂育子的女儿吧。

“一点私事。”

美香含糊地说着：“对了，妈妈会来吗？”

“已经在路上啦。”

克己说着在一张小椅子坐下。

“真是的。一旦正实知道，我们就动不了啦！”

美香恨恨地自言自语：“---那个大笨蛋！”

“现在要怎么办呢？”

圭介走了进来。

“噢，你不在那边看着没关系吗？”

克己抬起头问道。

“全都是正实一个人在干。”圭介苦笑道：“我在那边似乎只会打扰他的样子。”

“哎，别那么消极嘛。”

克己拍了一下圭介的肩膀：“对方的目标不是你一个人。---早川家的每个成员都有份哪。”

“嗯，可是为什么会---”

“现在不是考虑这个的时候。”克己打断圭介的话：“我要说的是，就算咱们请来大批警察来，对方的计画和作风也不会改变。---只是正实不知道这一点。”

“是的.....”

“不过，我想也许这样反而会对咱们有利也说不定。”

“怎么说？”

“也就是说---”

正在说话的克己突然住口，看着寝室的入口。

“我也有同感。”

走进来的是香代子。

“妈！”

“圭介，不要担心。我们全家人都在你身边。”

香代子也拍了一下圭介的肩膀。

“啊！”

圭介点了点头。

因为母亲的这一句话，整个气氛顿时明朗起来。母亲的力量真是伟大。

“我同意克己说的。”

香代子在床的一角坐下说道：“对方一定没想到我们会报警吧，所以一定会造成一些困惑的。”

“的确如此。”

说话的，又是另外一个声音.....

“啊，请进。”香代子说道：“大家都还认得吧？”

走进来的是福地。

“呀，这真是.....”克己喜道。

“这次得借助福地先生的力量了。”香代子说：“福地先生，请随便找个地方坐吧。”

“多谢了。”

香代子突然注意到躺在床上的上板和代：“这孩子是谁啊？”

“人家托我照顾的啦。”美香说。

“哦，不是你的孩子吧？”

“不可能突然跑出来这么大的孩子吧？”

“说的也是。---不过看起来倒也是个聪明，有勇气的孩子。”

“妈---”圭介说：“明天对方还会再打电话来联络。”

“是吗？约定的地点在哪里？”

“我查过地图了。”

圭介把地图打开来。“不是什么显眼的地方。”

“地图没有用的。”克己立即说道：“一定要到现场去看才行。”

“的确如此。”福地说。“早上、中午、晚上，最好一天去侦察三次。”

“我去好了。”克己说。

“可是，对方一定认得你啊。”美香说。“当然，对方一定也认得我……”

“让我去好了。”福地说。“，不过一人孤身前去是不太理想---”

“我也去！”

一个活泼的声音说。

是利露子。---克己不禁吓了一跳。

“你不是回去了吗？”

“我是正实的未婚妻喔，所以也算是早川家的一份子对不对？应该让我参加一份嘛。”

---寝室这种地方，本来除了放床之外也不需要多大的空间。圭介这间寝室正是如此！

床占了大部分的空闲，除此之外就没什么余地了。

现在这儿挤了香代子、克己、圭介、美香，加上福地和利露子，还有睡在床上的和代……

“---那么就一起来吧。”福地微笑道：“有车吗？”

“有！”

“太好了。---对了，圭介兄。”

“啊？”

“有没有演戏的经验？”

“演戏---您是说像舞台剧那种---？”

“是的。”

“这个倒没……。”

“当然您太太被绑架的事是千真万确的，只要再做得夸张一点就更完美了。”

“您……要我做什么呢？”圭介忐忑不安地问。

“召开记者会。”

“您是说---像在电视上公开的……那样？”

“是的。我们要让歧子小姐被绑架的事闹得人人皆知。

圭介一听福地这么说顿时呆住，不知该怎么说。

“---这是，什么地方呀？”

上板和代从床上坐起来，眨着眼问道……

第二十一节 忧愁的丈夫

“---真的没有问题吗？”

圭介一脸不安。

“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

美香肯定地说。

“同感。”

克己用力拍了一下圭介的肩膀，“加油罗。”

“嗯……。”

圭介的表情很复杂。

这里是饭店里的一个房间---。不过并不是住宿休息用的那种，而是附

属于宴客问的小房间。

就是像结婚喜宴上，“xx家休息室”那样的所在。

圭介就在这里等着。

“---请用饮料。”

饭店的侍者来服务了。

“啊，谢谢……。”

圭介一口气喝乾了侍者端来的小杯威士忌。

“二哥，可不能喝醉了。”美香叮咛道。

“不喝点酒，你叫我怎么壮得了胆上阵呢？”

圭介软了一口气。

等一下福地的构想所召开的“悲情记者会”，就要上场了。

克己等人人都知道，办这件事多少是有点冒险的。

绑架了歧子的人，想必知道早川家每个成员的职业。一定没有料到早川家会向警方报案吧。。

对方当然也不可能轻易地就杀了歧子：毕竟早川一家人都不是好惹的。

因此，对方绝对有必要让歧子平平安安地活着。

所以---乾脆以其人之道反制其人，把威胁和被威胁的两方对调！

确实，这也许真是个好方法。

“---请问准备好了吗？”

饭店的经理走过来问道：“噢---请问先生是哪一位？”

“是我。”圭介站起来说。

“啊，是。”

饭店方面想必也觉得奇怪吧。

开记者会有许多种。从政治家宣布引退，到电影明星的离婚发表都有。

但是，丈夫为了被绑架的妻子召开记者会---这可是前无古人。

“噢---遭遇如此重大变故，想必您一定痛心疾首。”

这位经理做人的功夫还真是无懈可望。

“谢谢……。”

圭介照着福地吩咐，装成一副压力沉重无精打采的样子。

事实上，圭介这几天根本没怎么睡，双眼都充血了。

另外---“既然要上电视，应该把胡子刮一刮吧？”

“不用了！留着效果更好不是吗？”

给福地一阻止。圭介的一脸胡子就留下来了。

“那么，请移驾到那边的大厅……。”

带路的接待员也是一脸庄重。

“麻烦了。”

圭介走了出去。

“那么---”

“请跟我来。”

于是乎，彷彿古装剧里出征的场面，圭介走出了“休息室”。

“---喂。”

克己向美香使了个眼色。

“知道啦。”

美香打开手提包，取出眼镜戴上，然后用梳子稍微改变了一下发型。

按着，美香找出一件素色的大衣套在洋装外面。---这一来，美香就变了一个人。

如果手里再拿着一本笔记簿的话，看起来就完全像个女记者的模样了。

“真厉害！”

克己不禁佩服。

“那，我走啦。”

美香说着，淘气地眨了一下眼睛。

美香混入来参加记者会的人群中。天知道里头是不是也混着敌人。

克己一个人留在小房间里，喝着咖啡打发时间。

电话响了起来。

克己拿起话筒，对方急急地说道：

“喂---麻烦请找.....。”

“哟，上板太太，是我。”

正是上板育子。

“太好了！我试着打您留下的电话号码，没想到马上就转到您这边来.....”

“真抱歉。这里正是一团乱哪。”克己说。

“请问---那个电视新闻上说的，被绑架的是---”

“是我的弟妇。”

“哦。---听说还有孕在身是吗？”

“是的。”

“绑架犯也真是人没有人性了！”上板育子愤愤地说。

“对了，小松怎么样？”克己问道。

“哦，他还没有清醒。---不过命是保住了。”

“那么，你女儿的下落““是的，还没有头绪。”

克己做梦也想不到，自己要找的孩子就是人家托给美香照顾的那一个。

“你一定很担心吧。不过，小松不是那种忍得下心杀害良子的人，孩子一定还平安无事的。”

“您这么说，我就放心多啦。”

“你先生呢？”

“我先生吗？---那个人因为工作的关系还在外面。”

“在这种时候？”

“我把一切的事情都对他说了。但是他既没有生气，也没有变脸，只是说：“今天很忙，还不能回去。”而已。”

“原来如此。”

“听他这么说，我实在是很沮丧。”

“不，上板太太，人在受到太大的刺激时，除了遵循原来的生活步调之外，也许脑筋就没有办法思考了。”克己说。

“是吗？.....。我想，那个人是不是一点也不关心和代.....。”

“不会有那种事的。这个世界当然有非常冷酷的人，但是你只要等到孩子平安回来，再看他的表现就知道了。”

“嗯，我会这么做的。”

克己暗自苦笑。

我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说教了？真是的.....

“还有---”育子说道：“我已经跟“他”联络上了。”

““他”P你是说，你的恋人是吗？”

克己的语调转为尖锐，连忙追问。

就是那个冒了正实的名字，和神田久子约会的男子。

“是的。虽然不是直接跟他本人联络的，不过已经约定好今天下午四点钟见面了。”

“地点呢？”

“和平时一样。---小学的后门。”

“原来如此。”克己说道：“是你家附近的小学？”

育子说明着周围地形和交通道路，克己一一记入脑中。

“---我不去，可以吗？”

“没问题，交给我好了。”

“可是，它是开车来的。”

“我知道了。你不用担心。”

“是的。---我现在是在医院打的电话等下会再问问小松的情况。”

“这样最好。小松这家伙壮得很，没那么容易被干掉的。”

克己带着开玩笑的口气说。

---终于要来了吗？

和那男人见面一谈之后，也许就可以知道绑架歧子的人到底是什么来头。

克己快步走出休息室。---这会儿时间还算充裕。

圭介真是大吃一惊。

他当然是没开过这种记者会。---不过，普通人的话，是不大会有机会做这种事的 C 可是，圭介又不是演艺界的人，居然来了这么多人---喧嚷攘攘地好不热闹。

大厅里的人数大概超过一百人。记者、电视的摄影师和播报员.....

几十台照相机的镜头都对准了圭介，镁光灯的声音此起彼伏。

圭介擦了擦汗。

当然冷汗也流得不少，不过也不止如此---大厅里可热得很。

“---那么，现在开始记者会。”

主持人说道。

此时冒出来一个主持人，还真是挺奇怪的：不过要是没有这种人来开场白，会倒也难开始。

“各位都已知道这个事件了。这边这位早川圭介先生的妻子---子太太，被歹徒所绑架，目前下落不明。”

要是知道下落的话，直接去把歧子带回来就好了。圭介想。

“---受害人的家属希望透过大众传播媒体的力量，要求犯人拿出良心，因此设计召开了这次的记者会。”

不过，实际设计引开这次记者会的人是福地。

真是不可思议的人物。---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噢？

“那么，早川圭介先生，请开始吧。”

圭介看着眼前不下十支的麦克风，就咳了一下。

好吧。现在，心里只要想歧子的事就好了。

被绑架的歧子，究竟会变成怎么样噢？.....

应该不至于会被杀吧---但是，如果有个什么万一.....”

应该不会那样！

“我深深地相信---”

圭介开口说道：“歧子一定还活着。”

“---好像就是这一带。”

利露子停下车来，说道。

“这是个繁华热闹的地方哪。”福地四下张望着说。

不过，这里并不是一般的商业区。在这里的店是：高级毛皮店、珠宝银楼、艺术古董店。路边停的车子也几乎全都是外国进口车。

“我们走去瞧瞧吧。”

福地说着打开车门。

“好。”

利露子下了车，看看四周。

“在这儿散步是一定不会无聊的。”

“车子没关系吗？”

“放在这儿应该会很安全吧？”利露子说：“要是被偷走就算了，反正再买一部就好啦。”

“是呀！”

福地不禁微笑。

“走吧走吧。”

利露子拉起福地的手：“我们就装作是有钱的中年叔叔和女大学生的恋人走在一起，对吗？”

“太光荣啦。”

两个人慢慢地走着。

“---早川家的每一个人都好棒唷。”利露子说。

“的确，我也有同感。”福地点头同意。

“您很早以前就认识他们吗？”

“虽然算不上是很早以前，不过交情倒是很深的。”

“我啊，本来是喜欢克己叔叔的，可是现在喜欢他的小弟。”

“那位刑警吗？”

“是啊，那位蛮劲十足像狗一样的刑警先生。”

利露子不禁大笑...“像那样一本正经的人，实在是稀有动物啊。”

“这倒是真的。”

“暖，我打算要跟他结婚哟。”

“那就先恭喜了。”

“您觉得我有成为早川家一员的资格吗？”

福地点点头：“非常够资格啦。”

“好高兴！”

利露子飞跳起来。

“这个家庭的每一个人的个性，都非常特别。”

“我也这么想咄。为什么他们可以看起来那么棒呢？”

“要是你也能成为超级女大盗的话，看起来一定也是那么棒的。”

“女大盗？听起来不错咄！”利露子笑道。

她当然想不到福地是说真的。

“对方指定的地点就在这附近了。”

福地停下了脚步。

“可是---这里什么都没有啊。”

不错。这里已经到了高级店街的尽头了。

福地似乎注意到了什么的样子。

“原来如此。”

第二十二节 女记者

“居然绑架了接近产期的年轻孕妇---如此卑鄙的犯罪者，绝不能轻易地放过！”

面对着摄影机，提高了声音慷慨陈辞中的电视台女记者，满脸胀得通红---大概是激动过度吧。

“让早川歧子太太带着她肚子里的宝宝平安归来，是全国国民的责任！因此，我们在这里呼吁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如果您发现神似早川歧子太太的女性，或者行动诡异可能是绑架嫌犯的可疑人物，请立即拨下列的电话号码和我们电视台联络！”

摄影机的镜头转而对准了一个写着电话号码的大字板。

“这个电话二十四小时全天候开放！我们的特派人员随时在电话旁等待。请再看一吹早川岐子太太最近拍摄的家庭录影带---她被绑架时身上的服饰，和录影带里的几乎一样！”

摄影机停了下来。

“好了，辛苦啦。”

说着，长井辰子擦了擦汗。

“你还真投入啊。”

一直监看着摄影机萤幕的工作人员说道。

“当然罗。我也是女性，这种事可不能置身事外。”

长井辰子这一年来，都在追踪和犯罪有关的新闻。

“电现合会真的播放那个录影带吧？”

辰子一边看着重复播送中的小书面一边说道。“上一次我说“接下来，请看录影带的内容”的时候，按着却是广告：想起来就吐血。”

“没问题啦。上头的人应该对今天这个题材有兴趣。”

被绑架的早川歧子有录下家庭活动录影带，实在是太好了；辰子想道。

歧子当然不是打算要加入演艺界。之所以会有录影带，是因为圭介希望记录实实从出生开始的成长过程，特地去买了 v8 摄影机，然后试拍了歧子在厨房做菜的情景。

以初次碰摄影机的新手而言，这个录影带实在是拍得不错了。每家电视台都来来回回地放了许多遍。

虽然也有打出正面的大头照，但是有动作和表情变化的录影带。比较起来效果要好得多了。

要是有人看见过歧子的行踪，看了一定会马上想起来的，辰子想。而且歧子太太还是个非常有魅力的美女。

“好了，咱们可以回去了吧。”

摄影人员说着，把沉重的器材打了起来。

“小辰，不一起回去吗？”

“我还有点事要跟人家商量，待会儿再走。”

“那咱们先走罗。”

“好，帮我跟上面的人说，晚上开会前会回去。”

“OK。”

别家电规台的记者也是一样。大家都忙着做转播结束后的现场评论，确定录影无误，收拾零碎等等。

长井辰子往会场大厅的沙发上一坐，拿出烟来点了火。

工作结束之后，看着缕缕青烟往上升去，实在是非常舒服快意。

辰子原本的志愿是当舞蹈家，但是在训练的过程中伤了脚，结果只好改行作了记者。闪为外表和办事能力都相当优秀。于是就被拔擢到采访记者的位置。

她穿着女西装裤的长腿，是足够惹眼的了。

别家电视台也有不少辰子的熟人。有人过来打招呼：

“嗨，不回公司吗？”“等一下还有别的工作哪。”

辰子随口应了一下别家电视台女记者。

“是吗？不是要跟恋人约会吗？”对方笑道。

“被你识破啦！要是说出去的话，我也要掀你的底喔。”

“彼此保守秘密吧！”

“拜拜。”

这段对话当然不是认真的。

不过---事实上，辰子确实是要留下来和恋人约会的。

故意这么说，当然是为了不让别人起疑心。

辰子等到大厅空无一人之后，这才把烟头掀熄站了起来。

辰子走到附近另一个大厅去打电话。

“---总机吗？请接一九〇五室。”

铃声响了好一会儿。在干什么呀？辰子等得有些心焦。

“喂？”

一个男人的声音。

“你在干嘛？”

“我在淋浴，所以一开始没听见电话，抱歉。已经结束了吗？”

“嗯。”

“那，马上上来吧。”

“拜托帮我叫一份牛排到房间好吗？”

“现在？”

“我也需要补充精力呀。待会见。”

辰子挂了电话，吹着口哨往电梯的方向走去。

当然，辰子不是偶像歌星什么的，交个秘密情人也没什么关系。不过噢，最近电视记者似乎也挺受瞩目的，被偷拍相片也并不奇怪。

辰子也希望将来成为演员，所以丑闻这种事是能免则免。

正在等电梯的当儿，突然饭店内的广播系统响了起来：

“T电视台的长井辰子小姐---”

辰子不禁吃了一驾。

“请就近和总机联络。T电视台的长井辰子小姐.....”

“真讨厌！”

该不会又有突发事故，要我马上赶回去吧？

刚办完一件事，至少也该让人休息一下嘛。---可是当然不能不去接电话。

辰子恨恨地瞪了一眼正好打开门来的空电梯之后，回头往方才打过的电话亭跑了过去。

“---喂，我是长井辰子。”

“有您的电话。”

“谢谢。---喂 P”

辰子出声问道，但是对方没有回应。

“---喂？哪一位？”

另一端应该有人在听才对。只是不说话而已。

“喂？”

辰子又重复说一遍。

还是没有半点声音。---辰子不禁生气起来：

“少作弄人！”

说着喀啦一声挂了电话。

“搞什么鬼.....气死人啦！”

回到电梯口一看，电梯早就上去了。只好又等了好一会儿。

好不容易上到十九楼，辰子连忙往情人等待的一九〇五室跑去。

饭也不能不吃，何况还要亲热.....时间真是不够用啊！

都是那通怪电话！又浪费了不少宝贵时间。

辰子敲敲门。

“开门，是我。”

门轻轻地开了。---辰子看见“他”躺在床上，不加思索地走了进去。

辰子突然想到一件事：既然他在床上，那门是谁开的？

叭当，身后的门关上了。辰子吓了一跳回头看去，只见一个不认识的男子冷笑着站在那里。

“你是谁？”

“有点事想要拜托你。”

对方虽然满脸笑容，但是有一股逼人的压迫感。虽然穿着西装，但是一看就知道不是普通的上班族。

“你说什么？”

“哼，看起来比电视上还丰满嘛。”

男人色迷迷地盯着辰子的全身。

“你怎么知道这---”

“不要问多余的问题，否则就会跟你的“他”一样喔。”

“啊？”

辰子连忙冲到盖着棉被躺在床上的情人身边，掀起被子一看：

一声惨叫从辰子的口中迸出。

情人的胸口染满血迹，一看就知道已经没命了。

“你不想也变成那样子吧。”

男人语气平淡地说。

“为什么！---到底为什么---”

辰子瞥见对方手里的枪，连忙住了口。

这是干什么？是不是同事在跟我开玩笑？

可是---对方居然拿着装了灭音器的手枪瞄准着自己：

这种事情不是只有电影、电视里头才有可能发生吗？

“---你以为我在跟你开玩笑吗？”

男人似乎看出了辰子的想法？立刻拍下扳机。秤地一声闷响，原本搁在小九上的闹钟立刻粉碎四散。

辰子全身发抖，不听使唤她往床上跌生了下去。

“怎么？原来奋不顾身追查犯罪真相的勇敢记者，是这副德行啊？”男人笑道。“不过我可没什么时间跟你多耗。”

“你、你要怎样.....”

“我要你打一个电话到下面宴客大厅的休息室。”

“休.....息室？”

“早川圭介应该还在吧。跟他说你要做采访。”

“可是---现在大家都回去了.....”

“对方不会记得你才刚访问过他。只要说你是杂志社的记者就好了。---听好了，跟他说你现在就过去---明白了吗？”

辰子点了点头。

“---好，拨电话。”

在枪口的逼迫之下，不照做也不行了。

辰子联络到总机，把电话转到大厅的休息室里。

“您好，这里是休息室。”

“请问---早川圭介先生在吗？”

一个普通的声音响起。

“---我是早川。”

“啊，噢---我是，刚才参加过记者会的，R杂志的记者.....嗯---如果可以的话，能不能现在到您那边去？有一些事想请教您。”

“除了刚才说过的话之外，已经没什么可说的啦。”

“不---我，因为也是身为女性的缘故，非常关心歧子小姐的事。所以希望能够百接和您见面，做一些深入的采访.....不会占您太多时间的。”

“我明白了。虽然我的精神不是很好，再谈一下倒是可以。”

“真不好意思，我现在就过去。”

辰子放下话筒，吐出一口大气。

“不愧是干这一行的。”男人露出笑容说：“好，走吧。”

“你.....到底想做什么？”辰子问道。“你一定也是---绑架犯那一边的吧？”

“这个你别管。你最好忘了我的长相比较好，假如你还懂得爱惜性命的话。好了，快走。”

辰子正要往门口走去的时候，门上响起了敲门声。

“您点的餐点送来了。”

一个女性的声音。

“还真快哪。”

男人碎了一口，把床上的尸体用床单覆盖起来。“---去拿进来。别让入家进门。”

男人低声吩咐完毕，迅速地往门边一靠。
这是向内开启式的门。躲在后面是不会被发觉的。
辰子走去开门。

“请---”

还没有说完，辰子给一股大力一撞，身子飞了出去。

---冲进来的是个女性。躲在门后的男人被门一撞，给夹在墙壁间，一时动弹不得。

“唔！”

男人呻吟着，手枪掉在地上。

女子一把抬起手枪，对准了男人。

辰子还搞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只是跌坐在地板上眨着眼睛。

女性戴着眼镜，看起来像是同行的记者---当然，这是美香。

“可恶！”

男人撑着手想要站起来。美香扣下扳机，被击中腿部的男人又倒在地上。

“枝子在什么地方？”

美香把门关上，枪口继续对准着男人。“我可没耐心问第二次喔。下一次就要射你的手腕了，听明白了没？”

美香的声音非常冷酷.....

第二十三节 秘道

“福地先生---”

香代子往沙发上一坐。“你觉得怎么样？”

“啊，这个.....”

福地轻轻呼了一口气。“那个千金小姐的确非常特别。我想她有资格成为早川家的一员。”

“我也这么想。”

香代子点头。

---这里是方才召开记者会的饭店。

两人现在正坐在大厅里。

福地刚侦察过绑架犯指定地点的概况。同行的利露子为了要早一点和正实碰面，已经先回圭介的公寓了。

“早川夫人。”福地四处张望了一下，说。

“怎么了么？”

“嗯。---方才我去对方指定的地点走了一趟。”福地压低了声音。“我知道对方为什么会挑那个地方了。”

“那么？”

“是在一家有名的S宝石店的后面。”

“后面？可是，从地图上看不是有一段距离吗？”

“是的。那里正好是两条街交错的地方，谁也不会想到街名不同的两个所在居然那么近。实际观察的结果，原来建在那边的房子已经毁坏无人了---变成了空地---现在是一座停车场。”

“原来如此。”

“宝石店的后门直通那个停车场。怎么想都不像是巧合。”

“的确。”香代子点点头：“那么，对方的用意是---”

“先将早川一家人集合在那里，同时下手抢劫实石店。---很明显是要嫁祸给你。”

“原来如此。哎，对方还真是用心良苦哪。”

“对方的歪脑筋是挺灵光的。一方面得了宝石，一方面又收拾了早川一家。相当高明的一石二鸟之策……。只是这会是誰设计的，现在我还想不出来。”

福地说着，突然打住了话头。

他注意到香代子的脸上浮现出某种微妙的表情。

“---早川夫人，您想到了什么线索吗？”

“这个嘛……。”

香代子含糊地说：“不过，这个想法还是藏在我心里比较好。”

“我明白了。”

“话说回来，现在事情已经公开了，对方一定慌了手脚吧。”

“是的。何况，早川一家说不定会把对方挑选那个场所的原因告诉哲方。这一来他们可就吃不完兜着走了。”

“你想他们会罢手吗？”

“要是早川夫人您会怎么做？”

香代子仔细考虑了好一会儿，然后明确地说：

“我还是会干。”

“是的。我也这么想。”福地点头说。

“到了这种地步，花了那么多功夫，应该也投下了不少的金钱，突然罢手的话那可亏大啦。”

“是的。即使他们想罢手也已经不可能了。”

“太有趣了。”香代子微笑道：“这下子他们得好好照顾歧子啦。”

“是的。这是对方手中仅剩的一张王牌了。”

“那么---”香代子换了一个坐姿。“福地先生有什么打算吗？”

“打算？”

“你脸上的表情这么说的哟。”

福地笑了一下。

“哎，我实在是比不过您。是有些忽然想到的事情……。”

“大概跟我想的一样吧？”

“大概吧……。”

两个人暂时沉默了一下。

“---当然，我绝不会做出有害歧子的安全的事情。”

香代子说道：“不过，人嘛，也是要考虑一下买卖的事。”

“的确。”

福地点头：“那么，我们还是措手合作吧。”

“太好了。---那么，我得叫他们两个来……。”香代子说着：“啊呀？”

美香快步走了过来。

“妈，你在这儿呀。”

“怎么啦？瞧你走得那么急。”

“发生了一点事情。”美香说：“福地先生，麻烦你一下可以吗？”

“什么事呢？”

“一九〇五室里有两具尸体，可以帮忙联络一下饭店的人吗？”

“我明白了。”

福地一点露讶的表情也没有，立刻站起来走开了。

“你干的吗？”香代子问。

“怎么会，我最讨厌杀人了。”美香娥了娥眉。“我只是想问出歧子被藏在哪儿而已“那---”

“居然自己服了毒药，死翘翘啦。---对方也是专业老手。”

“哦。”香代子点了点头。“你要多小心，还这么年轻。”

“不用担心啦。---话说回来，知道什么了吗？”

香代子从容不迫地说道：“暖，有一点吧。”

如此而已。

车子减缓了一些速度，继续向前奔驰。

四点整。小学的后门---准时抵达约定的地点。

车里的男人透过窗子，好像在找人似地，不停地转移着视线。车子致钢缓慢地走着咚地一声，有什么东西撞上了车子。男人连忙踩了煞车。车子幕然停了下来。

“糟糕！”

好像撞到了人的样子。---男人慌慌张张地下了车。

一个男的倒在路边。

“喂，你没事吧？---有没有受伤？”

男人连忙跑过去，一瞧之下---

脸色苍白的，却不是倒在地上的男子。

一支枪抵在跑过来察看的男人小腹上面。

“别出声。”

从地上爬起来的，当然正是克己。

“喂.....你这是干什么？”

“老弟，上车吧。”克己说道。“快一点！”

“啊？.....”

“咱们去几个风吧。”

克己坐上前度的驾驶席旁边。车子又开始缓缓地走起来。

“---你要干什么？”

年轻的男人似乎好不容易才镇定下来，有些呕气似地问克己。

“你认识我吗？”克己说。

“我哪会认识你？”

“我是早川克己。”

一听到克己的名字，年轻男子不禁瞪大了眼睛，车子像喝醉了似地左右乱晃起来。

“喂，冷静一点！”

克己一把扶好方向盘：f 我可不想跟你殉情。”

男子全身冒起了冷汗。

“你.....要杀我吗？”

询问的声音颤抖着。

“要看时间和地点决定哪。”

克己好整以暇地说道。“我不喜欢在市中心兜风。上高速公路吧。”

“高速公路？要去哪里啊？”

“照我的话去做就是了。”

克己微笑着。“你可是听清楚了：好话不说第二遍。要是不听话，下一次就轮到子弹作代言人罗。”

“---知道了。”

车子开进了高速公路的入口。

“麻烦你付过路费吧。”克己说道。

走了大约十分钟之后，就进入了壅塞的车阵之中。

“慢慢来没关系。”

克己稍微缓和地说道：“你冒用早川正实的名字和神田久子约会的事，我已经知道了。”

当然啦，你绝不是偶然冒用这个名字的。”

男人沈默着。---但是，握着方向盘的手在微微地头抖。

“神田久子是给她老公杀死的，太可怜了。---上板育子呢，过不久搞不好也会被杀喔。”

年轻男子吓了一跳似地，转头望着克己。

“她丈夫已经知道了吗？”男子问道。

“好像对老公一五一十全招了的样子哪。”

“怎么做这种傻事！”男子摇着头。“我不是一直叫她要小心的吗？.....”

“现在别说这个了。”

克己笑道。“喂，前面没车了。---不过嘛，上板育子应该没有问题才对。不会被杀的。”

“喔。”

男子松了一口气。总之，似乎是真的在关心的样子。

“我想知道的是，你为什么要冒用正实的名字这件事。你一听到我的名字脸色就发白，想必也知道我干的是哪一行对吧。---谁叫你做的？”

年轻男子顿了好一会儿。

“知道啦，我跟你讲就是了。”男子说道。“只是，有个问题要先问你.....”

“什么？”

“上板育子真的没事吗？为什么要对丈夫说呢？”

这家伙好像是迷恋上了那个太太的样子，克己想道。

“也好，就把事情讲个明白吧。”

克己便把鬼泽绑架育子的女儿和代的经过说了一遍。

“---也就是说，育子之所以会受他们挟持，完全是因为和你在一起的时候被偷拍了照片。”

“是吗？---混帐！”男子嘟囔着：“居然骗我.....”

“到底是谁叫你这样做的？”克己问。

“详细的情形我也不太清楚。真的。不过---”男子停顿了一下。“噢，我叫做市村。”

“市村是吗？”

“是真名啦。”

“我可没有怀疑。”

“我真的很担心。那个太太是个很好的人哪。”

“你是说上级育子。”

“是啊。”

“假如她本人听到你这么说，一定会很高兴的。”

克己这句话倒也不是讽刺。

“今天本来想跟她见面谈一谈的。还是不要继续下去的好。”

“帮你和上级太太配对的，就是那个外遇俱乐部吗？”

“是这样没错。不过那个组织似乎跟暴力集团有些关连。”

“我想也是。”克己点点头。

“这样子话就比较好说了---”

克己正要讲入正题，突然注意到后视镜里出现了一辆沿着路肩飞驰而来的摩托车。

“趴下！”

克己一把按例市村，自己也伏倒在座位上。

砰、砰---震耳欲聋的巨响。车窗玻璃迸裂四散。

被狙击了！克己从窗口掏出枪来还了一发。

虽然没有打中，至少对方知道了这边也有武器。

摩托车的引擎发出怒吼，立刻奔驰远去。

“别跑！”

克己支起身来，从窗子向外看出。摩托车已经沿着车阵的边缘跑掉了。

“来不及了.....”克己自言自语道。“喂，你还好吧？”

“大、大概.....”

市村正支撑着要起身，突然叫了起来：“啊！”

“擦到了吗？”

市村的肩膀一片血污。

“---没办法，只好带你去医院了。”

“可、可是，现在塞成这样.....”

“等我一下。”

克己一眼瞥见后面又来了一辆摩托车像是专门送货的后面堆了一大堆东西的摩托车。

“喂：停一停！”

克己伸出手挥动。摩托车连忙煞车减速。

“干什么！危险咄！”

骑士拉开安全帽的防尘罩。

大学生模样的人。大概是打工的吧。

“你的摩托车借我们一下。有人受伤了，得送医院。”

“开什么玩笑！”

“这样好了---”

克己三两下把摩托车上的货物搬下来堆到车里。“这部车给你用。这样你就不吃亏了吧？”

“喂.....”

大学生不禁瞪圆了眼睛瞧着克己。

第二十四节 利露子追踪记

等待，实在是件很辛苦的事。

特别是等一遍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打来的电话---何况，还是绑架犯的胁迫联络。

“呵---”

有位刑警打了个呵欠。

“喂！”

一个凶巴巴的吼声响了起来：“搞什么鬼！居然敢打呵欠！”

这当然是我们熟悉的正实了。

“被绑架的女性现在不知道正忍受着多大的痛苦！仔细考虑一下被害人的处境，你还会打呵欠吗！？”

尤其被绑架的还是自己的嫂子，正实这股干劲可也不比寻常。

由于绑架犯有可能会再度联络，于是乎，一大组刑警便轮班待在圭介的公寓里，等在电话旁。

“有什么关系嘛，又不会睡着。”

“你是说只要不睡着就可以是吗？嘎？”

正实肝火上升；眼看着拳头就要飞出去了。

一只手搭在正实的肩膀上。

“干什么？烦死人！”

哇哇叫着的正实转过身来一看---。“啊，是你呀？……。”

系那之间，正实的表情就像是电现机换台一样变得温柔无比。

站在那边的正是利露子。

“我打扰了你吗？”轩利子不高兴地说。

“没有哇，怎么会呢？”

“你刚刚不是说“烦死人！”吗？还用吼的地。”

“我？一定是你听错啦，大概是那边哪一个家伙讲的吧？”

“哦？”

“对啊！我怎么可能觉得你烦人呢？”

“这还差不多：...：那，到那边去一下，有事要跟你说。”

“好哇。---喂，要是犯人打电话来的话……。”

坐在电话前的刑警看得一愣一愣地说：“会叫你的啦。”

“……不，麻烦叫犯人稍待一会儿。”

一听之下，所有的刑警都几乎跌到地上……

正实和利露子走进寝室里。

当然啦，这儿是圭介的家，所以寝室也是圭介和歧子共用的。

“不要那么拚命嘛。”

利露子和正实并肩坐在床上，利露子伸手抱着王实的肩膀。

“我也没有---”

“对什么事都全力以赴去做，这是你的长处。---我非常清楚的。可是热情有时候必须储存一下，不要一下子发挥光呀！”

“储存热情？”

“是啊。---比如说要引诱人家上床的时候就需要……。”

说着利露子吻了一下正实。---当然这会儿不是在打呵欠。人就是这样，用双重标准来看待自己和别人。

“嗯……。我知道啦。”

“对吧？只要有状况的时候能够尽力办事就好了，稍微打个呵欠，小睡一下，也没关系嘛。”

“的确！”

正实不停地点着头。

到底是不是真的听明白了是另外一回事，反正从自己心爱的人口里说出来的话一定是对的。

“这么率直的个性，正是你的优点啦。”

利露子说着又亲了一下正实。

“是吗？”

“是啊。”

“那，我去跟他们说一下。”

正实站了起来。

只听见他走出了房间扯直喉咙大呼：

“喂！怎么不打呵欠！”

坐在床上的利露子一听之下差点昏倒……

“---暖，”

突然后面响起一个声音。

“哇！”

利露子吓了一跳。

原本以为这房间里头没有别人的……。利露子转头一看，正是美香带来的那个小女孩---也就是上板和代---楞楞地站在那边，盯着利露子直瞧。

“你、你一直都在那边吗？”

“是啊。”和代点点头：“我怕会打扰你们、所以都不敢出声哟。d“谢谢你这么替我们设想……。”

利露子不禁苦笑。

“我肚子好饿哟。有没有什么吃的？”和代问道。

“咦？你没吃饭吗？”

“我睡到十点就醒了。”

“哦……。好可怜呀。”

利露子站起身来，“那，跟姐姐一起去吃点东西好了。”

利露子牵着和代的手走到外面一看。

“听好了！人哪，只要在必要的时刻能够发挥出力量就行了！”

正实对着一群刑警，把方才利露子说的话现买现卖一番。

“---不跟他说一声吗？”和代问利露子。

“没关系，反正马上就回来啦。”

利露子说着牵起和代的手，离开了圭介的房间。

---走出公寓以后不久，路边就有一家小餐厅。

“就在这里吃好啦。”利露子说。

“嗯！”

和代有力地应道……

“你饿得还真厉害咄。”

利露子悄悄说道。

和代已经吃光了一盘咖哩饭，眼前的义大利面在瞬息间也只剩了一半

了。

在这之间，利露子只喝一杯红茶……

肴着和代大快朵颐的样子，利露子不禁觉得自己肚子不饿简直是一种罪过……

“对不起！”

利露子叫住一个女侍。“请给我一份客饭！”

对方摆出一副要点怎么不早点的表情；给利露子狠狠瞪了一眼之后，这才乖乖地到柜台去在点菜单上添上一笔。

“---好好吃！”

和代舒了一口气。义大利面的盘子也已经空啦。

“吃饱了吗！”利露子笑着问道。

“嗯！”

和代点着头，然后再加了一句：“不过还装得下一客冰淇淋哟。”

“真伟大！---请再给这孩子一份冰淇淋。”

利露子点完后向和代问道：“暖，你和美香小姐熟吗？”

“熟……。”和代想了一会儿，“嗯，也可以这么说啦。”

“哇，那你可要帮我说好话。”利露子笑着说。

“放心，我不会讲的。”

还是和代给了台阶下。

“好好好。”

利露子已经是一身冷汗。

“暖。”

和代突然压低了声音。

“怎么了？”

“不要回头看哟。”

“看什么？”

“刚刚走进店里的人，有点奇怪。”

“为什废呢？”

f 就是给人的感觉不太对劲嘛。”

和代因为曾经几乎被鬼泽杀死，所以对坏人身体发散出来的气氛特别敏感。

孩子的页觉，或许比只用双眼判断的大人更正确呢。

“是吗！”

当然，利露子也只是半信半疑。

“---那一家有人被绑架了不是吗？”和代低声问道。

“是啊。”

“那么，那个人说不定就是犯人哟，也许是来勘查状况的咄。”

“哦……。”

“他故意坐在可以看得见公寓的位子上。现在一直往那边看。”

利露子想着：要怎样才能不回头又可以看到那个男的呢？---对啦。

利露子打开手提包，拿出化妆镜来，然后小心地调整着角度。

在哪里呢？---要让那个男人的脸映在这么小的镜子里，也不是简单的事。

奋斗了好一会儿，坐在对面的和代说话了：

“要不要去洗手间？”

“啊，对，对。”

小孩子的脑筋动得快。

利露子站起来，往餐厅的里面走去。

边打开洗手间门，利露子边偷偷往靠窗的座位望了一眼。

一个穿着大衣的男人坐在那里，面前只放着一杯咖啡。只看得见侧面，像是个普通的人（这是当然的）。

头上没有生两支角，嘴里也没有露出獠牙。

不过，的确是个面无表情，令人不舒服的家伙。

利露子走进洗手间，把水龙头开了开就走了出来。

男人不见了。---左右张望了一会儿，这才看见男人站在店门口，正在打公共电话。

和代看着利露子，轻轻地点了点头。---的确是有点奇怪。

该不会正是正实在等的电话---男人一会儿就讲完了话，放下话筒，没有回座位就到柜台结账了。

然后，迅速地离开了餐厅。

利露子连忙三步并作两步地冲向电话。

圭介先生家里的电话是几号？---记事本，记事本上有写……。对了，就是这个！

利露子连忙拨了电话。-“喂，早川家。”

是圭介的声音。

“圭介先生吗？我是利露子！”

“喂，你在哪里？”

正实的声音夹了进来。

“在公寓外头不远的餐厅。刚才绑架犯是不是打过电话？”

“嗯，就是刚才。可是---”

“果然没错！”

利露子往外面瞥了一眼。穿着大衣的男子正招手叫了一部计程车。

“犯人是从小边打的电话！”

“什么！”

“现在才坐上计程车的！”

“知道了！”

正实就算带着刑警立刻冲出来也赶不上了。男人已经坐上了计程车。

“你待在这里！”

利露子向和代叫了一声，然后快步冲出餐厅。

计程车已经开走了。---利露子一眼瞥见对面来了一部空车，便下意识地冲了过去轧……计程车连忙煞车。

“喂！你不要命啦！”司机吼道。

“请追刚才那部计程车！”利露子叫道。

“喂：这里不能回转啊。”

利露子从钱包里亮出商、三张一万圆钞票，打开了车门。

“请快点！这是人命关天的事！”

“好啦！”

这位司机似乎也是位热血汉子，三两下便来了个驾险的回转，然后用力

一踩油门。

利露子生的计程车飞驰而去的数秒之后，正实和几个刑警从公寓赶过来了。

“---在哪里？”

“看不见啦……。”

众人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

“喂。”

和代走了过来。

“你……刚才跟利露子在一起吗？”

“是啊。那个姐姐坐上了另一辆计程车追过去了哟。”

“啊！”

正实不禁膛目结舌。“她一个人？！”

“加上司机先生的话，就有两个人啦。”

和代加了一句。

第二十五节 第二件绑架案

“跑到这么远……。”

市村发着牢骚。

“那，就在那边找医生，等着人家联络警察来比较好吗？”克己回敬道。

“人家一眼就看得出来这是枪伤了。”

“知道啦。”市村老大不甘愿地点了点头。“可是，还把车子给了那家伙……。”

“那可是在高速公路的正中央。”克己说：“没机车的话逃得掉吗？现在督察一定在调查那部车子啦。前后车里的人一定都看见了吧。”

“就算是那样---”

“又不会对你有什么损失，反正是偷来的车吧。”

市村吓了一跳。

“你怎么知道？”

克己笑了。

“你真容易上钩。只是猜一猜而已哪。”

市村的脸胀得通红：

“混帐！”

克己和市村坐在一家破旧诊所的候诊室里。克己一路载着肩膀中枪的市村，从高速公路上骑到了这里。

“这个医生可以放心。”克己说。“除了治伤之外对什么都没兴趣。受伤的原因什么的，等到治疗完了就志得一乾二净了。不过呢。治疗费也因此要贵一点。”

“知道啦。”市村忍不住笑了起来：“实在受不了你。”

“知道就好。”克己点点头。“---药还没好吗？”

伤口已经包扎好了。现在在等内服的药。

“这里没有护士小姐哪，多等一会儿就是了。”

“算啦。”市村说：“还要吃什么药，这就走了吧。”

“不行。”克己摇摇头。“逞强和真强是不一样的。明白吗！---一个人再怎么逞强，也强不过受伤跟生病的。你要记住。”

市村用一副稀奇的眼光盯着克己瞧。

“你还真爱教训人。”

“教训很重要的。世界上大多数的坏事都是因为不把这些教训当一回事，才会发生的。”

“哎！”中村笑道：“没想到会被有名的职业杀手教训。”

长着一张臭脸的医生而无表情地从里头走了进来。

“药。”

克己按过对方递过来的白色纸袋。

“谢啦。---真足偏劳你了。下次再来打扰。”

克己站了起来。

“不用客气。除了已经死掉的医不活之外，其他的尽管来找我。”

医生这么说完就回到里头去。

“这个医生还真有意思。”

市村低下身去穿鞋。“治疗费让我出吧。”

“不用啦。你只要把你知道的事情告诉我就好了。”

“大事情我是不太清楚，我尽量说就是了。”

市材的手往雾蒙蒙的玻璃门伸过去。

“等一下，”克己说。“最好先确定一下外面的情况再---”

已经迟了。就算是克己地想不到对方的行动会这么快。他只是出自于职业性的警戒心，才这么嘱咐。

但是---当市材的身影映在雾玻璃上面时，就成了最好的标的。

三声枪响连续爆发。同时，玻璃也迸裂四散。

市材的身体被震回了候诊室里。克己在低身伏倒的同时，已经拔枪在手。

“喂！”

克己一搭市材的脉搏。---不行了。

还是迟了一步。

外头传来摩托车的引擎声。克己连忙往门边跑去，靠在窗子旁。

万一马上跑出去，外面还有埋伏的话就糟了。

摩托车开远了。---看来似乎是没有埋伏的样子。

“心狠手辣的家伙！”

克己愤怒地自言自语。

再怎样也想不到，对方居然会尾随到这里来。

“---怎么了？吵死人啦。”

医生走了出来，看着倒在地下的市村。“被干掉了吗？”

“啊。---还是中了对方的算计。田克己摇着头。“已经死了吗？”

医生在市村身边蹲下，看了半天，终于抬起头来：“---这可不行哪。”

说着站了起来：“记得帮忙收拾一下。”

医生说完又回到里头去了。

克己把玻璃门的修理费搁在半个人也没有的挂号处窗口，按着打了一个电话。

“---是我。”

“是你啊。”

一个爱眠的声音说道：“你没事啊。”

这是介绍工作给克己的捐客。---话说回来，神田正一要杀冒正实之名的市村这件工作，就是透过这个委托人交给克己的。

“为什么这么问？”克己反问道。

“没有啦，外头说你被干掉了，谣言满天飞。”

“我还活得好好的，真是遗憾哪。”

“我是很高兴听到你没事啦。怎么，有什么事要我办吗？”

“麻烦帮我收拾一个倒楣鬼。在“先生”这边。”

““先生”？---哦，那个蒙古大夫啊。”

“对。拜托尽快。”

“知道啦。马上找人去办。”

克己挂掉电话。

无论发生什么事，也不能给这位医生添麻烦，毕竟职业道德还是要有的。

市村当然得当成是在别的地方被干掉的。要运到远一点的地方.....

就在这时---。

“唔嗯.....”

市村突然呻吟了一声。

克己吓了一跳。

“喂！先生！”克己吼道：“他在动！他还活着哪！”

“嗯？d 医生捧着吃到一半的杯面慢条斯理地走了出来。

“快救救他！还有气息！”

“我早就知道啦。”

“您知道？那为什么---。”

“不快吃的话面就泡烂了嘛。你瞧，这不是还在动吗？真是麻烦.....”

克己不禁张口结舌。

“要是我给干倒了，希望您那个时候可不要又在泡面才好.....”

老半天克己才济出一句话来.....”

利露子居然一个人跳上计程车跑去追绑架犯，最紧张的当然是正实啦。

“计程车！快追计程车！”

正实向其他的刑警们吼道。

“哪里的计程车？车牌几号？”

“我怎么知道！又没有看见！”

“那要怎么查？”

“噜嘛！把全东京的计程车都抓过来查！”

还真是乱七八糟。

“暖。”

一个人拉了拉正实的衣角，正是上板和代.....

“干嘛！小孩子乖乖的别吵！”

“那个姐姐坐的计程车，是N无线的哟。”

“N无线？真的吗？”

“嗯，我们家每次都叫N无线的车子嘛。”

“太感谢了！”

正实一把抱起和代来。“可是---不知道车牌号码的话就---”

“没问题啦。”和代说。

“为什么？”

“你们的车上不是有无线电吗？只要呼叫就好了嘛。马上就可以联络到姐姐生的那郡车啦。口---比起身边这群大人，和代要冷静得多了。

但是……。在联络上利露子生的计程车以前，利露子已经下车了。

前面的计程车停了下来。那个男人下了车，快步走进一条小路。

“让我下车！”

利露子掏出一张千圆钞票，“不用找了！”

说着放下钞票冲了出去。

“喂，还不够三十圆咄……

司机嘟囔着。

---利露子连忙往男人走进的小路跑去。

这是什么地方？又脏又乱的，真不舒服…。

虽然两旁都是高楼大厦，却给人一种异样的冷清感。

“---啊，原来如此。”

利露子好不容易搞清楚，原来这是爱情宾馆集中处的后巷。

其实利露子和以前的男朋友也来过几次。不过，她当然不会认得自己来过这种地方。

何况，自己来的时候也不是从后门出入的……。原来外表金碧辉煌的宾馆也有这么破烂的一面哪，利露子不禁想着一些完全不相关的事情。

回过头来……那个男人，到底跑到哪里去了？

到处都是小块的空地跟建筑物间的空隙，找也找不完。

真是的，都已经追到这里来了……

利露子不甘心地四处张望着。

“你在找什么吗？”

一个声音传来。

利露子回头一看。是一个似乎不太适合这种场合的老绅士。

“啊---噢，我找一个人。”利露子说。

“喔。找人是吗？”

“是的，有一点事想问他……。”

“该不会，就是你后面那一个人吧？”老绅士说。

“姨？”利露子回头一看，身后正站着方才那个男人。

“就是你：你也是绑架歧子小姐一夥的吧！”

利露子卷起袖子，一副要动手的样子。

“真勇敢哪。”老绅士笑道。

“你也是同谋？好啊，都给我觉悟吧！”

利露子可是凶得很。

“---到底是谁要觉悟啊？”

另一个声音响起。

不知从哪里又走出来一个男人。仔细一看，又来了两个。共有三个人！结果利露子就被这五个人团团围住了。

“---你们干什么嘛！大家赶快乖乖去自首！”

利露子说道。“要不然---我就把你们都绑起来---”

被绑起来的利露子，结关到宾馆的一个房间里去。

“在这里冷静一下吧。”

其中一个人笑道。正要关门的时候“等一下。”

是方才的老绅士。

“你……竟……。”

“真是个倔强的女孩哪。”老绅士笑着说道：“这儿不管你怎么闹，都不会有人来理你的。因为这是我开的宾馆，这一层楼并不开放给客人。还有，就算你把地板踩得咚咚响，楼下也只会以为上面的人加油过度啦。”

利露子两只手部被绑了起来，只得承认自己是受制于人。

“另外---”

老绅士望了望装饰得俗丽不堪的房间。“这家宾馆还有特别的隔音装置。”

“下次我会来试试看的。”

利露子不甘示弱。

“你精神还真好哪。”

老绅士笑道：“看来也是早川家会喜欢的那种类型。”

“歧子小姐呢？她在这里吗？”

“不错。”老绅士爽快地点头承认了：“不过是在别的房间。她精神还不错，却不像你这样活蹦乱跳了。”

“假如她安全没事的话，就让我看看她！”

“看她？---没问题。”

老绅士慢慢地向利露子靠近。利露子一屁股坐到床上，慌慌张张地向后靠。

“你干嘛！---你敢乱来的话，我就咬你喔！”利露子叫道。

“是吗？你敢反抗的话，另一个女的就会不好过喔，这样子也没关系吗？”

利露子倒吸了一口凉气。

第二十六节 夜深了

夜晚降临。

无论是幸福的人或不幸的人，夜晚都一视同仁地来到他们身旁。

“---老公？”

上板育子走进玄关，出声唤道。

家里灯亮着，丈夫应该已经回来了吧。

“老公……。”育子往里头走去，继继出声唤着。“---奇怪啦。”

走进客废一看，育子不禁吓了一跳。

“啊，是你---”

“对不起，我擅自进来打扰了。”克己说道。

“请问---我先生还没有回来吗？”

已经是晚上十点，说迟当然也是迟了，何况自己的孩子还行踪不明，总不能一年到头都在加班吧。

“我是大约三十分钟以前来的。”克己说。“噢，我打电话去医院，那边说您已经回来了，我以为又有谁把您叫出来……。”

“哦---因为那位叫小松的人现在还是昏迷不醒所以我想先回来一趟，和

我先生好好谈一谈。”

“是这样子啊。---我来的时候，您家里的灯已经是亮着了。”

“那，我先生一定回来过了。会到哪里去了呢？---我先去泡茶给您，马上来。”

育子说着就往厨房走去。

“等一下。”克己出声唤道。“这个东西，原来是放在桌上的。”

克己递出一张摺叠起来的纸片。

“我没有看。”

“谢谢……。”

育子接丁过来，先走到厨房里点起瓦斯炉的火。

打开纸片一看，映入眼廉的是丈夫潦草的字迹：

“有事要加班到明天早上，所以留在公司过夜。”

---只有这样而已。

连一句话都没提和代的事，育子用力捏紧纸片，然后往垃圾桶一扔。

热水马上就煮开了。育子把水倒进水壶，泡好了茶，端到起居室来。

“---请用。”育子把茶送到克己面前。“这一次没有下药了。”

“谢谢。”，克己报以微笑。

“请问---被绑架的那位现在怎么样了？”

“还没救回来。对方说了。明天半夜会把人交还给我们。”

“真是太过分了。”

育子在沙发上坐下。“不过，一定会没事的……”

“希望如此。”

克己点点头。“还有，市村现在中了枪，有伤在身喔。”

“市村？”

“就是你的“他”。”

育子楞楞地望着克己好一会儿，才放松下来说道：

“那个人，原来是叫作市村啊……。”

就在这时---。

“对不起……。”

一个声音在玄关那边咎起，“有人在家吗？”

“来了！”

育子站起身来。

走到门口一看，有位穿着制服的警官站在那里。

“请问……有什么事吗？”育子问道。

“您好。---其实是，我们发现了这个东西。说不定会是您失踪了的孩子
的东西---”

警官将装在塑胶袋里的女童装掏出来匀一件件拿给育子看。

育子只是茫然地瞧着那些衣服。

“---是吗？上面好像还沾了一些血迹。这个，虽然并不代表最坏的结果……太太！”

育子失去了知觉，昏倒在地上。

“---列明天晚上为止，再忍耐一下就好啦。”美香说道。“要不要再吃一点？”

“嗯！”

完全不知道母亲这时因为担心过度而昏倒了的和代，正津津有味地大口吃着美香做的咖喱饭。

“可是，他们好辛苦啊。”和代说。

“啊？”

“一定非得那样来来回回走得团团转不可吗？”

美香往起居室那边瞥了一眼。

这里是圭介的公寓。---当然，在起居室的除了太太歧子被绑架的主介之外，还有“未婚妻”太田利露子也被绑架（大概吧！）的正实。

两个人完全无视于一旁待机行动的刑警们。

当然他们用不着掩饰自己的焦急---只是看着正实和圭介如热锅上的蚂蚁般走来走去绕圈子，不一会儿眼就花了。

“一旦自己喜欢的人遭到危险，人都会变成那样的吧。”美香说道。“你的妈妈一定也是，不过，再忍耐一下就好了。”

美香当然想不到，把这孩子托给她照顾的小松，原来也是绑架歧子那一夥的。

“没关系啦。”和代点点头。“大家都忙嘛。”

一般而言，太过懂事的小孩通常都不怎么可爱，不过和代虽然坚强又能干，属于孩子的那一份天真却也没有消失。美香不禁微笑了起来。

有个这样的孩子倒也不错！---还没有半点成家心情的美香，不知不觉也考虑起这种事来。

“---还没有查出来吗？”正实吼道。

虽然那么大声吼，电话也不会回应。---总而言之，就是利露子坐上的到底是哪一辆计程车，到现在还不知道。

“正实，”圭介安慰道。“不管你怎么急，事情也不会因此变好。”

“那不急的话就会变好吗？”

正实乱发脾气。

“倒也不是……。”

“那就别管我！”

这时候说什么都没有用了。

不过，不知道是不是大家的焦急发生了效用，电话响了起来。

铃---才响了半声，正实便一把拿起了话筒。

要是有“接电话比赛”的话，这一定是世界纪录了。

“是！---嗯，是我。---知道了！好。那赶快把那个司机找来！”

正实的脸胀得通红。“---在哪里？---是吗？好，那叫他随时准备赶过来！”

正实放下电话，那股气势仿佛战国时代的大将军。

“知道什么了吗？”圭介问道。

“总算找到那个司机，说是方才忙自己的事去了，到现在才回到工作岗位上。”

“那已经晓得利露子在哪里下车罗？”

“嗯。对方说要来这边带我们过去。”

正实取出手枪，确定已经上了子弹。“喂！一起来吧！”

正实向刑警们喊着。

“留一个人下来好了。”圭介说。“我也要去。”

“好啊。---那个司机说会到这幢公寓来，一起下去等吧。”

正实一行人说着就要离开。

这个时候，和代突然走出来唤道：

“喂！等一下！”

“什么事？”圭介回过头来。

“也许这一去，你们就可以把被绑架的人救回来了，对不对？”和代问道。

“希望是这样。”

“你爱她吧？”

圭介闲言，不禁眨着眼睛：

“噢……是啊。”

“那找到她的时候，会规她对不对？”

“啊？”

“要是这样的话，最好先去把胡子刮一刮比较好吧，不然被亲的人会痛的。”

圭介和正实大眼瞪小眼。

在一旁听着的美香不禁噗呼一声笑了出来：

“赞成！担心当然是要担心，但是，还是去把胡子刮一刮吧。也许可以让心情平静一点哟。”

正实和圭介一时之间都呆住了，不知该说什么好---好一会儿，圭介终于微笑着说：

“是啊，也许去刮一刮比较好吧。”

说着摸了摸和代的头：“谢谢你的提醒。”

“不客气！”

和代露出笑容。

“---什么？”

说话的是早川香代子的手下，小判丈吉。

“就是那样。”香代点着头。

“原来……。”自言自辩地说着的，正是土方章一“我本来也不相信会是那样的。”香代子遗憾地说道。

这里是香代子古董店所在地的 s 饭店。三人在一个房间里---是香代子用假名租下来的。

“确定吗？”

生了一双长腿的丈吉韵慎地问道。

“已经确定啦。透过警力的朋友得到的消息……。”香代子点着头。

“居然会是那样，唉。”土方章一叹了一口气，“这年头，已经没人讲道义啦。”

“可是我们能学对方那样吗？”文吉说。

“的确。---但是，挑拨的是对方，不跟他们斗上一斗是不行的。”

“当然了！”章一愤愤不平地说：“怎能让无理之徒横行！”

“那应该怎么办？”文吉问道。

香代子把拟好的“计尽”说明一番。---丈吉和章一两人出神地聆听着，两个人都没有插嘴提出任何疑问。

假如是不可行的计画，香代子是不会提出来的---多年的老部下深深明

白这一点。

听完了香代子的说明，丈吉说道：

“没有多少时间了。”

说着站起身来：“那么，怎该尽快去调查那家店---”

“等一下。”

香代子摊开一张纸。

丈吉和章一睁大了眼睛。

“---这张图从哪里来的？”

“从“某人”那里呀。”香代子微笑着说。“---总之，应该是值得信任的。”

丈吉仔细地看地图。

“这种保护装置有点过时了。”说着点点头。“要破解不是什么难事。”

“我知道。”

香代子说：“难就难在---”

“什么？”

“必须在白天，潜进这个地方。”

丈吉和章一听见香代子这么说，不禁都吃了一惊.....

“---歧子小姐。”利露子说。

“什么？”

“你还好吗？”

房间里一片黑暗。

“谢谢，我没事。”

歧子在昏暗的房间里微笑着，从声音可以听得出来。

---这里是宾馆的一个房间。

被那个奇妙的老绅士一夥囚禁在这里的歧子和利露子，并没有被五花大绑，只是躺在床上而已。

不过，歧子挺着一个大肚子，就算手脚自由也逃不出去。

“你也来了这里，让我觉得有信心多啦。”歧子说。

“可是，本来是想来救你的。”

利露子不好意思地说。“结果变成这个样子，根本帮不上忙了.....”

“别这么说。”歧子说道。“比起一个人待在这里，两个人一起更能平静下来彼此鼓励啊---真对不起，连累你一起受苦了。”

“没有啦！可是，我以为正实一定马上会追过来的，真是看错人啦。”

利露子赌气地嘟起嘴来。

“他一定会来的啦。正实是那种哗啦一声就突击进来的类型哟。”

“希望不要搞错了对象，连我们一起也毙了就好.....”利露子半是认真地说。

“---听那些人说的话，事情好像就快结束了。”

歧子闭起双眼。

不一会儿，利露子听见歧子沈睡的呼吸声，不禁吓了一跳。

在这种时候！

利露子欣羡地望着歧子。

第二十七节 宝石店之夜

S 宝石店的警卫川井已经在这一行干了二十五年，算得上是老手了。

川井入这一行时只有二十岁，所以现在才四十五，还是宝刀未老。

川井看了一眼挂在店正而的大时钟。周围镶满了各种宝石的这个时钟，总也偿几亿圆吧。

五点。---离打烊还有一小时。

川井在店里搜巡了一遍。还有七个客人，其中四个人是一起来的。

看起来像是来挑选结婚戒指的年轻未婚夫妇和女方的双亲。川井看着，唇边浮起一抹微笑。

能在这家店买结婚戒指的当然都是有钱人。川井和那个世界是无缘的。不过他的薪俸也算得上优厚，因此并不特别羡慕那些人。

有钱人也会有特别不方便的地方。当了这么多年的警卫，川井对这一点十分清楚。

有一个客人离开了。似乎是哪里的公司派来选购工作上需要的礼品。大概是要送给重要的客户剩下六个人了。---川井对每天出入店内的客人，都必须记得一清二楚要是有人藏在洗手间里，等到关店以后还留在店里就麻烦了。

一来店里不会人潮汹涌，二来川井记忆客人长相的能力是超群的当，川井也得用餐或上厕所，不过，用餐的小屋和专用的厕所里都有特设的监视器，店内客人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川井的眼睛。所以店里几个人离开，又有几佣人进来，还有几个人.....川井常常是心里有数的。

“---那就决定这个啦。”

那个像是准新娘的女孩开朗地说道。

“---川井先生。”

一个女店员唤道。

“什么事？”

“您的电话。是您家里打来的。”

“我家？”

川井的心情紧张了起来。没有特别急的事，家里是不会在他上班的时候打电话来的。

“我知道了。我到里面接。”

川井往里头的小房间走去。

穿着制服的时候，最好不要让客人注意到自己的存在。在店里巡逻的时候，也不可以太过惹眼---这是川井的工作守则。

川井走进用餐的心房间。拿起电话之前，先在可以看得见监视器的椅子上坐下，两眼盯住萤光幕。

家里打来的电话.....妻子和女儿发生了什么事吗？已经十八岁的独生女是个活泼的孩子，常常因为过分好动而受伤。

川井拿起话筒，按下一个按钮。

“喂喂，---洋子吗？是我。”

“喂，老公.....”

妻子的声音有些古怪“你听好.....现在，有一群带着枪的人来到这里--”

“什么？！”

“他们说，如果不听他们的话，就要把我和弘子杀了……。这些人是当真的！”

洋子虽然力持镇定，声音还是颤抖着。“喂……。你在听吗？”

“嗯。”川井说道。“你们没事吗？你跟弘子。”

“噢。现在……。只是弘子被他们绑了起来。”

“---是吗？换他们其中一个人听吧。”

过了一会儿，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你明白了吗？”

“你们有什么要求？”

“照我们的话做，晚上店里打烊之后，你留在店里让我们进去。”

“那是不可能的。打烊以后警报装置会自动开放。”

“没有关系，警察要是去了，你就跟他们说只是单纯的故障而已。对方一定会相信的。”

“不会这么顺---”

“你不干的话，你的老婆跟女儿就没命啦。”男人的声音不慌不忙地。“在这之前，还会先谦她们尝点苦头。”

电话的另一端传来了被压迫般的叫声和哭泣声。

“喂！你们把我的女儿怎么样了？！”

川井的脸胀得通红。

“谁叫你不爽快一点。”

“可是---”

又传来了哀叫声。这回听起来像是浮子。

“知道了。我会照做的。请赶紧住手！”川井急忙说道。这会儿已经是一身大汗了。

“---很好。十二点整的时候，我们会到店前等你。记得来开门啊。”

“好的。---不要伤害我的妻子和女儿！”

“知道啦。”对方冷冷的说着：“总之，在事情顺利办完以前，这儿都会有人看着她们。要是出了什么状况，她们两个人就立刻没命。---听见了吧？”

“听见了。”川井说。

“别动歪脑筋啊。”男人说道。

电话挂断了。---川井颤抖着手放下了话筒。

在这之间，川井一直盯着监视器萤幕，无意识地看着方才那四个人走出店门。

弘子……。弘子再过几年，也会像那样子结婚吧……

绝不能让他遭到危险。---就算不能再干警卫这一行也无所谓。

又有一个客人离开了。是个穿着大衣的肥胖男人。

只剩下一个人。---川井掏出手帕擦了擦汗，回到店里。

“谢谢。”川井向方才的女店员道了一声谢。

“川井先生，您还好吧？脸色不太对喔。”

“不，我没事。”川井勉强笑了笑。

剩下的最后一个客人，是位常来的老先生。他从来不买东西，只是来肴的而已。

不过从衣着和气质可以略知，这位老先生似乎曾经有过相当不错的生活，但是，如今看起来已经不是买得起宝石的身分了。大概只是看看宝石饰

品，和店员聊聊天就觉得满足了。

店方自然也不会流露出被打扰的意思。

川井呼了一口气。---已经没多少时间了。

要是那通电话只是一个恶梦.....

虽然知道这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川井还是忍不住做起白日梦来。

要是平常的川井，一定已经发现了吧！方才走出去的肥胖男子，离开时的脚步，比来时要轻巧了许多.....

“混蛋！”正实挥着拳头，“我说的话哪里不对了？”

“喂，冷静一下嘛。”说话的是克己。“我非常了解你的心情，可是.....”

“什么了解不了解的！就算拚了命也要把歧子嫂和利露子救回来！这有什么不对了！”

地点还是在圭介的公寓。

正实之所以如此愤怒，是因为---好不容易找到了载过利露子的计程车司机，一行人浩浩荡荡赶去一看，地点却是在爱情宾馆集中地的后巷。

正实确信利露子一定是在华一栋宾馆里，但是宾馆的数量实在太多，里头还有多少不愿意被打扰的情侣。

“地毯式的搜查！”

打定主意的正实，向搜查总部申请调动了五百名警官---一场大混乱便由此开始了。

一下子动员了这么多的警力，传播媒体自然不会放过报导的机会。没一会儿来自宾馆经营者抗议侵犯隐私权的责难纷纷杀到，警察总监马上下了终止搜查的命今。

“你也真是的。搞得那么轰轰烈烈的干嘛？”克己说道。

“我就是不喜欢束手束脚的做事！”正实还是不改本性。

“---总而言之，”圭介说道。“看来我们只有照对方要求的，准时去赴约了。”

“全家都去。”还是克己冷静。“还有一点时间。---肚子饿啦，去找点东西来吃吧。”

克己若无其事的样子，正实非常受不了。便一个人发着脾气，重重地踩着脚步，在起居室里兜着圈子。

圭介突然想起一件事。“妈呢？”

“不知道哇。口美香耸了耸肩。“我想应该快要来了吧。”

“这.....可是.....哎呀，真伤脑筋！”圭介已经是一副憔悴模样。

不管怎么说，整个事件中最担心受怕的，就是圭介了。

歧子究竟是不是还在人闲，尚不能确定。---另外，更让圭介无法解脱的痛苦是：歧子会遭到这种意外，完全是因为自己一家人的缘故。

母亲是小偷，哥哥是职业杀手，妹妹是骗子----嫁入这种家庭的歧子，终于被人绑架了。

圭介想道：假如，歧子能够平安归来的话---已经不敢去想回不来会是什么后果了---夫妇两人，不，再加上马上要出生的实实，三个人一定要搬到远远的地方去住。

再发生一次这种事的话，那可吃不消。要担心家人的安危的话，毕竟还是先考虑到自己的妻子和小孩。

“圭介哥。”美香轻轻地把手搭在圭介的肩上说：“打起精神呀！”

圭介微笑着，把自己的手放在美香的手上。

正实还在一旁团团转，嘴里不停地嘟囔着：“混帐！我到底有哪里不对了”……”

事到临头却能够变得更冷静，这是克己的个性。他好好地吃了一餐，正在喝咖啡。

“你在这儿呀。”母亲香代子走了进来。

“妈。刚到吗？”

“是啊。可以坐你这边吗？”

“当然。---正实急得跟什么似的。”

“我知道啦。大老远就听得到他的声音了。”

香代子向店里的人说：“请给我奶茶。”按着就问：“事情怎么样了？”

“就是它该变成的样子哪。”克己笑了一笑：“能作的准备都作完了。剩下的就全凭运气啦。---人，只能这样了。”

“的确。”香代子点点头。“你想对方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不是打算消灭我们一家吗？”克己直截了当地说：“消灭我们这么善良的一家人。”

“真是的。”香代子微笑道。

“妈，有什么话要跟我讲的吗？”

“嗯。---今天晚上会有种种危险吧。”

“也许。”

“说不定我会死在这次的事件上。”

“别这么说嘛。”

“当然我不想死。只是总得作最坏的打算。”

“嗯。这倒也是。”

“假如到了那个时候，你就要接替我的位子，把早川家支撑下去。”

香代子的语气虽然轻松，但是毫无开玩笑的意思。

“知道了。”克己点头道：“您不用担心。”

“拜托你啦。”

奶茶送来之后，香代子端起杯子说道：“乾杯。”

---十二点。

s 实石店的铁门发出了轻微声响，慢慢地向上升起。

大约升起了一公尺左右，铁门又戛然而止。

散布在路上的人影开始移动，一个一个锁入那道隙缝里。

店里亮起了手电筒的光芒。

“---我在这里。”川井说。

“你在啊。快把铁门放下。”

“我太太和女儿没事吧。”

“没问题。我们会遵守约定的。灯光呢？”

“开灯的话外面会注意到。”

“好吧。那，开紧急用的照明灯就行了。安全装置呢？”

“已经切掉了。”

“很好。金库在哪里？”

川井撇了撇嘴唇，露出一抹笑容：“这里的金库很麻烦喔。”

“我们是专家。带路。”

“知道了。---走这边。”

川井在黑暗的店内走着。

平常就走习惯了，就算不开灯也没有什么不便之处。

“我可不知道这个金库怎么开喔。”川井说。

“知道啦。不用你多担心。”

川井领头走下往金库的地下室楼梯。

第二十八节 黑暗中的枪声

电话一直没有响。

男人中的一个看了看时钟。那是弘子买回来的史奴比数位钟。

“一点了。”男人说道。“差不多该打电话来的时候了。”

---这里是宝石店的警卫，川井的家里。

妻子洋子和女儿弘子手足被绑，肩并肩地挨在客厅的沙发上。

“会不会出了什么问题？”另一个比较年轻的男人抚弄着刀说。

“怎么会，大概是碰上了麻烦的金库，要多费一点手脚吧。”先前那个头顶微秃的中年男人坐在电话前，膝上放着手枪。

这两个人就是留下来负责看守洋子和弘子的。

“你想金库是不是已经开了？”年轻男人问道。

“当然了。我们有开保险箱的高手，哪有可能打不开。”

“最好是这样。要不然这小娘儿就要没命啦。”年轻男人一边笑着，一边把手放在弘子的腿弘子畏怯地缩着身子。

“请不要这样！”洋子勉强压低着声音请求道：“请不要碰我女儿！不是都说好了吗？”

“知道啦，欧巴桑。”一把刀伸过来抵到洋子的鼻子边。“才轻轻摸一下而已，你那么凶干嘛.....啊？”

洋子脸色发青，全身抖个不停，但是还是鼓起身为母亲的勇气，眼睛眨也不眨地瞪着年轻男“不碰她可以。但是，你最好别给我大小声，听见了没？”

“---知道了。”

“很好。”

年轻男人往电话的方向瞥了一眼。“喂，大哥，要是没人打来呢？”

“不可能啦。当然，万一---真的出了什么状况，就只好收拾了这两个女的，再溜之大吉啦。”

洋子和弘子交换了一个惊恐的眼神。

“放心吧。---你爸爸一定会来救我们的。”浮子悄悄地对女儿说道，然后把头轻轻靠在弘子的脸颊旁。弘子已经吓得连眼泪都哭不出来了。

“一点十分了.....。到底在搞什么呀！”中年男人正不耐烦地喃喃自语时，电话响了起来。

“来了！”年轻人一跃而起。

“坐好。”中年男人把手放在电话上，等到铃声又响了一吹才拿起话筒。

“---喂喂。---啊，我们这里没有状况。---是吗！成功了吗？”

男人如释重负她笑了起来。

洋子和弘子紧紧靠在一起。---得救了！

“---OK。那，再过三十分就离开这里。---嗯，知道了。有人已经馋得要流口水啦。”中年男人笑了笑，向年轻人眨了眨眼。

“好了，剩下的事待会儿再说。”

男人放下话筒，站起身来。

“因为你老公很合作，所以没费什么力气就成功了。”

“那……。已经没有必要再看住我们了吧，谕赶快离开！”洋子说。

“赶快可是不成的。得等到大家平安撤退才行。再过三十分我们才走。”

男人瞥了年轻人一眼。“这三十分钟，总不能让咱们在这里白待吧。”

“没错！”年轻人突然把弘子抱了起来。“三十分钟，够好好乐上一乐了。”

“不要！妈---”

“住手！你们不守信用---”

一支枪抵在洋子的喉咙上。

“再叫！两个人都不要命了是不是？啊？”

“妈……。”弘子露恐地看着母亲。

“请放过我女儿！---要怎样就找我好了---”

“饶了我吧，我对欧巴桑可没有兴趣。”

年轻人笑着对弘子说：“喂，你要是敢说一个不字，就马上先杀掉你老妈。如何？乖乖听话吧！”

弘子脸色苍白地看着母亲，然后又转头看着年轻男人。

“---真的不杀我妈妈哦？真的？”

“嗯，说不杀就不杀，没有第二句话啦。”

“好吧……。”弘子闭起双眼。

“真是好孩子。田年轻人抱起弘子，“那么，床就借用一下啦。”

说着，年轻人抱着弘子往里头的寝室走了过去。

“弘子……。”浮子无力地垂下头来。

“别这么颓丧，还能留下一条命就应该觉得高兴了。”

中年男人似乎很药地说着。

---突然，男人感到背后传来一阵冷风。

男人猛然回头。抬起脸来的洋子双眼瞪得老大。

川井用力一脚踢向男人的下巴。一阵骨头碎裂的声音，男人的身子往上一飞，然后成了大字形摔在地上。

“---怎么了！”

年轻人冲了出来，川井愤怒的拳头迎面落在他的脸上。

年轻人给这一拳打得满脸是血，身子往墙上撞去，然后瘀倒了下去。

“---老公：”洋子叫道：“赶快把弘子---”

“知道了！”川井把衣衫不整的女儿抱了回来。“---还好。终于赶上了。”

川井连忙解开两个人身上的绳子，然后紧紧地拥抱着妻子和女儿。

“老公……。”

“爸爸---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们的：”弘子破涕为笑地喊着。

“真的？”

“真的！因为我的爸爸是世界上最勇敢的人啊！”

弘子使劲地抱着川井。

“可是，亲爱的---刚才，他们才打电话来的---你不是在店里吗？”

“在店里的不是我。”川井说。

“怎么回事啊？”

“这个……。以后再说吧！但是，我可能会失业噢。”

“这是小事嘛，我们不会在意的。”

“嗯。只要大家都没事就好了。”

下巴被踢碎了的男人一边吐血一边呻吟着。弘子站起来，往那个男人的肚子踢了一脚；男人哼了哼又昏了过去。

“接下来嘛，”川井拿起原本绑在洋子和弘子的绳子，说：“先把这两个家伙绑起来再说。”

“我也来帮忙！”弘子浑身是劲地喊道。

“---怎么样？”

老绅士似乎平静不下来的样子，来回地踱着步子问道。

“没问题。一切都很顺利。”宾馆的经理点头说道。“只是警方要大举搜查的时候，我还真吓了一跳。”

“哼。我们的管道可也不少哪，绝不会输给早川家的。”

老绅士虽然笑了，但是笑容里却流露出了内心的不安。

“宝石顺利到手了。下一步就是把早川一家诱入陷阱里。”

“嗯。”老绅士看了看表。“---再过二十分钟，他们就会都来吧！”

“是的，那一家人很团结，不会让自己亲人受到伤害的。”

“把那两个女的带过来。”老绅士说。“也许会派得上用场。”

“知道了。”

经理打开房门，对着站在走廊上的部下说：“喂，把那两个女的带过来。---不，算了，我自己去。”

经理改变了主意，自己走到走廊上。

来到关歧子和利露子的房间前，经理掏出钥匙来，插入钥匙洞内。

“---奇怪了。”

居然打不开。怎么可能！这是经理专用的钥匙啊。

不管怎么弄，就是打不开。怎么会有这种事呢？---经理不禁焦躁起来。

“混帐……。喂！过来一下！”

一个部下闻声赶了过来。“怎么了吗？”

“门打不开。把门撞破！”

“是的。”

这是个块头魁梧的部下。退后了几步，然后向前冲去，使劲地撞向门。

碎一声，门开了。---里头一片黑暗。

“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经理走进房里，手伸向电灯开关。

接下来的一瞬闲，电流穿透了经理的身子。

哇---地一声惨叫，经理的眼睛瞪得几乎要掉出来，全身值得硬帮帮。同时，宾馆里的灯光全部一起熄灭了。

“---怎么了！”

老绅士的叫声在阴暗的走廊里回汤着。“灯！快开灯！”

因为是这种宾馆的关系，周围连一扇窗子都没有，结果就变成名副其实的漆黑一田。

“搞什么！---谁快去找灯光来！”

老绅士焦躁地吼叫。

黑暗的走廊中，亮起了一道光芒。有人拿了手电筒走过来了。

“快全过来！还在磨罗什么！”

老绅士此刻的声音听起来不怎么“绅士”了。

但是，拿着手电筒的人却一点也不急，仍然慢条斯理地沿着走廊走了过来。

“---在干什么！不是有自用的发电装置吗？”老绅士粗暴地叫道。

手电筒的光芒愈来愈近，突然照上了老绅士的脸。

“喂！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照我的脸！”老绅士的脸皱成一团地怒吼。

“果然是你。”

光芒的彼端传来说话声。是个女人的声音。

老绅士愣住了，一动也不动。

“---是谁？”

老绅士上的声音发着抖。“难道……。”

“是我，没错。”早川香代子说道，“原来你还活着啊，安东。”

“你……。”

“被杀害的只是你的替身吧。我们那么久没见，你又在牢里待了好一段日子，想来样子多少会有一点变化，所以也不会令人起疑心。---真难为你了，居然还找得到那么像你的替身。”

“你那时就知道了吗？”老绅士说道。

“不，当时我被你瞒过去了。你说自己是被人密告陷害的。还打了电话给我---谁会怀疑到你身上呢？”

“你……。”

“总而言之，你堕落了。安东。假如要对付早川家的话，就正面宣战才对。居然绑架了无辜的歧子，还打算把宝石店的盗窃案赖到我头上---”

老绅士---安东的脸上已经毫无血色。

“连这件事你也知道了？！”

“是啊。我的手下已经和那个警卫掉包了，此刻警卫的妻子和女儿，好像已平安无事了。”

“混帐！”安东的声音颤抖着。

“你不想再回到监牢里吧？”

咚一声，一样东西落在安东的脚前。手电筒的光芒往下照去---是一支小型手枪。

“用它自行了断吧。你应该有所觉悟的。”香代子说。

“哈哈。”过了一会儿，安东才笑出声来。---那笑声在黑暗中回汤着。

“我输了。”安东说道。“看来，我是小看了早川家的能耐。”

“不。”香代子说。“是我们的运气比较好而已。不过，自己的运气不好，不应该怪罪到别人头上。安东，这就是你没有弄对的地方。”

“原来如此。”安东路下去，拾起手枪。“这就是你最后的情分了？”

“假如想要自首的话，那也没有关系。”

“不，还是乾脆一点的好。”安东紧握着手枪，“只不过---”

“还有什么话要交代的吗？”

“嗯。---我不打算一个人死。”

安东把枪口朝向光芒的方向。“你就陪我一起上路吧！”

拍下扳机。---巨大的枪声震破了黑暗中的寂静。

第二十九节 早川式笑容

“大家都跑到哪里去了？！”

正实嚷嚷着。“只剩下五分钟而已，不是吗？”

照着绑架歧子和利露子的犯人所要求的，早川一家人来到约定的地点。因为还有点时间的关系，大家便分头待机而动。就在这段时间之内，母亲香代子、克己、美香……。简而言之，除了圭介和正实之外，其他人都不知何时跑不见了。

“圭介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啊。”

“你怎么那么沈得住气啊？我可爱的利露子和歧子嫂就要没命了咄！”

一定有什么预谋的行动。---圭介马上明白了过来。妈妈他们一定计画好了什么，分头去办了。

“不用担心。”圭介把手放在正实的肩膀上。“早川家的人一向是有难同当的，大家一定都在想办法帮忙我们。”

“嗯……。其实我也这么想。”正实点着头。“可是只剩下四分钟---”

“喂，有脚步声喔。”圭介说。“有人回来啦。”

夜晚空旷的街道上浮现了人影。渐渐走近后，隐约看得出是两个女性。其中一个走路的方式似乎有些……

“---喂！”

圭介睁大了两眼。“那是---歧子啊！歧子！”

“老公！”歧子挥着手。

圭介冲了过去。

同时，另一位女性也往这边冲了过来，和圭介擦肩而过。

“正实！”

是利露子。---正实以做梦般的心情紧紧地抱住利露子。

“利露子！我最重要的利露子！---啊，你终于回来了！没事吧？有没有受伤？”

“什么都没有哇。你担心吗？”

“当然了！你看---我担心得都瘦成这样啦！”

“哪里啊？”

“全身上下都---我绝不让你再离开我身边了！”

利露子热情地拥吻着正实。另一边，圭介和歧子当然也是吻得浑然忘我……

---大约三分钟之间全都是拥吻的场面，为了节省篇幅，细节就略过不表啦。

总而言之，正实和利露子在这三分钟内，已经决定了要结婚的事，另外连结婚典橙的场所，蜜月旅行的地点，孩子要生几个……。全都商量过一遍啦。

“久等啦。”克己和美香一起来了。

“时间到啦。我们走吧。”

正实向这么说的美香喊道：“你们看！利露子和歧子嫂都平安回来啦！”

说着把利露子抱起来举得高高地。

“哎呀。---那，咱们就不用去了嘛。”

“看情形好像是这样子。”克己一本正经地说道。“对方大概是突然良心发现，就把她们两个人放了也说不定。”

“是啊。人类的本性果然还是善良的咄。”

美香说着，朝克己眨了眨眼。

“妈妈呢？”

“不见啦。我们正在想她跑到哪里去了呢。”

克己的笑容消失了。---没有回来。那么……

“大哥。”美香握住克己的手。

“---我去看看。妈一定会回来的。”

“嗯。”

克己往空无一人的路上走去。

“---叔叔？”

利露子走了过来。“原来叔叔真的是职业杀手……”

“要对正实保守秘密喔。”

“我知道啦。可是，我以后也是早川家的一份子，所以不要再瞒着我什么好不好？”

克己微笑着看着利露子。“已经决定了是吗？恭喜你们。”

“谢谢。以后我就要叫你大哥啦。”

“有这么一个可爱的妹妹，真是太教人高兴啦。”克己轻轻地吻了一下利露子的额头。

“---妈妈呢？”

“不知道……。应该是去跟对方的首领一对一单挑吧！”

“那，该不会---”

“我也不晓得。”克己摇了摇头。“可是，那是妈妈自己决定的事，我也不能插手。”

“暖，有人来了！”

街道上出现一个快步走过来的人影。

“---嗨。”发现了克己一行人的福地说道。

“谢谢你的帮忙。”克己说。“多亏了你，她们两个人都平安无事回来了。”

“能帮上忙，实在是太好了。”福地客气地说。

“可是，为什么你知道是那家宾馆呢？”

“我的交游很广。”福地说。“在那条宾馆街上有不少熟朋友。”

“那，我妈呢？她怎么样了？”

后面传来一个声音：“找我有事吗？”

克己回头一肴，香代子的脸上挂着一如平常的平静笑容，站在那里。

“---好！轮到我們出击了！”正实吼道。“犯人一定还在附近！”

警车一部接一部发出尖锐的督笛声冲了过来。正实跑向其中一部吼道：“好！实施非常警戒！”

但是，从警车下来的警官对正实说道：“两位人质都平安无事回来了，真是可喜可贺啊。”

“谢谢。咦？你怎么知道？”正实吓了一跳，连忙追问。

“有人打电话来说的。”

“谁打的？”

“不知道，那通电话里说，人质已经平安回来，还有---”

“对了 赶快组织搜查网，找出犯人---”

“犯人在 K 宾馆。”

“你怎么知道？”

“电话里说的。”

正实不禁哑然无言了好一会儿：“---好，这就去看看！”

“还有。S 实石店的地下金库，有五名强盗被关在那里。还有一个倒在店里的电话边。”

正实的只眼眨个不停：“你怎么又知道了---”

“还是电话里说的。”警官说道。

正实楞了半晌：“那……。那通电话还说了些什么吗？”

“有的。他说，最后有一句话要我转达给你。”

“什么话？”

“祝你新婚愉快。”

正实简直要受过去了。

“乾杯！”

带头端起杯子来的，还是早川家的大家长---母亲香代子。

的确。---因为有香代子在，早川家才会如此团结兴旺吧？

今天全家人在一起吃午餐。请客的是正实。

不……。实际上是托了有钱的利露子之福，才请得起的。

“---大家都没事，实在太好了。”

香代子一边用餐一边说道。“歧子，肚子里的宝宝没有怎么样吧？田“没事啦，妈妈。”歧子微笑着说：“因为我一直相信会得救，所以完全没有半点不安的情绪。可是，这几天因为没有做家务的缘故，好像又胖了一点。”

大家哄堂大笑起来。---圭介悄悄地握住了歧子的手。

其实并不是完全没有不安。但是当圭介说：“我们搬到远一点的地方去吧。”时开口说“绝对不要”的，正是歧子。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还是一样地喜欢妈妈和早川家的每一个人。”歧子斩钉截铁地这么说。

“---除了大家都平安无事之外，早川家还增加了一个成员哟。”美香看着利露子说：“正实，要是不珍惜的话，是会跑掉的嘍。”

“放心啦，姐，别忘了我的工作就是跟在人家后面紧追人呼。”

正实的这个回答算是挺有脑筋的。

“我……。实在是人幸福啦。”利露子红着脸：“从今之后，我就是早川家的一员了---请多指教！”

千万拜托，不要变成职业杀手或者诈欺犯啊---圭介在心中默念。

“可是，人不可思议啦。”正实说。“强盗都被抓到了，宝石却不知下落。”

“哎，反正有保险嘛，店方也不至于有太大的损失。”圭介说。

这个呢，当然是香代子和福地联手干下的好事啦。

将近打烊时分，还待在 s 实石店里的肥胖绅士，其实是小判文吉和抱住他小腹的土方。

文吉把土方用大衣遮起来，然后在厕所里把土方放下。接下来又在大衣里塞了一个大气球，然后便碰开店里。

因为土方留在店里，所以以后的事就好办了。

丈吉和川井掉了包，把安东的手下全都关进了金库里。

“那个叫川井的警卫后来被炒鱿鱼了。”正实说。“照说他应该知道什么，却一句话也不说。”

“嗯，可能是有什么苦衷吧。”香代子点着头说。

川井已经在香代子的介绍下，进了 s 饭店的餐厅工作。---当然不会知道。

“还有那个死掉的安东。---人想不透了。”正实歪着头苦思不解。“居然会用一支子弹从枪口的反方向发射的奇怪手枪自杀……。那真的是自杀吗？”

“他大概忘了自己拿的是一把特殊装置的枪。”美香说。

---子在松了一口气的同时，感到了一股难以言喻的寂寞。

假如安东干脆一点，枪口对着他自己的太阳穴，扣下扳机的话，那就不会死了。---香代子的原意。

但是，安东却瞄准了香代子，结果却杀了自己……

从前“盗亦有道”的仁义到底哪里去了呢？……

总而言之，安东原本打算消灭早川全家，结果却完全没有伤到早川家的任何一个。

果然是平日有积些德的关系吧！香代子自顾自点着头，微笑地看着家人。

“啊呀，克己呢？”

---不知什么时候消失了踪影。

上板育子看着收拾整齐的抽屉。

“这样可以了……。”

瓦斯费和电费都缴了。---都已经处理妥当。

“接下去，该轮到我自己啦。”育子自言自语地走进起居室。

是自己害死了和代，所以只有用自己的命来抵偿了。

磨得十分尖锐的菜刀就在眼前。只要用它往手上的血管一割……

好像会弄脏什么，不过也没办法了，忍耐着点吧。

“和代，”育子拿起菜刀来喃喃自语，“等一等我喔。”

“有点心吃吗？”一个声音传来。

育子吓了一跳，抬头一看。克己带着和代站在那里。

“和代……？和代！”

“妈妈！”

和代奔了过来。育子像是要确定自己的孩子是否真的存在似地，把沾满了眼泪的脸颊紧紧地靠在和代的身上。

“---真对不起。”克己低头一鞠躬。“我实在想不到她就是你的孩子。小松那家伙好不容易回复意识后，我才知道的，---太抱歉了。”

“原来……。谢谢你们！”育子的额头几乎要碰到地板了。

“请不要这样，这我可消受不起。”克己脸红了。“对了---夫呢？”

“他……离开这个家了。”

“啊。”

“我们好好谈过了。原来他在外面也有女人。所以就决定分手了。”

“连孩子平安回来也没法子挽回吗？---实在是很抱歉。”

“不，没这回事，笨的是我自己。”育子说。“噢……。市村先生怎么样

了？”

“哦。伤治好了以后就到远方去啦。他说都市里的诱惑实在是太多啦。”

“是吗：……。”育子平静地笑着。

“---，我肚子饿啦。”代说道。

“啊。糟糕，冰箱已经空了咄。”

“那就让我补偿一下吧。我请你们去吃饭好吗？”克己说。

“哇！太棒了！”和代跳了起来，突然又想到了什么似地说道：“哎，妈妈。”

“什么事？”

“这件上衣跟这件裙子根本不配嘛，妈妈的美感真差劲咄。”

“哎呀，真不好意思。”

克己忍不住笑了。---这不是无情杀手的冷酷笑容，而是发自内心，愉快的“早川式笑容”。

(完)

